

G. L. WIND 著
陳建助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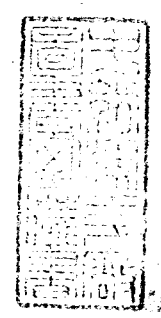
訂婚以後

漢口信義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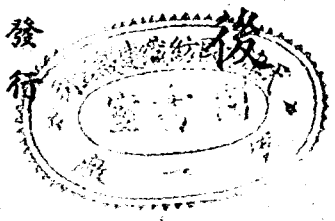
100/175- 47516

訂
婚
以

G. L. WIND 著
陳建助 譯



漢口信義書局發行



訂婚以後

目次

第一章 禮拜日休息	一八
第二章 造訪公債主人	一八
第三章 習武不武的造訪	四三
第四章 一個不武問題	六一
第五章 寄居海上	七七
第六章 寄居的準備	一〇二
第七章 六競賽	一一一
第八章 病室	一一九

第九章	初雪	一三五
第十章	父親的意見	一五〇
第十一章	改變	一五六
第十二章	聖誕節	一七〇
第十三章	病中消閒	一八八
第十四章	疑團	二一〇
第十五章	停戰紀念	二一九
第十六章	艾倫雪烏	二三九
第十七章	愛情的戰爭	二五七
第十八章	病累	二六九
第十九章	一封信	二八二
第二十章	二九六

第二十一章	落磯山下	三〇九
第二十二章	試探	三二八
第二十三章	覆車	三三八
第二十四章	覺悟	三五〇
第二十五章	山間	三五七

訂婚以後

第一章 禮拜日早晨

『嚟西，八點半了！』

一條長長的身子，從頭至脚包在薄薄一層被單裏，聽見這溫存呼喚之聲微微動了一動。

『嚟西！』

『噲！』一隻髮帶赤褐色的腦袋從被單裏鑽將出來，又伸出了一隻赤條條健壯的手臂。

『孩兒，八點半了。』

那睡覺的哼了一聲，醒了。

「哈哪！」說着，打了一個呵欠。

「不早了，」他母親再溫存的催喚了一聲。「你好些起來喫早飯罷。」

嚜西坐起來揉眼睛。

「早阿！母親，真的，你今天臉上甜蜜蜜的。」說着伸張了兩臂又打了一個呵欠。

「你才說幾點鐘了？」

「八點半。」

「八點半！我可不是告訴你六點鐘叫我麼？你曉得我要到那山上看出日的。」

「你說了的，」她笑着，「現在日頭出了兩點多鐘了。我沒有叫你——我曉得你得久睡一會，比那看日出還要緊，嚜西。」

他定神望了他母親一眼。

「只是我怕你自己六點鐘就起來——忙了這一早晨了，」他埋怨道，「母親你得放鬆些兒，我是說實話，我若多在家一點，我必然不許。」

母親危里氏，一頭的白髮，笑迷迷的望着她兒子，她兒子長的身材魁偉，模樣齊全。臉上晒的黢黑，頂着一頭赤褐色鬚曲的髮，身子一半還包在被單裏，看着極其壯健。

『好一身出色的睡衣！』她說着，使眼色。

嚩西也望着睡衣笑。

『你喜歡這？』

『嚩西，可是這衣袋上挑的好像不是你的名字呀。』

『不是，』他說着，沉思的樣兒。

那母親覺得奇怪，走上去細瞧。

『怪模怪樣的甚樣字母？』

『娘，這是希拉文字母。』

『希拉文字母？』

『就是，學校裏的學會名。』

『原來這樣，』她說着，略頓了一頓，又問道，『那麼，學會又是什麼呢？』

他掀開了被，跳下床來，雙手親親熱熱的抱着他母親，說道：『你沒有聽見過學會嗎？學會就是個俱樂部。』

『原來就是——嗚西，別握的我這緊。』

『我怎的不握這緊呢？就是這麼一個可愛的母親。聽吧，母親，我昨晚躺着，一夜也不會睡覺，只想着你今天早晨爲我煎的好鹹肉雞蛋——實在的。』

她扭開他兒子的手，口裏說道：

『好孩子，那麼，你就快下樓去。別叫我再上來叫你。』

說着，她又在他肩上拍了一拍，他順勢抱住親了她臉上一下。『你這——淘氣寶，』她說。

『還有一句話，』嗚西再說道。『從今以後，你可別再補我的襪子，我定了主意，』

下了決心，不要你再拿那個針線盤兒這裏那裏坐着。」

「當真？可是你的襪子要穿了眼，怎麼辦呢？」她巧駁道。

「摔了就是。」

母親危里氏，平生沒有一次把還可補的襪子摔掉過，所以她聽了這話，眼睛隔眼鏡望着他就像瞄準一樣。

「兒子，記得你還不是闊人。你在大學還有一年呢。」

「還有一年，沒有一年，沒有分別，」他駁道。我橫豎可賺些錢，「我都用去買襪子，所以不得累你老是替我補襪子。懂不懂得，母親？我說的是實話。」

她仍是瞄準般對他望着，只是搖頭。嚩西是她最小的一個兒子，他極其得意他，她不明白這一門科學，那一門科學，只是她知道他在大學的成績很好。她也不懂甚麼足球，田徑賽，划船競賽，只是她一聽她女兒伯蒂給她講報上嚩西如何在足球場出色，在賽船的事上如何得頭獎的新聞，她就常聽呆了。有時嚩西的像還登在報上的運動欄內，

她剪下來收着，好不得意她兒子的本領。

只是嚜西在她眼中彷彿仍是個孩子，她只記得他是個面有雀斑，一雙藍眼的小夥兒，喜歡玩破爛東西，喜歡爬到樹頂上讀印地安人的故事。如今臉上的雀斑沒有了，藍眼睛也變成了灰色，而且露着機警而嚴峻的神情，有時候竟有點使她生畏。他的兩頰，沒有刮臉的時候，簡直有些像靛青色，這證明他已經成人了——只是她不肯承認他已經成人，看他仍是孩子。

她終於要下樓了。——在樓下之後，他仍是倒下床去，但不是要睡，乃是要想。事實上，他夜裏果然就沒有好好的睡，只是在想，可是想的不是對他母親說的鹹肉雞蛋，他一夜所想的是學校裏一個女學生的笑容。

那女學生姓林，名約里，父親名提摩太，是個有名造冰的實業家，約里生的高高的鼻兒，藍眼，鬚髮，有說有笑，更加腦筋靈敏。這時候，他躺在床上，眼望着天花板獨自出神，想着約里不啻是合美，慧，莊，雅，諸元素組合而成。這是他生平第一遭的

事實，已是神魂顛倒了。

嚩西正在想着，只聽得樓梯上又有重重的脚步聲，他才從床上跳下來，他大哥巴普已經進房來了。

「噢——」巴普叫道，「多懶的人！你回了，我們得開歡迎會呢！」

他們用力的握着手，各想把對方握的退縮。只是嚩西的力氣并不比他哥弱。

「他們說，你昨晚半晚才回，」巴普說着，一面把眼睛溜他。「不是母親說，你就誤了睡，我早就上來鬧你了。只是我看你倒還新鮮。等我摸摸你的肌肉看。」

「摸罷，」嚩西伸長一隻手臂道。「喂，巴普，怎麼這一條一條的東西了！」

「那裏？」巴普問。

「你臉上呢，還有那裏？」

「哦，那個？你不知道，這從前是兩個酒窩，如今老了，變了。」說道又假意嘆了一口氣。「嚩西，你不知道，我三十八了。」

「還是年輕呢。你家裏好嗎？」

「好的。人人都好。」

「老二約翰和他的那個支派怎樣？」

「也都好。」說了這一句，巴普忽然想起了甚麼。「喂，老三，你那次賽船，虧你他們都壓下去了。我那時聽了廣播無線電的報告。虧你勝了！」他一面說着，一面拍嗚西的肩。「我們個個都爲你得意。危里嗚西居然成了紐英倫一個很響的人物了。」

「走罷！少在這裏囉哩，」嗚西說着，也拍了他一拍。

「還有一句話，我倒忘了，」巴普道。「母親叫我來催你下去。她說早十分鐘，她就叫過你，你倒還是一身睡衣也沒有脫去。你看你這身大學生睡衣！」巴普向他耳邊低聲道。「淡紅橙黃，的確不錯，可別薰上香呢。」

「你再說，」嗚西警告道，「我就一枕頭把你打下樓去。」

只聽房門開了，嗚西的父親從門縫兒裏朝裏望着。老危里約翰，灰白色的頭髮，一

副通紅的臉，穿上禮拜日的整齊衣帽，他平常總穿一身打粗的油布套服，面上這裏那裏都是油污，他原先做鐵匠，如今修理汽車，兼上汽油，營業頗爲不惡。

「早阿，」那老頭兒笑迷迷說道。「嚻西，今早晨見了日出沒有？」

嚻西笑了。

「喂，你們這說的日出，到底是甚麼一回事阿？」巴普如墜五里霧中的問道。

「他喜歡從那邊山上平日坐着讀印第安人故事的那個古橡樹下看日出，」老約翰解釋道。

「那確是值得看的好景，」嚻西正色道。

「看日出？」巴普假意疑道，「你從前到沒有這種愛看日出的狂熱呢。」接着對他父親道，「我怕你的這個漂亮兒子，我們的兄弟，有了得意的人兒了。這種事是難免不發生的，大學裏還少了出色的女學生？」

「給你說中了，」嚻西假裝不在意的回了一句，臉上却有些掩飾不住。

老頭兒接着巴普又催了嚜西一聲，要他快快收拾，下樓去喫飯。

「我得自認我是個「老不急。」別等我。你們先請罷，」嚜西道。

說着，他把睡衣從頭上脫出來。

「當真，好體氣，」巴普實意驚羨道。「今年暑假，我們那個汽車間用不着你了。」

「我見你們都換了衣，」嚜西道，「你們不是有生意罷？禮拜日早晨生意特別忙，不是嗎？」

「可不是？」他父親道，「自少有一百輛車要油——還有機子壞了的不算。今早晨是約翰的班。你不知道，我們禮拜日是輪流來的，所以我和巴普能有時候做禮拜。」

「哦，原來如此，」嚜西道。「喂，爸爸。你穿了這套青衣，真漂亮。老年人愛時髦起來了？誰選的？是母親罷？」

老頭兒聽見，嘴幾乎笑歪了，他拍了嚜西一下，巴普在旁忙說道：「等着看罷。你還沒見爸爸的帽子呢。比你的還漂亮就是了。」

「我倒覺得好像成了個政客了，」老約翰道。

「不要緊的。我有你這種父親，我真是光榮，」麥西告訴他。

骨子裏果然是母親危里氏爲他備了一切，而且告訴他既有麥西這種入時的兒子，他也應該收拾的入時一點。老約翰見說，便伸出一隻手來，一隻做了幾十年粗工的手，對她說道，「你可無法收拾這一隻手。」

「好，走罷，」巴普道，「等他好洗一個澡，穿衣裳。」

「只是放快一點兒，」老約翰走到門邊，還催了一聲。你母親說你要不趕急點兒下去，燕麥粥快煮成硬塊了。」

「母親真會體恤，」麥西回道。「她曉得我最受不住的就是成了硬塊的燕麥粥。」老約翰笑着，巴普回道，「哼，硬塊燕麥粥還不是人在世界最受不住的呢。」

麥西洗了一個冷水浴。他巴不得家裏也有一個新式的灌水浴具。他在大學洗灌水浴洗慣了。他想着，要是他自己立了家，頭一件事他就要辦這麼一個方便的浴具。

洗澡之後，他把頭髮只梳了幾梳，鬚的就像一個一個銅錢一樣。接着又刮了面，擦了些粉。回到房子裏，急急忙忙穿好了衣服。他那身衣服恰合他肩膀寬闊，腰身纖細，腹部平整的身子，看去，就是一個健美少年的好模型。

他下了樓，走到餐室裏，只見父親坐着吸煙，母親在廚房收拾盤碟。巴普已經走了，伯蒂也走了。桌上只擺了一套盤碟。

『哦，你們已經喫了？』嚩西道。『我真對不起。』

『不要緊，』老約翰笑着，母親危里氏在隔壁廚房裏喚道，『你坐罷，嚩西。你先喫菓子，再喫燕麥粥。牛奶在那黃色瓶裏。』

嚩西一面喫，一面問他父親道，『伯蒂在那裏？』

『她去了一點鐘了，』老約翰回道。『她要教主日學。』

嚩西點了一點頭。

『伯蒂長的一天好看一天。她還在銀行裏？』

『可不是？她那是一個好位置。』

『好位置？我看她到城裏去，可得更好的呢。她又能見人。這種鄉村小市斷不是她久住的地方。』

『只要她自己肯去，隨時都行，』母親危里氏站在爐邊一面在煎蜜餅，一面插口說話。

他們兩個老年人會一再對伯蒂說過。只是伯蒂情願守在家裏，緣故大概就是嚜西既在大學，她是弟兄姊妹中最幼的，她的兩個姐姐都嫁了，住的離這裏很遠。

母親危里氏從廚房到餐室雙腳不住的總是來往，不是給嚜西送烤麵包，便是給他添咖啡。父親老約翰坐在沙发上，口裏啣着早熄了的烟斗，不眨眼的只望他的兒子。他心裏也着實得意他這兒子，不過沒有像母親危里氏那麼顯露出來。

當時父子兩個談了些話，老約翰起身放下烟斗，瞧了一瞧鐘。

『母親，你得去收拾罷』老約翰喚道。『嚜西的盤碟等回來洗不遲呢。』

「對哪，你去罷。別爲我就誤了。盤碟我自己會理，」廖西也如此催着。

他母親走開時，又吩咐他，若再要雞蛋，只管到樓上叫她，廖西起來親了他母親一下，告訴她只管去。

她走了之後，老約翰又坐下，約莫幾句話時，再起身握着兒子的手說道：

「廖西，教會的人必然喜歡會你。前日牧師還在問你呢。」

廖西聽了，喝了一口咖啡。

「爸爸，可是我對不起。我怕我今早晨來不及。」

他父親停了一下，只望着他。

「你的意思今天不能同我們一路去做禮拜？你不是穿了衣，一切都好了麼？」

廖西喝完了杯裏的咖啡。

「你不知道。我在城裏有事。有一個朋友。下午一點半要會。」說着，看了一眼手表。「我要開快車才能趕上呢。」

「哦！」老約翰似乎一時沒了話說，他低頭望了自己做工的粗手。「只是母親會大失望呢。她原以為你跟我們一路去做禮拜的。」

「那麼，我真萬分的對不起，」麥西一面說，一面想着。「可是，爸爸，我非會這人不行。真是要緊。這個——恐怕與我將來的一生都有關係。」

「這麼要緊？你明天會他不好麼？」

「那怕不行。我們已經約定了的。」

麥西把椅子往後推了一推，起身了，他父親也站了起來。

「喂，——對哪，你不能同我們先做禮拜，以後坐火車去麼？」

「不能，我得駕汽車去。」

「火車不是只要一點半鐘麼？」

麥西笑着，仍搖了一搖頭。

「真對不起，叫你和母親失望。只是——好罷，我們定下禮拜日去。一個月有四個

禮拜日呢。」

「就是這樣罷，」他父親雖不很願意，也只得俯就。

嚻西進了隔壁一間房子，再梳了一梳頭髮，對鏡子戴了帽子，出來再對父親道：

「你不生氣罷。就告訴母親說我有急事走了。」

「好罷，嚻西。」

老約翰站在門邊望着嚻西走了。

嚻西臨行，覺得不能不到那山上大橡樹那裏望望。這一處地方是他幼年頑的最多的地方。他每次從外邊回來，必要到那裏去望望。他從那裏可望見一片大平原，他們住的那個小紐英倫城，就在平原上，那時正是春末夏初，柔綠嫣紅，景物如畫。遠處又有波光掩映的小河，如帶環繞。河之外一派山林與縹緲無際的碧空連成一色。

嚻西看着眼前的景物，不勝流連。只是他不能久停。他幼年時在這裏有多少甜蜜的夢——只是而今的夢不同了，興趣另有所在了。他再看了一看手表，就立刻下了山去找

汽車。

他二哥約翰看見，跑出汽車間來，連忙伸着手笑道：

「你來了！哈哪！我本來要到屋裏看你的。只是一秒鐘都沒有空兒。喂，你神色真新鮮。到那裏去？」

「到城裏去，」麥西笑答道。「有要緊的事，我明日見你罷，那時候我們再談。」接着拍了拍約翰的肩道，「好哥哥！這些時好麼？家裏人怎樣？」

「都好，謝謝，」約翰也笑回道。「好罷，不耽誤你的事。明天再談罷。」

汽車如飛的去了。約翰還站着出神。

「這後生不錯！」他自語着。

老危里約翰坐在屋裏，手叉着手，兩膀擱在膝上，想着。他無意的聽見他妻子口裏在哼着快樂的歌調。她沒有一會就裝飾好了，走下樓來，穿了她的最出色起小花的深藍外褂，頸上戴上潔白的領。老約翰望她說了一聲，麥西已經走了。

第二章 造冰公司的主人

「嚜西，這是我父親。他不是好看麼？」

林提摩太并不見得好看，至少是對於初見他的人。嚜西不由得驚訝約里這一身的嬌柔嫵媚到底是從誰得的，到後來，他才看出是得自於她母親。

這是嚜西初次與林提摩太見面，這人年紀頗大，兇猛的面貌，但一見而知其為精力充實的人。他的身材高大，為人敢作敢為，說起話來，如放聯珠砲；他說的話以強硬服人。此時他用一個快得有些可怕的動作，帶上了他那副架在鼻梁上的眼鏡。這個動作全然是無用的；因為他還是從鏡片的頂上看嚜西。嚜西却早定了主意，見了他，絕不露畏縮的神色，他這個決心果然實行了。

「林先生，我很喜歡和你相識。你令嫗對我說了許多話論到你。」

「嚜！你姓？」

「危里，危里，嚶西。」

「嚶西，名字倒漂亮，去年的一個是薄利——薄利——那個笨驢。」

「莫能，」約里道。「如今別提起他了。爸爸別這麼粗魯。」又轉對嚶西道，「他這只是裝的。你要認識了他，他是個和氣如同羊羔一般的人。」

「對了，莫能，」林先生咆哮道。「薄利莫能！你想想，還有姓名比這更糟的嗎？」

「倒像難聽似的」嚶西應着。

嚶西早聽見了這個薄利莫能。約里告訴過他。這不必再說。

「瓦倫君——」

「危里，不是瓦倫，」約里忙改正道。「爸爸常記不清人家的姓名。」

「哦，危里君。你不知道那個薄利莫能，是個一無所能而又自命不凡的執袴兒。我巴不得你不是他那種人。」

「巴不得不是呢，」嚩西笑着，應了一聲。

「你不曉得？」

「爸爸！」約里不悅的說道。「這不是待朋友的樣兒。你好些同嚩西說罷。對人應該客氣呢。」

林先生對她繃了一縷眉，然後大聲的笑着，他這一笑，就像野樹林中一隻獅子的咆哮了一聲，他取下了那副不着用的眼鏡。

「好阿，」他一邊說，一邊眼睛睜着，「一個人不能克服這一個充滿逆境的世界而又希望不做笨驢。那可是沒有的事。瓦勒君，你看對不對？」

「你又說錯了，是危里，」約里說着，嘆了一口氣，彷彿以她父親再也說不對的樣兒。「嚩西是不怕的，爸爸。他是個品性高貴的人，也是一個我們所見過最能向前的人。你沒有在報上讀過他的事？」

「阿呵！是不是一個足球明星？哼！」說着，又把他做裝飾的眼鏡戴上。「他們說

那班足球名星以後也會經商。只是，我要親自試驗。去年，我公司裏已經擡了三個。這——轉對嚒西——『都不是說你的，請你原諒。』

『十分了解你的意思，』嚒西說着，又笑了一聲。

『對哪！我倒以為你會生氣。』提摩太林說着，伸出手來，嚒西握着。我現在放心了，你不是那個薄利莫能。』

約里再也不願他父親說起那個薄利莫能。一說起她就覺得慚愧。

『你見我母親的時候，』她帶笑對嚒西說道，『你一定喜歡她些。』說着伸着唇與她父親照了一下。

『我極喜歡你父親，』嚒西道。

『對哪！』提摩太林又如獅哮的笑着道。『你來爲的還是要在這麼一個禮拜日下午帶我女兒去兜圈子。你有車？』

『有的。我——』

『給我看看。』

麥西有些不好意思，領他到窗前，把他的一輛小汽車指給他看。

『就是那個！』林先生叫着。『那是個裝番茄的好罐子！』

麥西還是笑了一笑，雖然他覺得這一句話并不起笑。

『爸爸，』約里道，『好粗魯！』

『粗魯？』她父親道。『瓦賴君就懂得，我說這話，是要他坐我的那輛車去呢。』

『瓦賴君是甚麼人？』約里發急的問道。『他是麥西危里呢！』

『好罷，危里君。』林先生離開窗戶，坐下，再把鼻梁上的眼鏡取下來，放在眼鏡

盒裏。『我懂得你是大學四年級了。你除了足球之外，也想過別的事嗎？你將來的計劃怎樣？坐罷。』

『多謝。』麥西重又坐下。『這個，我一出學校門，就到你的公司裏幫你做事。』

『到我的公司裏？——是誰說的？』

「約里，我是說林小姐說的。」

「哦？林小姐說的？」林先生暴烈的眼射在他女兒身上。「一切就計劃好了，對不對？哼！我可要防備這種造反的事。」然後更咆哮道，「你要一個女人來幫你定將來的事？」

「那倒不完全是這樣，」嚻西回道。此時嚻西略有點着慌，至少是在心裏。「我是預備自闢蹊徑，但」——他笑着——「我知道，女人自然是男子的一大靈感。」

約里只是笑。

「對哪！你這說的像詩翁的腔調了。」林先生望着他們兩個道：「你們這兩個小孩子！」再問嚻西道，「你甚麼年紀了？」

「進二十二。」

「二十二，我女兒十九。這就是你們還不知道甚麼事體——絕對的不知！」再用手指着。「你們以為這一個世界是一碟兒紫色糖漿包的酸梅布丁。我告訴你罷，全是一碟

兒囁不動的硬菜。」

「那麼，我還有一口好牙齒，」嚜西笑回道。「我能咬能嚼。」

「哦，你會聽見過這種言論？」約里也大笑起來。可是他父親并不理。

「比方，」林先生只是偏着問，「你知道冰箱的構造？」

「略微知道些，」嚜西回道。

接着他就開始說明，全照科學的方法，把冰箱的內容，如何動作，如何用電和煤氣，如何造成冰塊，一層一層說的非常簡切明白。他還提出機器的某部應加改良。約里在旁聽的十分得意，一雙蔚藍色的眼如明星閃爍。林先生坐着，更聽的目瞪口呆。他自出世以來，才受過一次這樣的震驚。

這是林先生初見危里嚜西的印象。

約里的母親自始即喜嚜西。她是個受過教育溫柔美貌的婦人。比她丈夫林先生現得少年。她說她很喜歡與她女兒多日說到的男朋友見面。嚜西聽了，不覺臉上一紅。約里

也有一點。

林先生此時改變了他裝成的大聲大調，恢復了他和悅的面目。他們談話時，嚒西才明白了約里說她父親可愛的話。林先生是個性情爽直的人。他常常說實話，而且他要聽話的人完全了解了他的意思，他才放手。

嚒西也立刻看出約里的父母如何愛他們這獨生的女兒。他又見她父母對他表示信任，這使他非常高興。

他們全然沒有談到嚒西的家庭。他沒有告訴過約里，因為他自以門第寒微，不便提出。他知道約里必早已料到，因為他有時候免不了要提起他父親的職業來。但他不十分明白約里的父母是否知道了他的家事。

此時他心裏在想着他今日早晨匆卒離開的小小家庭與現在所處闊綽的環境而加以比較。他從前深望約里不是這麼有錢的女子，不是這麼「高不可攀」。但照他現在所目見的，約里從前對他所說家庭的景況，全是實情。

林先生住的是一棟很富麗的公館，四面圍着碧草如茵的廣場，裏面花木收拾得整齊清潔。房子裏面擺的新式家具，牆上掛的值的油畫圖像，地上鋪着厚呢地毯，家裏請了一個步履輕緩，知情知禮的僕人。嚻西又見屋旁有一大間車室，裏面的汽車大概有好幾輛。

他坐在那裏，只是想著提摩太林不過出身於埃阿瓦州的一個農家，原先在一個鑄造所做學徒。他雖然竭力的這樣想着，但一見眼前的景況，仍是沒有用處。他總有些感覺寒賤，只是竭力把這種感覺壓抑着，不使流露出來。他們談話時，喝了一杯茶，吃了幾樣點心。末了約里表示要與嚻西坐車出去一遊。

「叫威廉開那黃汽車來，」林先生忙指示他們。

但約里不願道，「我就坐嚻西的車。不要緊的。」

說着，她望着嚻西笑，嚻西着實感激。

「自然是一樣的，」林太太忙接口道。「提摩太，你怎麼說這話？」

『隨你坐罷，』林先生吼道。『我是想，坐那黃的好些。』

約里跑上去睨了她父親母親。她就像一隻無一刻安息的小雀兒。她穿着高跟鞋一直飛往樓上去了，不幾分鐘，換了一身黑地白花的綢衫，頭上戴着小小一頂圓帽，下樓來了。嚟西看見，不由的望呆了。她身材窈窕，丰姿綽約，而且善於裝束。

『好了麼，瓦仁，瓦勒，瓦賴，危里先生？』她挖苦道。

『好了，』嚟西得意的回了一聲，隨後對林太太鞠了一個躬，與她握手。林先生也站起來道：

『你今天來的好，我們喜歡會你。這話我並不對甚麼隨便的人說。危里君，你畢了業，替我做事，這個主意倒似乎不錯。我就請你幫忙。』說着，望地毯繃緊眉頭，思索了一會。忽又說道，『我告訴你，這是件麻煩工作。但是你若毋我的臺——你若毋我的臺，我就要給你一個下不去的。』

『提摩太！』溫和的林太太吃驚的叫着。

『若是那樣，你給我下不去，倒是應該的，』嚞西急切的回道。『你給我這件工作，我真是感謝不盡。我應許——』

『去罷，你這說大話的，』約里在旁催着，隨即已到門外了。嚞西只得跟着出來。

『到底，』他們兩個走了之後，林先生嘆一聲道，『到底，我們這好動的孩子找着了，一個沉着的青年。那後生模樣還不差，又有意志力。他不是個糊塗蟲。我喜歡他。』

『正是，倒是很好的一個青年，』林太太也表示顯然的同情。『又沉着，又有果斷。這可調劑約里浮動的性情。但是他家裏怎麼樣？你曉得麼？』

『我問他家裏做甚麼？』林先生搶白道。『他家裏人就是做粗工的都可以。我從前也做粗工。那沒有關係！全無關係！若是本人不行，那怕他有一大串做議員做大使的祖宗，我也瞧他不起。這個後生的父母能教出這種兒子來，這就夠了。他父親是做粗工的或是鬚鬚長齊腰身的，我都不問。那後生的確不錯。他把一個冰箱的構造說的再好沒有。你想在今日這種專會吹法螺的大學生中竟有這種真才實學，豈不是怪事？』

約里和嚩西的汽車正在公園裏穿過。「我現在正想着爸爸對你到底不知怎樣？」約里道。

「我也正想這事，」嚩西道。「你看我考試上了？」

「我想你考上了，」約里吸了一口氣回道。「母親是喜歡你的，那個我看的清楚。平常母親喜歡的。大概爸爸也喜歡。」

「你那位母親真好——我也是有一個好母親。」

「我也要見她。」

可以的，等以後有了機會去。

約里獨自思索了一會，她那藍色的眼現出十分愉快的神情。她還是個未滿二十的女子，家裏雖然富有。卻未染富有的惡習。

「你把你家裏的事說一點我聽好麼？我們相隔不過百十里地，而到現在我們都還不熟，這真是怪事。」

「現在不是熟了麼，約里？」

「那妙——告訴我你家裏怎樣。你從前沒有說過。有不有兄弟姊妹？」

「有的」

「幾個？」

「兩個弟兄，三個姊妹。伯蒂是最幼的姊妹，長的很不錯，你一定喜歡她。」

「嚟西，你看怎樣？」約里在想着。

「甚麼？」

「我們今天下午就開到那裏去，不好麼？」

「到那裏去？」

「到你家裏去。」

「那，今天不去。」

約里注目望他，她立刻要知道爲甚麼今天不可以去。嚟西吞吐着，他不能明明的說

他還沒有對家裏的人提起過她。若是明說出來，恐怕發生誤會。

但約里乖覺，她立刻明白了他所要隱瞞的原因，她的話裏露出了失望的聲調。

「你家裏的人還不曉得我麼，嚜西？」

嚜西喉管裏好像吞了一個甚麼大硬東西似的。他若不是覺得約里有這麼機警，他還想用話支吾下去。但無法，他只得將實情告訴她。

「約里，我有一句實話要對你說。」說着，他把眼睛儘射在前頭路上。「你以為我是門庭——我是說，我家裏是」——他住口了——「你知道我說的是甚麼意思，對不對？」

「我如何知道？你告訴我甚麼門庭。」

「我是說，我的門庭不是像你的一樣——富足，有聲望。」

約里注意望着他。

「哦，嚜西！」

「這很有關係，不是麼？」

「那於我不然，」說着，她低頭捲她手上的寶石戒子。

「哦，約里！」他也注意望她。「我早就想到你不得在意。但你的確可欽可佩！」
他再補了一句。

「我纔明白你沒有告訴你家裏——原是以我爲勢利之輩呀。」

「約里！」他無可奈何的喚着。

「若是這樣，我就大爲失望！你若以——」

「我並沒有！約里，我並沒有！我——噤，我——完全沒有。我只是——」

「我不是告訴過你我父親也是鄉下生長的，在工廠裏做過工？我甚麼都告訴了你，而你甚至在家裏連我的名字都沒有提過？」說着，她身子一扭，背對着他。「你想我滿意你這種舉動！」

「我真是一時糊塗了。約里，忘了罷——我請你！我今日晚上就告訴他們，我應許

你。」

「那就好，」約里道。「你要曉得我還要去會他們呢。」

「行得，下個禮拜日。」

「這一個禮拜爲甚麼不行？現在不是放假麼？」

麥西一想到他父親，他的兩個一身油污的哥哥，回道，「好些等下個禮拜日。那日我十二點鐘左右來接你。」

約里似乎以爲然。他們改了談話的題目。她又有說有笑起來。她得意的告訴麥西，他對她父親談冰箱的構造的確是一件妙事。

「麥西，你談那冰箱的構造，談的他好不歡喜。你怎麼學會了這種東西的？」

麥西先叫她應許不告訴她父親，然後纔把他怎樣特意研究這東西的原因說了。約里似乎很爲得意。

「你真聰明！」

『我這點研究賺到了一個位置呢？當真，你怎麼樣？喜不喜歡這個位置？』

『喜不喜歡？再喜歡的事沒有。真妙極了。』

兩個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的笑着。

那日晚上約里睡着滿鋪錦繡的床上獨自回想着一下午出遊的情景。她對己對人常是坦白的。她心裏滿了少女的愛情，而且不遲疑的滿以此愛情全付與她得意的人身上。她意想中的嚩西危里真可愛極了。

她把兩隻手枕着頭，眼睛開着，腳趾在紅綾的被底無意的揉擦。這件事是她一生初次的經歷，一種至妙的經歷。那些男學生——都那麼糊塗，只有嚩西危里不同，她現在不再是一個無知的小女孩兒，乃是一個思想老練的女人了。她明年就滿二十；她的思想不同了。

她的兩頰微微有點帶紅，她父親一再對她說過她隨便要甚麼都可以。自然此時還年輕，但將來——

她願意認識嚻西家裏的人。她母親是上流社會的人，她略微想到了家世。但她母親也中意嚻西，這表明家世和富足到底算不了甚麼。

至如她自己，她不管嚻西的父母是怎樣平凡的人。只要他們像嚻西，她就敬愛他們。

這一個思想浪漫，裝束時髦的大學女學生，現在臨睡之時，在一種大似患熱病的情景之中入夢了。

嚻西在那晚涼的夜裏，獨自駕車回去，也有些如患熱病的模樣。一個如花的美女，一個薪金優厚的位置——一個大學四年級的學生還有甚麼更奢的期望呢？這個世界真是美妙。那黑暗的天空爲無數閃爍的星照耀得分外光明。那從窗眼吹進來的涼風也覺得牠是何等香甜爽快。

他母親還坐在家裏候他，她是疲倦操心的模樣。但她一聽見外面汽車的聲音，以後又見她兒子進來，她就放心了。

「你等我做甚麼，母親。」廖西一進門就問，自覺慚疚的樣子。「你這是不必的。」

「我知道不必，」她回道。「我就是有點針綫沒有做完。」

但廖西走上去望着她。

「母親！你坐到深更半夜到底是爲甚麼——爲我擔心？」

「擔心？那倒不是，廖西，我是在補爸爸的襪子。他明日要穿。」

「我說是擔心，」他坐下了。你臉上是擔心的樣子，我一進門，你臉上就不同了。

你爲甚麼擔我的心呢？」

「哦，廖西！」她伸出兩手微笑着。

「你聽罷，」廖西道。「這是實話。你多年就爲我擔心。但我現在成人了。我現在有了能力聰明足夠招扶我自己。你這種時候早應在被底下打鼾了。」他伸手在他母親臉上搯了一下，搯的她十分稱意。

「你喜歡聽我告訴你一件事麼？」廖西問他母親。

『甚麼事？』

『你喜歡的事。』

『到底是甚麼事，你說罷，嚛西。』

『找到了一個女人。』

『一個女人。』

『正是。你早就能想到這了。我今年二十二——快二十二了呢？』

『我自然料到了，嚛西。』

只是她從未想過這件事。她一想，就刺她的心。這似乎太突兀了，他還是她的小孩兒一樣，就找到了一個女人！他甚至還沒有告訴她！

『你好像不很稱意呀？』嚛西注目望她。

她抬起頭來接住他的視線，想笑的樣子。

『嚛西，我還不認識她，你也沒有對我道過一字。』

「我現在就是要告訴你。我大概應該早告訴你。她姓林名約里，是一個極好的女子，你見了，一定喜歡她。」

「姓林，名約里。是你在大學裏的同學？」

他點了一點頭，有些發急了。

「這一年她在一個女學校讀書，你只等着見她罷。你曉不曉得那個林記造冰公司？她就是那公司主人的女兒。」

「哦！」麥西的母親聽見，大吃一驚，而且十分懷疑的望着他。

「你在想甚麼了？」麥西道。「你想她是個有錢有勢，瞧不起人的？那你想錯了。她一點也不是富貴眼睛。我告訴你罷，她今天下午就要來看你的，是我不要她來，她還很失望。」

他母親又注意望他。

「這是你今天所去的地方，麥西？」

他也注意望着，點了一點頭。

『可是我以爲你去會甚麼朋友呢。』

『這朋友就是約里呢。』他站起來，一來一往走着，緊縐起眉頭，『你只等着見她好了。我曉得你一定喜歡她。她定了下禮拜日下午來。』

『到這裏來？』他母親望了一望家裏的情景，極其着急的模樣。

『告訴你罷，她不是那種人。』麥西不耐煩的說道。『她是個極好的女學生。他們家裏有三輛汽車，但她都不要，定要坐我們的那小的。下禮拜日上午我就去接她。』

『只是，麥西——他母親記起來了——』我已經和牧師說了，你下禮拜日去會他。他問起過你。』

麥西停了步。『牧師！母親！你聽罷。這到底是甚麼意思？這牧師爲甚麼只是問我？』

『麥西，他是喜歡你。他常常喜歡你。他問過你多少次了。他是好意呢，麥西。』

「我自然明白，是他的好意。」他又走着。「可是一個人忙的時候，他不必這麼一來就誤人家的時候，」

她起身放下手裏的針線，特意轉身要走。

「對哪，」廖西站住和婉的說道。「去睡罷，母親。你要休息了。你要像我早晨說的，凡事放鬆些，不要操甚麼心。」

她又帶着笑容回轉過來。

「好好的睡，廖西！」

她握住廖西的手。廖西半睜着眼睛望他母親。

「約里的事，你到底喜歡不喜歡？——爲甚麼不喜歡呢？」

「我自然喜歡，廖西。她若是個好姑娘，我喜歡的很呢。」

他搖着頭。

「你還是懷疑，」他怪她道。「但那不要緊的。你下禮拜日要見他的。你見了她，

她一定要使你佩服的。」

她手拍着嚒西的肩親了他一下。

『好生睡呀，嚒西。』

她轉身回自己房子裏時，淚珠已流在臉上。嚒西自然沒有看見。

嚒西在房子裏還坐了半點鐘的光景。他覺得有些不滿。他母親聽見說起約里時的那種神色使他有些不解。這件永遠把他當小孩兒看待的事，對於他不是公道。一個人在父母眼前難道總不能長大？與牧師定時候相會，這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嚒西明知他母親爲他擔心的緣故，只是他故意不理；他偏要另找別的緣由。他從不懷疑他母親不是出於善意；她是這麼賢良。可是一個賢母也應該明白她兒子決不能永遠生活在她膝下，專照她的意旨行事。

遲早他的父母必要明白他有他做人的自由，事事要墨守他們的成規，那是不能的。他的生活必得與他們的全然不同，他的目的，他的交際，他的思想，都不能依樣葫蘆。

那種簡單樸實的舊生活對於講進取的人已不適用，他大學的教育已使他變化了。今日的世界是一個優越，進化，競爭，迅速的世界，要有志氣行動敏捷的人才可以住——但可憐那班行動遲緩，受着舊的遺傳習俗束縛的人。他口雖不語，心裏却這麼想着。

他心裏充滿了熱情，眼只望將來，頭舉的高高兒的，有學問，有聲譽。他自己想着，爲約里的緣故，他要格外努力，將來不致鬧失敗的笑話。他想着他的幾個哥，每覺可惜。他們都是有家有業的好人，但恰如一隻小鼠在牠小小的洞裏兜圈子；他們的眼界狹小，範圍亦不大，他也知道這其中的緣由，就是火爐旁的影響太多。不論人喜不喜歡這種說法，但這是一件實事。

在現今時代一個有志氣的人不能不冒萬難對付這類的問題。他不能爲這類勢力所束縛；他得信任自己和自己的主張。比方約里的父親林先生，他真算得一個人！

麥西是這般的想着而入睡鄉了，夜深時的涼風一陣一陣拂在他發熱的臉上。

第三章 出其不意的造訪

老危里約翰的汽車間沒有甚麼鋪張，就像一隻穿舊了的皮鞋，但汽車間主人常是和氣的，生意極做得規矩。主人做生意的政策，若寫出來，張貼在甚麼地方；就是「樂意而有禮。」這不單是爲營業的緣故，也是爲使來往的主顧愉快滿意的緣故。

在那條大道上還有一些大汽車行，裏面佈置得輝煌燦爛，工人也穿着整整齊齊的制服。但他們的笑容是做作的，並且他們問你要上幾加倫的時候，多帶着挖苦的神色。老約翰和他的兩個兒子雖穿的是工人的粗服，但一種待客的和顏悅色，是出於誠意；如有修理汽車之事，更是盡心盡職，務使客人滿意而後止。除非客人歡喜談話，他們不多開口；但他們的服務總是笑呵呵的。

在暑假時麥西亦不過於自矜，情願在汽車間幫忙。他穿着一身滿了油污的粗服，殷勤的工作。他固然留心照拂他的手，常用肥皂洗滌，保持乾淨，但他在汽車間工作時十

分出力，並感覺很大的興趣。

就他看，他甚願把汽車間像其他新式的一樣，收拾成近代化的樣式。他每向他父親如此建議。

「爸爸，我們把這汽車間收拾一下。在現今時代形式是很要緊的。」

「那可不行，我巴不得形式不是這麼要緊，」老約翰笑答道。「要緊的是要有好油——還有多服務少賺錢。」

「那自然不錯，」麥西道。「可是我們若收拾得好看一點，生意更可好些呢——你懂我的意思麼？」

「我當然懂得，」老約翰連瞬着眼道。「可是我辦不到，麥西。我不知道要怎樣收拾，我就是辦了，我也要感覺不自然。」

「要收拾一下，那還不容易？頭一件就是在汽車間前面造一個新車場，用新式的樣子。」

「你且不慌計劃，嚜西。」

嚜西明知新計劃是不會實現的。他父親喜歡他這一模一樣全不改動的老門面。這門面常使他想到從前的日子。他口裏沒有說，因為他不是表面上重情感的人。他知道他年少聰明的兒子嚜西能把一切外形收拾得美觀。嚜西確有露頭角的才能。老約翰心裏想着，嚜西不致為這種才能所誤就好。他早就有些疑慮怕他這最幼的兒子過於自負了一點，但他口裏沒有多說，因為他待青年人情厚。伯蒂也有一點疑懼。

嚜西在汽車間裏最長於修理汽車。他也樂得專去修理，因為他可藉此藏身後方，而讓他的兩個哥哥在前面照拂，除非不得已，他不願亮出他這油污的粗服來。

那禮拜一的早晨嚜西一面工作，一面思想着。他主要的是想到約里，他那說定的位置倒是次要的事。

他想到他的這個位置是走不掉的。他就像已經坐在辦公室的臺桌前辦公。他心裏想着這比起現在坐在司門汀的地上修整破汽車如何不同。想到這裏他又為他的兩個哥哥

可惜。

吃早飯時，嚜西把得約里的消息報告出來了。這個消息引了起好一陣論戰。

「我知道你們是要大吃一驚的，」嚜西突兀的向他父親和姊妹道，同時釘了他母親一眼。「下禮拜日你們要會會我以後要和她結婚的姑娘。」

老約翰和伯蒂果然望着嚜西驚的呆了。

「結婚！」伯蒂笑道。「別說蠢話。你要結婚，年紀還太輕了呢。」

「這確實不錯呢，嚜西。」他的父親也附和着。

「可是由種種方面看，」嚜西聰明的回道，「一天一天的在長大。」

「那姑娘是誰？」伯蒂問道。「一個女同學，是不是？那是你們常有的孩子氣。頂多只有三天的熱度。」

「別慌，別慌，」嚜西道。他聽他們輕忽他這人生的大事，心裏已有幾分不耐煩，但他強抑着不流露出來。他想着他家裏的人到底不認識他。「我要把這事先告訴你們的

理由是她是——她是屬於富人階級的；可是她又是最平民化的。」

「好呀！」伯蒂發急的道，兩隻眼圓睜着。「別叫我們儘等罷。」

麥西把這姑娘的名字說了出來，他們聽見，眼睛愈睜大了。他們知道這林記造冰公司，在廣告上常見的。

伯蒂立時問道，「麥西，你以爲真有對一個富家女子的分兒？」

「那你等着看罷，」麥西道，略生了氣的模樣。「伯蒂，改了我們這種自視過低的態度罷。你要曉得這只是錢的分別呢。」

「誰自視過低？」伯蒂駁道。「我們從來沒有自視過低。但你也要知道錢的分別究竟是一個分別。這一個分別足可使雙方大不平等，而引起誤會。」

「我常希望，麥西，」老約翰先是驚的呆了，到此時才說話，「你以後對一個沒有多少家財的女子。一個約翰和巴普對的那種女子。那好的多了。」

「那倒不然，只看那女子怎樣，」母親危里氏說道。「麥西說，那姑娘很不錯；對

不對，嚜西？」

『的確不錯，』嚜西道。『你們等着見了她，我們再來討論。現在說，簡直白費時間。你們曉得，我斷然不得有心於一個倚財仗勢的女人。』

嚜西曉得他家裏的人一定有門戶寒微的感覺。他們的這種感覺是勢所必然的，他們都沒有受甚麼多的教育。伯蒂只是中學畢業。約翰和巴普連中學也沒進過。他的父母呢，是從德國移入來的，為環境所限也不能受甚麼教育。自然他不怪他們，只是他們的人生觀不免很狹隘。他們有處世的知識。但這種知識常受了環境的限制。他們的是甚麼環境？就是住的這一個小小市鎮，這一個汽車間，和本地的教會，轉來轉去，無非是這幾處地方。他們所常接觸的人，思想習慣，都與他們一模一樣，他們沒有研究別人的思想，別人的哲學，別人的生活，的機會以廣見識。他們見了與他們思想見解不同的人，就害怕。他們認高等教育，就某方面說，是危險的，因為高等教育在任何事上都給予人一種自由的見解，這難怪他們常要與他辯論。

巴普和約翰那日早晨所說的，就表明他們人世的智識何其稀微。

巴普走到他工作的地方來開始與他說笑。

「我曉得我不會錯的，老三果然有愛人了。這真了不得，還是一個有錢的愛人呢。她一定就是個公主。你想他會稱意你這身做工的粗衣，老三？」

「我怕不會，」約翰也加入談話，「閩女人就不認得做工的粗衣是甚麼。我怕她見了，未見得不要好笑。」

「你們真是一對談諧家，」嚶西道，「可是你們一點也不知道約里的爲人。」

「你就知道？」約翰反問道，他常是個問實話的人。「林記造冰公司——她父親就是值幾個錢的人。他那位千金一定是養尊處優慣了的。恐怕她的早飯也是開在牀上吃，對這樣一位小姐，你恐怕起碼要修整得萬把輛汽車才行，你也想過這一層沒有，老三？」

「我不得修整一輩子的汽車，約翰。別想錯了。」

「不論你將來幹甚麼，對一個富家女子總是一個重擔子，」巴普幫着勸告。

「這個我自家去擔，」嚜西肯定的回道。

「可是你要記得，你還沒有謀到事，」約翰提醒他，「謀事未見得容易呢。」

「也許，」巴普補充道，「他那愛人的父親會給他一個位置罷。」

「你要說這話，我老實告訴你，他的確給了我一個位置。」

他那兩個哥哥齊睜眼望着。

「你那是實話，嚜西？」巴普問。

「實話。」

「那麼，我就真爲你歡喜，」巴普誠意說道，并與嚜西握手。「你這主意打的不錯。你將來一定要比我們強。恭喜恭喜。」

約翰也誠意的對嚜西表示祝賀。

「我看你有一日一定要出人頭地。只是你記着，別過於得意了。事情像這種來法，不一定很好——你懂得我這話的意思？」

「懂的，」廖西回道。「別着急。」說着又對巴普道，「你好些把這話告訴父親母親和伯蒂。在我們家裏要守祕密是無用的。」

巴普以後果然把這話告知了衆人。他們聽見都自然得意，但得意之中又夾雜了幾分疑慮懼怕。廖西明明的看得出來。尤其是他父母的那種神色，使他不懂到底是甚麼事使他們不放心。

「我盼望這件事將來是你的好處，」他母親告訴他。

「難到還有害處不成？」廖西問。

「你不知道，有時候事情過於順利了，害處每大於好處呢，」他母親解釋道。

「我明白你的話，」廖西道。「母親，你別操心這件事就是了。我曉得你在懷疑。我曉得你的意思。你怕約里是個上等社會的人，將來會引誘我做一個瞧人不起的勢利之輩。這你就錯了。約里正是像一樣可愛的人，這你就該明白了。你不信，等着看罷。」

廖西的母親果然不久就看見了。因為約里是個好動而有主意的女子。那日早晨，吃

了早飯，她就坐了她父親的大汽車，開足馬力，直往紐英倫風馳電掣般駛來，向路人問明了危里汽車間的所在，不一會就到了。

廖西此時恰好在汽車間裏頭工作。廖西的父親老約翰危里站在外面，手拿着上油的橡皮管，帶笑迎接他年輕貌美的女顧客。

『好天氣呀，』老約翰道。『女士，上幾加倫？』

『五加倫，』約里注意望着他回道：『你就是汽車間的主人？』

『就是，』老約翰彎着腰一面上油，一面答話。

『我認得你。』

老約翰立刻直起腰來。

『你認得我？』

『認得，』約里笑容可掬的回道。『你不就是危里先生麼？』

『是的，』他很驚疑的望着。

『你不知道，』約里帶羞的笑道，『人人都說，若是要油上得好，就到危里的汽車間去。危里先生，我很喜歡與你見面。』說着她伸出手來要與他握手。

老約翰對這伸出又柔嫩，又潔白，指甲染的紅紅的，寶石戒指照的光耀奪目的手，只是望着。

『我——我的手不很乾淨，』他忽然感覺不好意思，只好這樣警告她。

『不礙事的，』約里握住老人的手道。『我就是林約里，』她一邊說出自己的姓名，一邊留心望老約翰。

『林約里，』老約翰一字一字的照樣說了一句。

『哦！』老約翰這才明白是誰，而約里也立時感覺滿意，因為麥西果然守約，把她已經向父親說了。老約翰站在原處，只是驚訝的望着，望的約里害羞起來。

半晌，老約翰才說道，『我——我去叫麥西來。』

『不，請不叫他。』

約里覺得，她極其喜歡老約翰，他那和顏悅色的臉，他那帽子底下露出來鬆曲的已帶灰色的髮，他的眼睛，都像麥西。

「我——我就是喜歡見見你們，」約里直率的道，因她天生是這種性情，只是她又有一點不好意思，因為老約翰此時完全不知所措了。

「哦，」老約翰又驚喊了一聲。接着他終於鎮定下來了。「林小姐，我喜歡與你見面。我——但我可以叫麥西一聲不好麼？他就在裏面。」

「不叫他，」她低聲道，「你要不叫他，有趣些。危里先生——你看——我可以會一會麥西的母親？」

「那怎麼不可以？」

老約翰很恭敬的替她開了車門，約里一下就跳下車來了。

老實的老約翰就引約里從廚房門進去見了危里太太，此時危里太太正在廚房洗吃了午飯的杯盤，巴普和約翰頗不雅觀的坐在椅子上抽煙，談着。

老約翰告訴他們道，「這是林約里小姐——嚟西所說到的。」但這一聲把他們都驚呆了。

危里太太站着，張開口說不出話來。巴普驚的忙站起來，把煙斗拿下往口袋裏面塞，臉色變的通紅。約翰也站了起來，只是站不住，好像要倒下去。約里對各人一一點了一點頭之後，身不由主的跑上去在危里太太頰上親了一下。

「我到這裏來，我真歡喜，」約里得意的道。

接着屋子裏起了一陣奇異的安靜。危里太太就拿了自己的圍巾乾手。但她鎮定下來，較之老約翰快些。她忙與約里緊緊的握手，誠心實意的對她表示歡迎。

「你到這裏來，真是你的好意，」危里太太和氣的道。「只是爸爸不應引你從廚房門進來。你知道男人們是怎樣的。我們進客室裏坐罷。」

他們一齊走進客室，危里太太穿的是柳條布的家常便服在前，約里穿的簇新的時妝居中，老約翰穿的滿身油污的粗服拖在後面。巴普和約翰早抽身逃了。

『請坐，』危里太太把窗簾放下，如此說着。接着老約翰就道歉道，『林小姐，想你是住慣了好地方的，我們這地方真說不上。』

約里連聽也沒有在意聽，只顧看房子裏面的情景。

『哦！』約里驚呼道。『好一個可愛的房子！』

她說的是實話。麥西所懷疑的，她却立刻領略得到。因為這房子裏的情景有約里平生所未見的，這間房子雖小，却在笑着向他招手似的。這裏有的是友誼安舒。一把一把的椅子彷彿都在歡迎她坐，那些淡素的簾子都彷彿在哈哈的笑；那整潔的地毯，那些椅墊，那些壁上掛的圖畫，都似乎表現着親熱。這裏一切只是寧靜，整潔，快樂。她立刻感覺舒適。她自己的家，雖富麗非凡，較之此處却有遜色。

危里太太此時已完全自在了。她取下頭上一頂絲織的小帽子，拿在手裏。她要叫麥西來；但約里連忙搖手，不要她叫。

『等他自己來。他不會大驚一下子麼？』約里說着，很自在的坐下，交叉着腿。坐

不一會她又跳起身來。「你不是在洗杯盤麼？我來幫忙。我想很有趣。」

危里太太和危里先生又着難了。危里太太道，「那不要緊的。不用費事。」危里先生只是怪異的一笑。但約里一定要洗。她幾步就走回廚房開始幫着危里太太洗盤碟了。她這種善於體貼的工作，自進門後不到十分鐘，就得到了危里太太和危里先生的欽服。

巴普趕到汽車間告訴嚩西道，「家裏有人要會你。」

嚩西問甚麼人，約翰答道，「只是你的一個老相好。」

所以嚩西連衣也未換，就穿了做工的粗服來見約里——約里呢，圍着他母親的白圍巾在廚房裏擦盤碟。他一見這情形，兩隻脚如在門檻上給釘住了，說不出話來。

「早呀，嚩西，」約里笑嘻嘻的道。「你在工作哪。」

「約里！」

約里把身上的圍巾頑皮的張開着。

「來拜訪拜訪。我自家請自家來的。這自然你不贊成，但我們比以前已經熟識的多

了。」

廖西無可奈何的轉望着他母親。老約翰嘻嘻的笑着，現在他喜歡約里了。

「她一定要，」危里太太辯駁道。「我並沒有要她揩盤子。」

「怎的揩不得？」約里搶着道。

廖西進了們，深深的呼了一口氣，望着約里，然後又望自己的一身粗服。

「好罷！」他嘆道。「我這個模樣，真對不起。我不曉得——」

「你這模樣不差呀，」約里頑皮的道。「我本不是來看你的，可是你也可以坐着說說話兒，等我們把這工夫做完。」

廖西只得坐下，仍是不住的搖頭，但後來却也與他們談笑起來了。他們自由自在，好像約里在他們家裏住過多年一般。廖西終於明白過來，因約里今日所行的，愈加愛她。他恨不得要跳起來，緊緊握住她的手，對她說，「哦，約里！你這可愛的小寶貝。」

約里就是這麼會見了廖西的父母。她滿意廖西的父母，廖西的父母也滿意她。

伯蒂放了工，回到家裏，也免不了吃了一驚，只是不久就過去了。這兩個少女站在一塊兒，模樣各自不同。約里的黃髮白膚對照着伯蒂的黑髮而帶棕黃色的皮膚，而伯蒂棕色莊嚴的眼又對照着約里蔚藍色頻頻轉動的眼。

到了午後，嚩西駕車送約里回家，行路之間，嚩西問道，「你這一來，以爲他們怎樣？」

約里道，「我愛他們。我看他們好極了。」

約里的話裏表出她對嚩西家裏的人有很好的印像。此時她還沒有詳詳細細分析這些印像，但後來她覺得她之所以喜歡他們，第一，因他們都很本色，沒有一點裝作。再來，她又覺得他們家中有一種優點，一種和悅，快樂，且由心理上的平安而生出來的滿足，這種滿足不啻是一種力量。總而言之，照她所說的，嚩西一家的人「有所不同，」而希奇的是她這有錢有地位的富家女子在某種奇異而莫名其妙的事上感覺不及他們；他們彷彿有一種無可捉摸的心理上的態度，是她所缺少的。她若是將這話告訴嚩西，他倒

無法解釋。只是約里不久就忘了這一層；她沒有盡情去分解這種心理上的狀態。總而言之，她喜歡嚒西這一家人。

那日嚒西回到家中也問他家中的人道，「現在你們看約里怎樣？」

危里太太見問，毫不遲疑的問道，「我看她很可愛，嚒西。又這樣體面，又這麼本色。」

伯蒂道，「我倒沒有想到她是這種女子。我所想的是她一定多少有幾分裝模作態；只是她一點也沒有，很隨意，很自然，急於使人歡喜，也急於求人的歡喜，活潑而不輕佻。她既明白裝模作態討厭，就算是聰明之處。她還不錯。」

老約翰道，「對哪，她很不錯，嚒西。我想你還可以有取法她的地方呢。」他對他兒子頻頻瞬眼。

嚒西也對他回瞬。

「我早就知道她是要使你們佩服的，」他得勝的回了一句。

第四章 一個重要問題

「嚒西，好罷，我很喜歡與你見面。」

嚒西從他在修整的車子底下爬出來，拿布揩了手裏的油污，然後伸手向他年老的朋友。

這老年人，面容慈祥，年紀已在六十以上，他穿一身整潔的囉噠常服，一頂草帽拿在手裏。他的鬍鬚已帶灰白色，眉宇軒朗高貴。他接着嚒西的手緊緊一握。

「你很好的樣子。我聽見你在大學成績很好呀，嚒西。」

「也不怎樣，」嚒西笑着緩緩回道。

「我多在報上看見說你的事？」

「說我的事？」

「就是。在報上的運動欄內。」

『還是這個！』廖西笑道。『我沒有想到你喜歡看運動欄呢。』

『那有甚麼不可以呢，廖西？我在大學時候，也打過球的。我打的是棒球，我還打的不壞呢，不管你信不信，』說着他舉起他的大拇指。

『那怎麼不信？』

廖西的這位老朋友也笑着！然後又轉過臉去，思索的模樣。

『還有足球也打過呢。自然，我們那時打的有些不同。規則上不完全同樣，不過我記不很清楚了。有一件我還記得，就是互相紐成一團。這就是要緊的一點，對不對？』

『你的的確確明白現在的打法？』廖西略微有了興趣的談起來了。

『怎麼不明白？你要曉得，我得跟着時代前進呢。』說着他輕輕拍了廖西的肩。

『甚麼事叫你想到我對於打球不感興趣呢？』

『這是——依你所關心的，依你的那種工作的吃緊看來——』

『這樣你以我的工作困難麼，廖西？』

「我就是這樣看法。是世上至難的工作。領略的人很少。」

「那也許是不錯的。」那位老年人把屋子裏四圍一望。「這裏可不可以坐的？」他指着一塊擱東西的木板問道。

「哦，對不起。我去搬張椅子來。」

「那不必。我——」

麥西已經找了一把椅來，只是一把很不成樣的舊椅子。

「這簡直不成其爲椅子，」麥西笑着告罪道。「你若到了舍下，我一定搬好椅子你坐。」

「這很可以。」

那老年人坐下，微微的嘆了一聲。他覺得有點老了，因爲他的工作着實吃力。他說明不要耽誤麥西的工作，他要麥西一面工作一面談話。麥西只得依從。所以他們兩個談話頗久，談的多半是大學的事。這老年人談的頗爲高興，因爲他二十年前也進個這大學

的暑期學校。

「這些年來，」他說道，「許多事都改變了。」

「可不是，」麥西應聲回道。

「有的改好了——有的改壞了。」

「這是怎麼說？」

「這個你不知道？比方，研究試驗的工具較之二十年前已進步多了。你當真不明白甚麼改壞了？」

「那還有不明白之理？」麥西早已明白了談話的意向。「科學與宗教衝突的事實日見顯著了。」

「正是這一點。但我要說得不同一點。我們要公道。我不能說是科學。你不能把一大堆的揣想叫做科學，那恐怕只是假科學。科學是已經證明了的知識，已經成立了的事實，而不是意見，而不是假設。所以我們要記得有兩種的科學，一種是真的，一種是假

的。這個切須分辨清楚。真科學決沒有與宗教衝突之理。」

嚒西只點了一點頭，轉去做他的事，他不很喜歡他說話的語調，所以不願意回答。

「我們這樣說罷，嚒西。今日許許多多的青年人，不幸，認無根據的學說爲已經成立的事實，竟犧牲了他們神聖的信仰。」

那位老年的朋友等着他回答，但嚒西只是一聲不響。

「他們爲甚麼如此呢？我就告訴你罷。就是他們大都沒有明晰的思想。他們不過是受了環境的包圍，宗教與聖經不幸成了古董，因此不時新了。他們所要的是新的，但他們就不想這麼做有甚麼關係，你看對不對，嚒西？」

嚒西只聳了一聳肩頭。

「你能告訴我罷，」他接着說道，「宗教在有的地方爲甚麼如此受排斥呢？這班人大都是明白人。他們自己想自己是明白人，是不是？」

「當然是的。問題是他們所想的怎樣。」

『據你看，他們所想的怎樣？』

『依我看，是這樣。他們一切的思想都以人的榮耀爲出發點。他們研究得多，思想得多，結果他們就強自相信人是偉大的，聰明的，有能力的，雖然在他們心的深處并不覺得是這樣。但因他們高傲自是，就強信自己是對的，不但自己強信，而亦常強人相信。』

『可是相信他們的很不少呢。』

『相信；不過隨聲附和罷了。嚻西，我相信，真正有絕對的把握做懷疑派的極少極少。他們從無一定的根據。他們常常有一種內在的感覺，感覺歸根究底人是一個無力的受造之物，屈居在一種超自然的能力之下。這正是他們竭力爭辯，竭力演講，竭力著書反對的緣故。』

嚻西聽着仍是一個不置可否。

那老年人又繼續說道：

『對於這一個問題我們不妨應用一點實在的科學。我們就拿羣衆心理的原則來說。多數常隨從少數。少數的演講家，著作家，新聞記者，——他們是主動力，大多數的人不過隨他們馬首是瞻。比方一個以自己爲中心而恨惡真理的小說作家能把宗教譏刺得一文不值，因而誤引千數萬數的讀者。許多讀者必要贊成他的思想，如果那位作者是名家，他的影響更大。人既少不了一種信仰，這類的人就自然要採取這種假科學做他們的信仰。這就是這種思想在今日如此普遍，在我們的這些高級教育機關裏把牠當事實教導青年的原因。』

『我倒沒有想到那些小說家，文學家，』嚶西淡漠的問道。『我所想到的是我們那些最大的科學家，他們是極有學識，造詣極深的人。』

『他們也許是那樣的，』那老年人道。『只是那不一定能幫助他們領會人生實在的真理。我們要牢記不忘的是，要一個謙虛的人，信仰簡樸的人，才能得到人生最大的智慧。』

麥西微笑着，那老年朋友也微笑着，再說道。

「他們也許是極有學識的人。人能夠研究物質界的事，推論，而且定出概念來，但用人的理智來解釋超自然的事就荒唐了。比方，世界的來源，生命的創始，就有一個超自然的根源。那根源就是一位全能者。我們所應該明白的這些事，他已經在聖經上指示我們。這是我們人在地上所能知道的一切，沒有科學家能知道更多。」

「可是他們不承認這部聖經呢，」麥西張着兩隻手說道。「他們也不信神蹟，像創造這類的話。」

「這正是我要你說的，麥西。你果然明白你所要應付的是一班不信聖經的人，是不是？」

「自然是。」

「那麼，我就要說，他們不信神蹟，就表明他們是糊塗蟲，雖然他們的學問很大。因為這一個世界充滿的神蹟，人能加以研究，而無法解釋。世界也沒有人能仿效出來。」

比方科學家能造出一個玻璃的假眼來，而不能叫那眼看見。也沒有科學家造出了甚麼能思想的腦筋或是發明了甚麼起死回生的妙法。沒有神蹟，嚛西？」

「你不懂，」嚛西回道。「他們對於這些事是有解釋的，而且有很好的理由呢。」

「那我明白，嚛西——逐漸演化的，進化來的。這是一個學術名辭，爲的是不要相信聖經所說的是全能的上帝創造了世界。你不知道這些學者，他們并無一致的主張？他們有各種各色的進化學說，到現在已經證明大都是錯誤的。你也沒有聽見有一位大科學家會聲稱進化論是決無方法證明的？」

「聽是聽見過的。但——」

「要點就在這裏，嚛西。現在有兩種信仰，一種是自相衝突的人的意見，一種是聖經的真理，數千年來經過了，有學問的無學問的，有本領的無本領的，無數萬人，的試驗證明，是確實的真理。這兩種，你必得相信一種。這就是一句扼要的話。」

嚛西望着他的朋友而沒有答話。

『你要記得，』他的朋友再說道。『你若丟掉聖經的那一個部分，你就甚麼都丟了，你的上帝，你的救主基督。你就是對基督教說少陪了。你所交接的是非基督徒，那是他們個人的選擇。但你的問題是「我個人的選擇是甚麼？」每一個人當爲自己選擇。每一個人要自己思想，不要以爲某人是聰明人，你就跟着他。真正惟一的智慧是正當的認識上帝和他對於我們的旨意。』說到這裏，他吸了一口氣。『嚒西，我說明白沒有。我只要你明白你現在的地位是何等危險。你不能妥協；你不能遷就兩方；你不能同時走兩條方向相反的路。你明白麼？』

嚒西在一堆器具中找了一個釘鎚輕輕鎚他的車輪。

『好罷，』嚒西終於說道。『我們權把這一切當做學說。我們讓他們去說好了。』
『那也許行得；可是你不加以反對麼？』

嚒西停了一停帶着笑回道，『反對又有何用？你所得到的不過是一笑而已。』

『可是你聽罷。假如你的那些大學教授們，有一個起來說足球不時興了，再不要頑

牠，你也不加反對？」

嚒西大聲的笑起來，回道，「我想我會反對。」

「那麼，你就明白這一個關係麼？」

「明白的。只是在足球的辯論上，我有百分之九十的同學贊成我。而在你說的這個辯論上，我就只有我一個人硬撐。這是實事。」

「那你怎麼知道？你已經試過？」

「那倒沒有，」嚒西放了釘鏈。「就是這件事還沒有試過，我怕。」

「可是，嚒西，你就是只有一個人，你就不敢？我曉得你平素是不怕事的。你就怕人笑起來了？哥倫布當時也只有他自己一人相信他的主張。假如他中途改變，他就決不能證明他的主張不錯。」

嚒西又笑了。正在此時，來了生意。嚒西說了一聲對不起，照拂生意去了。那老年人只得耐煩的等着。嚒西不時的溜他一眼，看他還在那裏或是走了。他不很願意與牧師

辯論這些艱深的理論。這一定是他母親請他來的。這位老牧師固然爲人和氣可愛，可是他是屬於過去時代的。要嚞西來發起與他的教授——如巴斯格非，克利甫敦——來辯論宗教問題！嚞西想起來，只是好笑。

嚞西既見自己很忙，而牧師仍等着未去，只得走過來道，『真對不起，煩你等着。今天事情的確不少。』

『我看你着實忙。我不再耽誤你的時候。我自己也有事。可是我喜歡再同你談一談。那一日晚上好罷——』

『那自然可以，』嚞西道，『不過這一個禮拜不能。有暇我就來拜望。』
『那好。就定下個禮拜罷。』

他們握了手。牧師想着回家去了。他在陰涼的街上走着，心裏還想到嚞西，自幼而壯，都記得清清楚楚。他常喜歡嚞西，常關心他的幸福。他知道這一個氣宇軒昂的少年有一日一定要成功的。但他不放心的是，他將來是否常能做一個基督徒。

這是一個重要問題。他不知嚆西是不是看為重要。人生在世，雖能走上成功之路，至多亦不過五十年。到底五十年算得甚麼，他自己現在已入老境，他知道時間過的如何快，五十年不過是永遠的一秒鐘之間的至輕至微的一掣。五十年間雖是功成名就，但以後呢？去面對面的與永遠相見，而不信靠上帝和他的恩典？這是他關心嚆西的地方，對於年富力強的嚆西五十年却似乎是一個很久的時候。

這位牧師有確確實實的理由，不放心嚆西。這些理由是嚆西的父母也不知道的。他們只是有些懷疑，但不知道清楚。牧師回到家中，坐在書房裏從抽屜裏拿了一封信出來反覆的看。

親愛的同工：

我接了你詢問貴會青年教友危里嚆西的信。對於他與宗教的關係，可惜，我不能有好的報告。

大學的禮拜每週舉行一次，而在過去兩年之內，嚆西總共來過一次或兩次。我親

自去會過他，他雖然彬彬有禮，可是叫我失望。他對於其他問題都有割切的決斷，惟對於宗教不然。一說到宗教，他就諱莫如深了。他顯然不明白信仰上帝信仰基督爲人生切要之事。

我再說可惜。這有種種原因。年輕，隨便，時髦，而尤以壞的影響爲最。我們這裏『時髦的懷疑派』太多了。我要怪我們這裏的一些教授。一聽這些博士們的言論，他們好像活過了千數萬數年，目見了這一個世界的形成和演化，解決了生死的奧祕，考察了宇宙的長闊高深，窺測了海洋的深遠。直率的說，就是人的自高自大進化到了一個極高度，甚至高過他的主了，而這種瞎眼的高傲似乎已根深蒂固，牢不可破。

我告訴過嚙西人類的教育至終跳不出根據過去的經驗而造成公式，學說，結論的圈子，若沒有上帝的啟示，牠決不能就近真理。可是嚙西似乎相信教育是萬能的，我怕這正是『自稱爲聰明，反成了愚拙』的一個實例……

這是一封長信，信上并說，如有一個自幼認識麥西的人與他作親切的談話，或可有助。

那位老牧師手拿着信在書房坐了好一會？他應該怎樣辦？他才與麥西談了話，而結果殊不滿意。

到了禮拜日，也沒有見麥西來做禮拜，因為麥西駕汽車會約里去了。那一個禮拜他每晚都等着麥西來會他，但沒有見他的影兒。

這位老牧師似乎很不安。他想再到麥西父親的汽車間去找他。這是他的本分。麥西爲甚麼故意不見他的面呢？許多人不願見甚麼書報的經紀或是極無聊賴的乞丐，而尙有正當的理由。許多人爲甚麼不願見牧師呢？

老牧師并不是向人賣甚麼東西。他乃是有甚麼東西，不要分文，白白的送給人，而這種東西較之經紀人所賣的實在強於萬倍。然而麥西却不想受這個禮物。

那幾日晚上麥西總是去訪朋友，親親熱熱的談話。這位老牧師是他的好朋友，可是

訂婚以後

麥西沒有去看他。

這正是麥西自己說的，牧師的工作是世界上最不容易的工作。

第五章 在遊艇上

紐英倫州的夏日！天氣清明。日復一日的陽光照着山河城市分外明媚。天氣并不過度的熱，也沒有過度的雨，正下的可使灰塵不揚，百物新鮮嫩綠。這是一個好夏天，只是如同平常的好夏天一樣，過的太快。

大路上的汽車如水流不斷——大地好像裝上了車輪，在整個的轉動。廖西的一輛小汽車恰像他那樂得跳躍不止的心，總在他自己的城與約里所住的城之間如梭的穿着。

他駕車出遊，總要有約里穿着簇新的時妝，坐在他旁邊，手抱着膝，說着笑着，他的快樂才算美滿。約里喜歡到他家裏來；他也喜歡到約里家去。但他們更喜歡的是駕着輕車，機聲軋軋的馳騁於野外湖邊，兩人獨自坐着談笑。

他們所談的，對於本書，無記述之必要，可是對於廖西和約里，則緊要非常。他們還不過是兩個小孩子，雖自命不凡，而所談的不過是天南地北瑣瑣碎碎無意義之事。在

他們的生活上除了這種親密而令人沉醉的交誼之外，沒有別的更大的事。這種交誼使他們生活美滿，引起了他們的志氣，加深了他們生活的興趣。

攏總的說，一個暑期當中約里到過嚒西家裏大約有五六次，而嚒西到約里家裏的次數大概相仿。這種相互的拜訪叫兩家的人彼此認識了許多。

平常有一種意見，以爲一對男女青年要好的時候，應該讓他們去自行尋樂，自行解決他們的問題，而不容旁人干預。這種意見合與不合，須依各自的情形爲斷。實際上，很少有人遵照這種意見行事。人類太好奇了，太好管人的閒事了，尤其是對於像嚒西和約里這一對極其出色的青年爲然。這也就是本書所以寫出一個理由。

所以他們的事深爲雙方的家庭所討論。約里一家的人所討論的多屬於外表。嚒西一家所討論的却較爲深切。

前面已經說過林先生甚喜嚒西。他喜其形容，恣態，志氣。林太太對於這幾樣都表示贊同，但嘴裏常提起嚒西的「家庭。」

「這確實有關係，」林太太道。

「我說過這沒有關係，」林先生大聲大氣的道。「你——他——他——」他一手指着她——「這麼一個漂亮的貴族女子嫁了我這在田裏翻泥頭出身的人，也未見得後悔。你後悔過罷？」

「沒有，提摩太。」林太太回了一句，微笑着。有時候她疑惑恐怕他後悔過，因為提摩太溫和的時候很少。

「既是這樣，還有甚麼可說呢！」林先生認為這就是充分的證據，但林太太不然。

「提，你雖是平常人家出身，但是清白的人家。我并不要說麥西家裏的壞話。我就是不認識他們。我們應該多考慮一下。麥西到這種地步，也許是得之於學校教育呢。」

「只是，」林先生道，「約里所要的是他，而不是他家裏的人。你別拿他們來嘍噠。我就連見他們也不想見。」

「提，你這是甚麼話！這就好像你見了他們，就要失望呢。」

林先生開始吼起來了，因為他生性不喜歡不贊成他的意見。

『那不是甚麼理由，』他解釋道。『只要看這後生，我就曉得他家裏的人。他們一定不壞。我自然不能把他們的模樣形容出來，但這毫無分別。總而言之，我是滿意的，他們一定是正派人。你信我的話就是了。』

但林太太并不信。

『你的意思是，』林太太道，『你看見一個人，就可以斷定他家裏的人怎樣？』

『就是，一點不差。』

『提，你這說的真好笑！』

『好笑；』他開始在房子裏走來走去。『你以為我的事業成功是怎樣成功的呢？』他咆哮着。『你告訴我。還是我告訴你，你好像全不明白。我的成功，就是由我這點會看人的本事來的。』

『那個我不否認，提。』林太太客氣的回道。『你看人決事確實不差。可是我到底不能相信你憑一個人的容貌就可以看出他父親是一個罪犯不是。』

「罪犯！哈哈！」他一下戴上眼鏡，注目的望她。「這就是你心裏所想的？」

「提，我沒有別的，我只要你弄清楚這個青年人的家世罷了。」

「我可沒有時候！我很忙。」

「好罷。我就去。」

「你去查你的。看我說的語錯不錯。」

「我是要去的。我希奇，你忙得像這種大事都不管了。提，你不要以為我是瞧人不起。我并不是那樣。自然約里和他也沒有正式提起過婚事，只是我看他們彼此都還歡喜。若是我們那約里以後定要一個窮人，我也沒有甚麼不可以。但我要查問得清清楚楚，這個人要各方面都確實滿意。」

「你還不明白？」林先生忍不住的吼道。「我看了那後生的臉，我就曉得他的父母怎樣。好罷，你就去滿足你的好奇心——因為這不是別的，我親愛的女人——那後生的父母若不是最妥當的人，我就算輸了，許你到意大利的威尼斯去遊一趟。」說着，他轉

身要走。

林太太陡然軟了些，問道。「你同我一路去好麼？我們好久沒有同遊過了。」

「這是廢話，」林先生道。「我去了，我的生意怎樣？處在這種時期，我越發離開不了。」

「那是不錯的，」她回道。「生意常常少不得你。只是，好罷。你賭我到威尼斯去遊歷，我就一個人去。其實我不想贏你，提。」

林先生有一個條件。

「你要記得，我不是說他們是甚麼了不得的人。他們只是平平常常的人。但正是這種平平常常的人最上得算。在一班裝腔作勢的所謂高等社會中間散無所事事的懶東西太多了。這個我并不是說你的。你家裏是例外。」

「你自然不是，」林太太笑道。「但你也得記得在平常的人中間也有許多不幸的例外呢。這正是我要去調查的。」

『你就調查罷，』他搶白道。『現在却請你安靜半點鐘。』

他說着，往一間隣室，轉開廣播無綫電靜聽去了。照常他每禮拜要聽幾次關於心理學和天文學的演講。這是除了他的生意之外最嗜好的。

在危里家中討論的焦點在約里身上。這是在一個下午伯蒂從銀行回家之後。

『你不能不喜歡約里，』伯蒂道。『我從沒有想到一個出入交際場中的女子能這樣好——我的意思是對於像我們這樣的人，她委實是一個可親可敬的女子。』

『那十分不錯，』巴普在旁邊附和道。『她跟人人都有話說，并不裝腔作勢像甚麼公主一樣，雖然她抵得一個公主。』

『我也很喜歡她，』危里太太道。『那次她怎樣幫我揩盤碟！一個有驕氣的女子斷不會那樣。』

老約翰的意見也與其餘的人一致。他對於那些坐在闊綽的汽車裏目空一切的貴人素無同情。一個有錢的人，連那給他上汽車油的人也要穿着綠色或紫色的制服，他見了，

尤爲憎惡。因爲約里不是那樣，所以他極加欽服。

『她可以坐了他們那極闊的汽車來顯示她的高貴』老約翰道。『只是她并不那樣。這正像我已經對嚩西說過的，他還可以領她的教。』他搖了一搖手。『嚩西現在有些自以爲了不得的樣子呢——這是實話。』

嚩西的大哥約翰却有一種實用的意見。

『我不是要來澆你們冷水，』他說道。『我也看這女子不錯。只是我們要記得她是一個富家女子。我們的嚩西供不住她的用度。』

『約翰！』伯蒂連忙回道。『你怎的要掃興？第一他們還沒有講到婚姻上去，他們還是一對小孩子，只是要好的朋友。』伯蒂自覺比嚩西大許多似的。『他們以後若果然談起結婚，我看約里的爲人，只要她愛那個人，她一定是可以隨遇而安的。』

『嚩西也不一定是窮人呢，』他母親道。『他要是在那公司裏做事，他一定能昇得快的。他很聰明。約里並不得嫌他的。』

只有一件事使嚜西家裏的人不安，嚜西的母親當把這事在一個晚上對他提起過。

『嚜西，』她着了晚裝走進嚜西的床邊問他道，『我有一句話要問——林約里是個信宗教的女子？』

『信宗教？她不信，母親。』他把臉在母親臉上擦着。『難道這有甚麼分別？』

『嚜西！』她把身子退開，注目望着嚜西。『難道就沒有分別？』

嚜西也望着母親。

『我曉得你以為是有分別的，』嚜西說着，擰他母親的臉。『我從前也以為有分別，但現在不這麼想了。』

『嚜西！』

他不能望他母親。他起身去解頸上的領帶。

『母親，別提起這種事罷。這種事可以引起不快意的辯論，那是我們所不要的，對不對？約里不得壞事的。你以後可以看，她是個很可愛的好孩子。』

『可是，嚶西，你自己若信宗教，你不願意你所喜歡的這女友也信宗教麼？』

『那——我不願意束縛她的思想。我讓她自己去定。自由，你不明白，母親？對於這種事情，我們不應該死守着那些舊式的觀念。母親你看這不公平道？』

『但你聽罷，嚶西。舊式的！做基督徒——不是人生的第一件大事麼？』

『是的，好罷。』

她因嚶西的這種態度迅速的失了膽量。

『這是教導你到天上的道路。你一定要你的女友曉得這條路——若是你愛她。』

『那是自然的，』嚶西說着，忽然的笑起來。『約里自然可以做基督徒，若是她要的話。以後我要對他說的——但現在你去睡罷，母親。你要休息了。你的樣子乏了。晚安，母親。』

次日危里太太把這話告訴了其餘的人，嚶西說的這些話，她有些隱忍不住。這些話很使她不甘心。

「但我想這只是他隨便說的，」她仍是維護他，替他解釋道。「牧師和他談過話。」她沒有說，她每晚都爲他禱告。「他以後會改變的。他的意思恐怕到底不像我們所想的。」

「他早就是這種樣子，」老約翰安靜的道。「你拿也拿他不去做禮拜。他老不願見牧師的面。」

「他看過很多的書，聽過很多的演講，」巴普道。「他看見那些聰明人都把教會當做虛偽。他口裏一口的新人生觀——自由，他的意思甚麼叫做自由？如今的人比以前的人知道的多了——汽車，飛機，廣播無線電，相對論，心理的分析，諸如此類的東西。他說這個世界真進步了。可是我還沒有看見甚麼科學家造出過一根草來。他們若自以爲是大思想家，怎麼不把這件事去想一想呢？依我看，那些曉得草是誰造的人倒比他們聰明多了。」

危里太太坐在椅子上搖頭。他不肯相信嚟西果然如此。巴普只是不知道他罷了。

伯蒂嘆了一聲氣。

「這不是無以復加了？如今的科學家以攻擊聖經爲聰明。譏刺宗教的是大文豪，大哲學家。若是這些自號爲打破迷信的大家，確確實實知道宗教錯了，他們決不會費如許的時間氣力去對世界證明，他們必會置之不聞不問。但他們有一個良知，這就是他們的困難。他們並沒有把握。」

「我不懂得許多高等教育，」老約翰道，「我只是賣汽車油。可是我曉得有些問題是科學家答不出來的——宇宙的問題，日月星辰的問題。他們從那裏跑出來的？科學家沒有話答覆，可是我們從聖經上找出答覆來了——我相信聖經的答覆。」

「你就比科學家更聰明了，」伯蒂回道。

但他們的這種討論沒有解決他們對於嚠西的問題。

他們常與嚠西當面討論這個問題。這雖使家中每發生不快意的事，但這危里一家人并不怕見證他們基督教的信仰。嚠西原是在這種家庭生長的，也學了這種真理。但他和

許多別的青年一樣，因受高等教育的影響，就自命不凡，以爲人的理智可以參透一切。嚻西家裏人的意思是嚻西所需的是一種謙虛，叫他記得人到底不過是一堆泥土，是上帝放了一個活的靈魂在裏面；沒有上帝，人便無以生活，動作，思想，除了上帝所啟示的，也不能知道甚麼。

嚻西起初爲他母親的緣故不願把他實在的心意表露出來，因爲他母親知道了，一定難過。以後他抱一種靜默的態度，不願同他們爭辯，只報之一笑，表示他可以容忍。他的意思是凡人的思想信仰完全是個人的事，不容他人干預。

伯蒂對此亦表贊同，只是她告訴他無論何人生來就是敗壞了的，無論何人的思想若沒有上帝的指導，自然要走到歧路上去。

他却回答說，「這正是宗教之患——牠束縛人的思想。」

「你這所謂「自由人」到底是甚麼意思呢？」巴普不耐煩的駁道。「你一口一聲講自由。你不知人生下來，一生要遵循上帝賦與自然的種種法律，要害病，要受苦，要死

——人是自由的？我怕不見得。沒有人是自由的。就是那些無神派，不論他願意不願意，都得屈服於上帝的旨意之下。他們也害病，有朝一日也要死，不論他們怎樣的不願意。那麼，你看否認一位全能的上帝，是不是極端的狂妄呢？你這樣做，只是惹動他的忿怒臨到你身上罷了。再來，你若隨己意行事，你所得的是甚麼呢？沒有別的，不過是可滿意的說「哦，我不信宗教罷了！」——你若認這滿意的話。你并不自由。你是落在魔鬼的網裏，不過自己不知道罷了。但聖經說，「真理要使你們自由。」」

「這不過是個人的意見罷了，」麥西告訴他。「你聽罷，巴普。我能夠和你辯論，但我并不辯。辯，你也不懂。你知道甚麼，例如哲學，心理學，生物學，進化論，元始物質，自然律，第二原因，這類的東西。」

巴普沒有為這一串名辭嚇倒。

「你也聽罷！我也看過些書，我不藐視聖經。你知道我們的這一個生命到底如何。不過是兩個不可思議的永遠之間的一個片刻，一條小小的縫兒。上帝創造了你，也要把

你收回，你的生命，身體，靈魂，理智，感覺，都是他給你的，爲這一切他要你感謝他讚美他。你若離開他，你的生活就失了意義。我不管你明白幾多的「論」，和「學」，也不管你有多少「自由」的思想。有一日你總要死，到那時候這類的智慧都完了。再怎麼辦？」

麥西僅僅聳了一聳肩。他母親走來和聲的道，「麥西，你的實意并不如此。我怕我們不懂得你。」

「母親，這對了，」麥西順口道。「你們就是不懂。我們再也不提起了。」他母親心裏不舒服的走了，一時誰也沒有說話。

末後，他父親嚴肅的對他說道，「麥西，你還小呢。你還沒有遇過困難，受過挫折。」

「怎麼要受挫折呢？」麥西問。

「有時候，」他父親回道，「要挫折才可以打開人的眼睛。人一遇了挫折，一碰見

困難，就馬上信起來了。但何必必要等到那種時候呢？」

危里太太再說道。「嚻西一定不是這種意思。他以後會改變的。」

嚻西道，「好罷，至少我們今天不談了。這太嚴重了。你們要把人生的樂趣乾淨破壞？」

「是你在破壞，」巴普搶白道。「你幾曾見我們危里家的人喜歡敗人的興呢？」
談話至此終止了。

林太太果然去調查了嚻西的家庭。她帶着約里由車夫駕了汽車到了嚻西的家裏。那是一個八月間的禮拜日下午。她沒有到的時候，心裏就想，她應該公道，不可苛刻。

她到了那裏，所見的第一個人是伯蒂，伯蒂從屋裏出來客客氣氣的接着，林太太一見她的舉止言動就歡喜。危里太太穿着禮拜日的深藍色新衣，頸上雪一般白的領，站在門邊迎接。林太太一見她可親可愛的模樣，不由的走上去與她接吻，這一件還是她預定計劃之外的。老約翰多縐紋的臉，却現出忠實的樣子，握手時堅實，靜默，忸怩，但在

表示誠意。林太太一見他們，覺得她到威尼斯遊歷不成了。可是她并不在意那件遊歷的事。

特別令她注意的是危里一家人對她這種身分的人不卑亦不亢。她喜歡他們這種態度。

她是約里的母親，約里所喜歡的那間小小客室，現在她也感覺同樣的滿意。這一間小房子到底是甚麼使這生活富裕的兩母女稱心呢？恐怕當時他們還不明白是因裏面主人一家的緣故。如沒有這危里一家人住在裏面，那不過是一間平常的房子而已。

約里的母親在那裏快快樂樂的過了一下午，回去時，一陣快感湧到心頭，覺得還是提摩太說的對。

「哈！」提摩太道。「這還有錯的？」

「他們是好人，」林太太告訴他道。「是誠實，和藹，很正派的人。他們既不阿諛奉承，也沒有絲毫裝作。」

「我曉得他們是甚麼樣的人，」林先生一邊得意他的判斷力不錯，一邊回道。「不裝模作樣，這就是一大好處。平平常常的人。只做他們的工夫，而且做得好；他們沒有甚麼狂妄妄想；也不以他們是世界上了不得的人物，至少他們不以此自炫。我稱這個爲真聰明，爲常識，爲知足。我告訴你罷，這種人是我們國家的力量，柱石，不但是我們的國家，對任何國家都是一樣。」說着他高興的在室中往來走着。

「我真歡喜，」林太太接着道，「我喜的是約里找到了一個這樣的青年，他決不會令人失望的。你曉得我們只有約里這一個孩子呢。」

她又想到她自身。她嫁給林提摩太，原是一個錯誤，這一點她十分清楚。但她從未出口道過。她是一個有勇氣的婦人。

「我許他那個位置的時候，」林先生道，「我并不是冒昧。我曉得他合式。我決不得要一個大學畢業的飯桶在我的公司裏。你說的不錯，他的性情可以平一平我們那孩子暴風暴雨似的性情，再來他在業務上一定也要成功的。那麼還要甚麼呢？社會的地位？

那是閒話！一個人雖有高地位，而沒有別的，還值得甚麼呢？半文也不值。我若是錯了的話，你還可以去遊威尼斯。」

『我怕這一時見不到威尼斯，』林太太嘆了一口氣，接着改變題目道，『我還忘了，嚶西的姊妹是個很美麗可愛的姑娘，名字叫伯蒂，正與我們的約里相反，是油黑色。約里也喜歡她。這個姑娘好做約里的朋友。我請了她到我們家裏來住——在她假期之間。她在她本城銀行裏做事。』

林先生點了一點頭。他對此滿意。

那一個暑假的末一個禮拜，照平常一樣，是嚶西的假期。他再沒有在汽車間修整汽車。他這一次脫下那件做工的粗服時，心裏想着今生不會再做這種工作了。再過一年，他就到了林記造冰公司，走上他到富足和成功之路。

那一個禮拜之間他無日不與約里在一處。他們不久就厭煩城市間的種種娛樂，因為他們心目中各自你只有我，我只有你。他們駕着汽車繞着紐英倫的山探險，飯時就在路

旁的飯店裏吃飯，有時甚至買一袋一袋的夾肉麵包，一瓶一瓶的橄欖，隨時選空曠陰涼之地野餐。每日下午就到海邊泗水，或臥沙灘，或與海面的波濤奔逐。有兩次他們坐一最時髦的游艇俱樂部船出遊，約里的父親是這俱樂部的會員，所以他們能上去。

他們第二次的出遊是禮拜六，正是暑假的末一個日子。他們坐在游艇的甲板上，兩人都穿着白服。廖西頭戴一頂海員的便帽，約里光着頭，一頭的美髮隨風飄拂。他們沒有多說話，廖西這樣夢想的坐着，望了約里的一雙與那青天碧海一色的眼，似乎就足意了。

「怎麼了，廖西？」

「就在想阿，約里。」

「那麼，我來幫你想。」

「我在想我真是有幸。」

「怎麼見得？快給我說明。」

麥西笑了。扭轉頭去望着波濤萬頃的海面。

『說給你聽？我想着我不過一極平常的大學生，而事業來的順遂。』

『比方甚麼事？』

『第一件，是你。這是我所求的一切，約里。』

『好極了！好極了！』約里歡呼着。『第二件是甚麼？』

『第二件是，你想想，我的將來就有了幾分把握。別人出了大學，還要去找事。我呢，你父親，就給了我一個位置。』

『這，你別看的容易呢。你得費點氣力才能夠使他信服的。我父親有時候很厲害。』

『我要使他信服的，約里。』他笑向她道。『你會使我如此。』

他們兩個的眼睛會着了。每逢他們這樣，他們那種放浪的舉止和談話就稍微收斂了。

『我實在有幸，』麥西仍堅持的說，『甚麼難處也沒有。』

「難處也許在後頭呢。」

「好像永不會有，」嚜西道。

依約里看，也似乎不會有。

遊艇轉身時，已是深夜，新月的微光如將銀色的毛毯鋪蓋着一片大海。拂面的曉風涼爽而帶音樂。嚜西約里站在甲板上沉思着，天上的明月照於海上者不知其已有幾許萬年，愛人之對月言情者，自有此月以來，又不知有幾許萬人。這真是一個美滿的世界，他們自覺在這一個世界裏面似無苦惱之可言。

在朦朧的月色之下嚜西摸着了約里的手緊緊握着，他不由的喚道。

「約里！」

「怎麼？」

「你喜歡這一切？」

「喜歡極了。」

「這就是浪漫故事！」

約里微微的笑了。

「我們還沒有實實在在的談過浪漫故事。我們，」她忽然低聲道，「來談一點好麼？——雖然這有點愚笨。」

嚻西注目望約里，約里也望嚻西。

「好罷，」嚻西得意的回道。「你就是公主，我就是所謂武士。」說着笑了。

「說下去罷，武士先生。這有趣。」

「假使你父親是個固執不通的王。他不許你見我。他要你嫁給他的首相或是某大臣。但他住了口，望着約里。

「我在聽呢，」約里告訴他，只是有點心跳了。

「但你愛我，」接着他不由的挽住了約里的手臂。「愛我麼，約里？」他低聲的問。

「你要記得，我是公主呢。」

『愛我麼，公主。』

『愛，嚜西武士。』

這是約里第一次的認可，嚜西輕輕將約里抱入懷裏。

『這浪漫故事就完了，』嚜西低聲說道，『約里，你喜歡麼？』

『這合我的意，』約里無力的回答。

嚜西彎下去親她。一種甜密的靜默籠罩着他們兩個。約里在嚜西懷裏微微的喘氣，

一縷香氣拂在嚜西的臉上。

『嚜西，怕人來呢。』

『來了怎的？』嚜西低聲回道，『約里！約里！你是一切。你是我的。你說一句你是我的——永遠是。』

『我是，嚜西。』

『我已不得能帶你遠遠的走開，維棄大學，維棄一切——但這怕難行。』

他忽然想着林提摩太必大不以此爲然。

約里把手指放入麥西的手裏，對他微笑着，她臉上微微的帶灰白色，眼睛像兩隻如薄霧罩着的星，約里在這種一往情深的片刻，與平日有所不同。有好幾分怕羞，像一個嬌怯的小姑娘，默默無語。麥西很喜歡這樣。

這是他們全暑假期間最值得紀念的。這一個經驗深藏在他們心裏如無價之寶，後來不久困難就發生了；只是困難發生的時候，他們記得這片刻的經驗，并且沒有甚麼黑暗能遮住那片刻所放出的光明。

第六章 賽船的準備

嚜西坐在大學寄宿舍的窗前，眼望着廣大院子裏滿地的殘紅落葉。他耐煩的聽他朋友巴斯特布得長篇大論的詰責，布得也在足球場中負有聲望。

布得如開了話匣似的說個不止。

「嚜西，你曉得我最不婆婆媽媽的。可是我見不得一個有腦子的人自第一年級起就爲全軍之冠，而到最後的緊要關頭却拿個第二甚至於第三收場。我看你得用一點心，把你那長得很俏的鼻子多對着你的書本。你這講戀愛講迷了的，聽見沒有？我從起頭就明白這戀愛的勾當原不是好幹的。你怎的還不醒悟，痛痛快快的改變呢？而最糟的是林老頭子給你那個飯碗。你因爲有了飯碗，你就放心放心的只睡覺了，是不是？我說的是實話。別對我睜眼睛！」

「你總罷，布得，」嚜西受了警告，不能不說話了。「你敢快閉着你那張嘴。關於

約里和那個造冰公司的位置是要嚴守秘密的。曉得的就只有你一個。大概我不應該告訴你。你若是叫第二個人知道，我就把你的頭毛一根也要拔了。」

「你別着急」，布得告訴他道。「我不是三嘴兩舌的人。只是你別假惺惺，故意改換題目。我說你是疏忽你的功課了，這是一句逆耳的實話。你要曉得，你是這種模樣繼續不改，你就會落到海底下去，現在甚至連足球也不許你打了；那我就把信給你，你要上一個大當的。恭喜你把這件秘密告訴了我，因為我明白你的難處，不時可警告你一句兩句。你也說說話看，別裝聾作啞！」

「你別替古人擔憂，」嚜西道。「我還是與平日一模一樣。也別想我不領你關照的情。」

但布得仍搖頭相勸。

「你聽我說罷，嚜西。我巴不得我有你那種天資，說句頂真的話。我平常說的好像都是同一個老要好開頑笑。可是現在說的是正經話。約里的確不錯，你一日二十四點

鐘，用二十點鐘去想在她身上，我也不怪你，只是這有益處，這算得常識？她喜歡你，你已經得了她到手。她的服再也不瞧旁人。所以你儘可暫時丟開一點，去理理你的功課。你也不想這對於她也不公允嗎？她還在二年級，她想用點功，把自己造成一個明白人。所以你要給她一個機會才是。我明日做了國會的議員，頭一件事我就要提議取消這件同女同學的買賣。因為男女同學，就誤多少半生不熟的學生，不能好好的用功。有這些穿高跟鞋的在院子裏穿來穿去，他們就沒有用功的機會了。這是一點也不錯的。你不消跟我爭辯！」

嚶西終於笑了。

『你這就有一個改良教育的好機會了。』

『你就記着我的話，』布得警告道。『我要不見你改良，我就另有一種對付，叫你驚的跳起一丈來高。』

嚶西果然聽了他的警告。單因一個暑假的甜密的經驗，使他後退了一點。將到聖誕

節時，他又恢復了他奮進的原狀。

時間過的迅速。麥西常在學校院子裏和社交的場所會見約里。放假時他們同路回家。他們的愛已經成熟，到了一種莊重穩固的時期。就他們的年齡說，這雖然有些不很平常，但約里明白不能另找到一個像麥西一樣的人，而麥西也明白約里是他惟一滿意的女子。

麥西在秋季和冬初中間每是足球場中很出色的人。他被一般名運動作家選為全美國十大名手中的一員。約里得意的剪下報上的種種相片和評述訂成一本小書，自繪了一張彩色封面，題着『我的英雄。』但她很慎重不給人看見，連麥西也不給他看見。這恐怕不單是謹慎而亦是見識。

伯蒂也徵集了這些材料。到了晚上就念給父親母親聽。那一對老夫婦坐着一面聽，一面思想他們那引以自豪而又常引以為慮的兒子。

冬季既過，春季的各種運動亦隨時開始了。除了足球之外，麥西又極喜歡野球。但

他此時犧牲野球，爲要陪着約里打網球。所以學校裏的野球失落了一個好手。

但那主持每年一次的賽船運動的人常注意嘜西，不叫他失去參加賽船的熱心。布得也像嘜西一樣盡力練習盪槳。但他們兩個都難成功，若不是約里在旁鼓勵他們。嘜西原無意再參加賽船，但約里力勸他參加。

「我參加過兩次了，」嘜西推辭道。「讓別人也得一個機會試試呢。我今年不是在足球上很得了榮譽？」

「你以後再不打足球了，」約里道。「賽船是你得榮譽的末一次機會呢。」

「要甚麼榮譽？我情願陪你打網球，不願得那賽船的錦標。」

「我就情願你得那錦標，」約里道。「爲我的緣故，你再去參加一次」。

這就夠了。要是約里喜歡，就再無問題了。他沒有告訴約里，賽船的事也許會發生不幸的結果。聖誕節時，醫生看過他一次傷寒症，告訴他運動過度了。他的脈搏有點帶速。但他沒有把醫生的話在意。

他在功課上所得的榮譽也是爲約里而得。約里很留心他一切的功課，常與他討論。約里爲人穎悟，容易明白。他們所討論的多屬於哲學或科學上的辯論。約里每故意持論與嚞西相左，爲要引出他滔滔不絕的議論，說到起勁時，喜歡看他那眉飛色舞的神情。等到辯論終結，約里只報之一笑。

嚞西因約里之故連家信也寫得少了。家裏信大都是伯蒂收到的。他父母已經明白在他心裏牠們已經降到了第二。他們還希望是第二，不是在第二之下。老約翰不寫甚麼信——他只寫支票——但危里太太每禮拜總要寫一封信給她兒子嚞西。這些信有時候雖引起他心裏的不安，他還是感激他母親的好意。那種事事仍把他做小孩子的看法，他殊不滿意。他曉得他母親不放心的是他的宗教。他心裏意想着她母親有一點懼怕這一個世界，但他只好不管他母親的這種心理。

那一年，還在春間，嚞西就在功課之外找些銷售貨物的事做做，練習他商業的技能。他在林記造冰公司所要做的是管理一區的推銷事務，因此他要預先練習練習，以便

畢業之後，能擔負他的責任。他再也不想暑假去做修整汽車的工作。他這種計劃是得當，但實行起來，却要加倍的用功。

『別過度用功了，嚜西，』約里一日看見他面色，勸告他道。『我的意思，別太用心了。你有些吃力的樣子。你的眼好像睜不開呢。』

『那并不稀奇，』嚜西笑道。『我昨晚到兩點鐘才睡，要預備課。』

『可是值得這麼用功？你要害起病來——』

『害病！』嚜西愈笑道。『你以為我會害病。我這一生，就沒有病過一次。』

『可是害病的多呢，』約里回道。

『那不過是老弱殘廢的人。』嚜西說着，注意望她。『你真的望慮着我麼？』

『我不管怎樣，你得至遲到十點鐘就睡覺，』約里道。『你要應許我這件事。功夫不要緊的。』

『只是，約里，我甚麼時候可以見你呢——我若不理我的功課？』

約里靠着他身邊，低聲道，「你能一生見我呢，嚜西。」
他們兩個緊緊的握了手。

嚜西想着，約里對他如此忠實，不願再與旁人週旋，覺得十分可佩。約里也如此想着嚜西。

布得也是一個極喜歡約里的人，只是他覺得絕無得着她的希望。他告訴他別的小伙伴說，「我告訴你，這是很難得的。這是今日許多兒戲戀愛之中的一個少有的成了功的例外。你不用同我爭辯！我告訴你約里要丟了嚜西，嚜西要丟了約里，我就算是依索寓言上的那個蒙着獅子皮的驢。」

嚜西安慰了約里，告訴她，他雖是多做了些勞心的功作，但他多有勞力的運動足資補救。嚜西在健身房每日操練他賽船的功夫。他在橫槓上翻筋斗，練習跑步，游泳，鬪拳。一次他習拳的時候，失手打腫了眼睛，約里看見，就不要他再習，她怕壞了他的容貌。因為約里很得意他長得好看的容貌。

以天氣晴朗著稱的五月，本年却大不然；潮濕多雨。到六月初還是陰雨連綿，賽船的事因此展期了一個禮拜，展到差不得快畢業的忙碌時候了。但所選賽船的日期恰好是一個晴天。

一年一次的賽船是人人大感奮興的一個日子。前一日晚上港口上裝了無數紅紅綠綠的電燈。海面停滿了形形色色的船隻——裝置華美的游艇，大大小小的汽船，以及不倫不類的盆桶。賽船的路程規定的是順流而下四個英里。次日一早，岸邊已經停了千千萬萬的汽車，車上滿乘着男男女女的觀衆。約里和她的朋友坐在一個游艇上等候着。

到下午就開始了預賽。等日落之後，一聲槍響，接着一陣歡呼，那久等不到的時辰終於到了。正式的競賽開始了。

第七章 大競賽

「槍響了！競賽開始了！」

廣播無線電臺的人在大聲報告着，千千萬萬的人都在收音機前屏聲靜氣的聽。

早好幾個禮拜，他們就在報上留心賽船的一事。那些選手的本領，力氣，及誰將奪得錦標的問題早在報上有極詳盡的討論，并用大字登着「空前的大競賽，」「各選手均力敵，」「布得與麥西最有希望，」以鼓動社會的興趣。如今那個在無線電台報告的人把競賽的人一舉一動都形容得淋漓盡致，所以凡是在收音機前聽的人都聽的極其親切有味，儼如目睹一樣。

「女士們，先生們，你們只聽一聽這種雷動的喝彩聲，」那個無線電臺上的人報告道。「這些狹長形的船像鱗魚般朝下溜將去了。這比喻還不恰當，不是嗎？鱗魚像蛇一樣爬的，但到底是不是爬，我倒不敢說。只是這有點叫你想起古時候奴隸賽船的情

形。這些競賽的人差不多完全是赤身，晒的黑手黑背，肌肉隆起，槳聲與舵手的呼聲相應和。諸君，他們現在一齊在盪，盪的十分一樣，沒有人多在前一寸。這些人又強壯，又有精神，好像要盪一整夜也是可以的。他們現在盪了一哩了，我怕有些吃力了。這不像開野餐一樣的是件好玩的事。這一位河老人就像極聽話似的，一點抵抗也沒有。走的就像射箭一般。看着不費一些兒氣力。」

競賽的船只往下衝，岸上的車也跟着往下移動。觀眾都無理由的喝彩。等到他們聲嘶力啞，才平靜下去，好等以後更起勁的時候。約里手裏拿着望遠鏡只顧望嚟西盪。

「他們又走了一哩了，」那報告人繼續說道。「還沒有誰占先。真是好競賽。天氣又好，只有幾點黑雲，不礙事。看的人也很起勁。船上的人很喜歡觀衆喝采。每喝一次，他們越盪的起勁。真是強壯後生——每一個都是能手。每一個都是黑爾糾魯一般的好漢。現在有些吃力了，河老人好像醒了，有些抵抗的樣兒了。」

至此無人能形容競賽的技術和吃力。遊戲不一會變成了最用力的勞動。

『還是很強，』報告人又道。『可是河老人似乎明白了，不願意受他們的欺哄。他在用力抵抗着。但放心罷。他們還是要戰勝他的。他們還沒有高下。真好競賽！真好競賽！天氣有些變化了，似乎。滿天都起了黑雲。來勢不很好。只是看的人。誰也不去看這天上的黑雲。』

約里手拿着望遠鏡，隨着大衆喝采。她時而頓足，時而搖旗，時而取下白氈帽揮着。在那種興高采烈的振奮中有人突然搶了她的帽子；搶走了。約里也不理會。他望着寥西的船似乎搶向前了。

報告人很奮興的說：『的確的！有人進前了。只是不多，進得緩。在前的是布得和寥西的船。他們的確努力。異常的努力。這的確不是容易的遊戲。他們臉上很吃力的樣子，身上遍身汗流。乏了，很是乏了——只是還是拚命的在搶先，現在有了一半路程了。天氣不很好——呵，雨下點了。涼風也隨着襲來。沒有人會想到這件事。觀衆自然失望。真有點掃興。』

雨下成了，涼風吹的雨斜打下來。約里想到嚛西，想到他在船上還是一身的汗。這陣雨的確下的不湊巧，而且是一陣冷雨。這時候她才想起他的帽子。

「只有一哩了，」報告人又報告道。「可惜雨下大了。賽船的人如在洗冷水浴，且不說看的人。看的人，有的拿報紙遮雨。沒有幾個打傘的；沒有人想要下雨——還在下，但賽的人一點也沒有放鬆。結果一定驚人。他們差不多又在並駕了。真是一個非常的競賽。甚麼都有！雨也有。只有半哩了。真是好手！還沒有一個退出的。真是吃力的。這并不是假話，諸君的錦標確不是便宜可到手的。河老人越遲興了，他在笑這些後生。快完了，誰第一？等着看罷！還是差不多平頭，還說不準。」

有的汽船隨着比賽的船隻走。若有不能再盪或昏暈的，就趕上去救護。但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發生這種要救護的事。

最後的一百碼賽的人似乎在拚命的盪。末後得勝的是嚛西的船。

「——勝了！勝了！」報告人大聲道。「觀衆歡聲雷動。這是而何等的勝利！聽那

喝采的聲音罷！賽船就此光榮的結束了。比賽的人十分乏了——阿，有三個暈倒了。他們抬到救護船上去了。危里嚒西倒了！他們在抬他。只是乏了。」

這是嚒西第一次才昏暈過，約里打着望遠鏡望着早急白了臉。一聲歡呼在喉間嚥住了，瞬息之間，歡樂散的無影無蹤。她口裏只是哼着『嚒西，嚒西！』

她立刻要去看看嚒西，但爲朋友所阻。

『別着急，約里！』

『這是常事！』

『反正你此刻不能見他呢！』

『怎的，約里！只是暈了。慌甚麼？』

約里站着，只是心慌，一身雨淋的透濕，帽也丟了，眼淚如連珠般落了下來。

『約里！真是孩子氣。爲一個光榮的勝利哭喪着臉！』

『他從前賽過兩次，』約里道，『都沒有暈過。這一次怎的暈了呢？』

「他只是歇息一下，約里，」他們告訴她道。「他要歇息一下。還有兩個也暈了呢。你看，他們已經坐起來了。」

他們終於拉着她離開了雨地，那雨下的越認真了。約里讓他們拉着，就像機械人一般走着。她只想着，麥西是怎樣暈了的。他身體很強壯。她不放心想他這一次的暈倒。

過了差不多一個鐘頭，約里才能夠見麥西。這一個鐘頭真久！她看見麥西躺在一張行軍牀上，對她笑了一笑。

「約里！我們到底做到了！」說着要坐起來。

「麥西，你躺着！」約里低聲說着，一面細察他的面色。「只管放心的歇息歇息不動。你怎樣？沒吃虧罷？」

「這不是贏的有趣？尤其是末了的一百碼。我們也許要碰到比這還厲害的功夫。只是這一次我們得勝了。」他躺下去了。

「麥西，」你自己覺得確實沒有受傷嗎？

着。
『沒有。這不是怪事？我竟暈倒了，就像一個害心臟病的。真沒有面子。』他笑

『你臉上沒有顏色。』

『顏色不好？』

她忙改口道。『不是。我想只是光照的這麼的。不礙事的。』

『約里，你一身都是濕的，』廖西忽然摸她的衣道。『你得留心不受寒呢。雨落的
很冷。』

『那兩個人怎麼不見？』

『那兩個？』

『那兩個暈倒了的。』

『他們不在那窗邊？一個是窗邊有黑頭髮的。一個是他左邊的那個。』

『他們兩個都起來了啊！』

麥西見了她着急的面色。

『約里，別着急！他們到底沒有搶到呢。這一次自然很吃力。我只要多歇息一下。別做起那個樣兒。我得了勝，你不是快樂麼？怎麼了，約里！』

約里的眼淚又出來了。

『麥西，我早知道，我要那勝利做甚麼？雨真下的冷。』

麥西緊握她的手，輕輕的笑。

『放心罷。我十分好。聽我的話，好麼？』

『聽的。』

『你也要我多歇息一下，不是？』

約里點了一點頭。

『那麼，你就要放心，第一，快去換了你這濕衣。你淋的就像一隻小花雞兒了。你要聽我的話。不然，我就不再說一句話了。』

第八章 病室

醫生是乖僻的人；人不願意的時候，他偏要來管人的事。一年三百六十日他們就是瞎忙。至少嚜西是這麼想。

嚜西原來的計劃，要在那得勝的晚上專與約里談心。他們早幾個月就定了。可是現在跑出來了一個醫生，一個他們兩個都不相識的生人，來掃興，擺着醫生的架子，打着醫生的腔調，說這病人至少要在醫院住二十四小時查驗。

「誰叫這人來的？」醫生去了之後，嚜西對他朋友生氣的問着。「我並沒有病。」布得告訴他，是養船處的訓練員請來的，因為他自己也是一個醫生。他很爲嚜西擔心。

「這倒底是甚麼一回事？」嚜西越發生氣的道，「這倒底是甚麼緣故？」他氣的坐起來了。

那訓練員走過來告訴他。

『對不起。我以為好些請醫生來看看。他是城裏第一個名醫。你十分可以信他的話』。

『只是我沒有甚麼病呢，』嚛西駭道。『我一個好好的人，你看這是不是糊塗——』
『你躺着罷。』訓練員還是不動聲色的說着。『別動氣。也許沒有一點事。只是你不願我們盡我們看護之責麼？你再想想。我只是有點生疑，所以我就請得這位醫生來了。他既說，你要在醫院裏暫時住下查驗，就證明我去請醫生來，就沒有請錯。』

『可是有甚麼病呢？』嚛西又要起來，但那訓練員連忙和氣的把他按住。

『你聽罷，你好些筆筆直直的躺着。你很乏了。我勸你好好的休息，別再問一句話。』

『我一生就沒有病過』，嚛西閉着眼說。

『我就沒有說你有病，』訓練員回道。『只是你要吵鬧，也說不定不病。那麼，就

好。別着急，你今天的勝利的確光榮。」

布得也在一旁勸慰道，「好好歇息一會，到後來我們就放你起床的。」

到九點鐘，西就轉入醫院了。布得陪送了去。約里原約定九點一刻轉來。她換了衣服，急急忙忙吃了一點東西就跑來了，還只有九點五分。但西已經進醫院了。

約里聽見西到醫院去了，却如聞了一個暴雷。

「醫院！」她驚呼着。

他們告訴了她原委。不過是手續。不是甚麼厲害。就只要查驗一天兩天，隨後就要出來的。不用驚慌。一點不用驚慌。

「那個醫院？」約里不信他們的話，臉上又慘白又慌亂的樣子。

他們告訴了她。她立刻叫了一個汽車，飛也似趕去了。到了醫院門前，她幾乎上不成階基，她的腿發抖。西進了醫院。這似乎是一件不可信的事——就像是夢境。隨後一切都像一場夢——那裏面的安靜，防腐藥水的氣味，一個個很長的走廊，寬大的門，

漆白色的床。她在門房裏問了廖西的病室。『四樓，四〇五號。靠電梯的右手。』她踏入電梯，到了四樓，心裏就像起了一陣旋風。她走出電梯，左右打望了一回。那裏不是？四〇五。廖西！

她才走到門邊，一個滿頭白髮的人，身帶着胸器。這還不是那個醫生？約里買貿然問道。

『這是廖西住的？』

『廖西？』

『我是說危里君。』

『危里君——是的。』他站在一邊看這青年女子。

『他怎麼樣？甚麼病？』

醫生見她這般慌亂，微笑了一笑，寬慰她道：

『不要緊的，你這位青年女士。他只是要歇息一天兩天。』

「他不是有病罷？」

「他用力過度了一點。你可以進去看他，但記得，他要多多的歇息呢。」

約里輕輕走進去，小心的帶關了門。布得坐在床邊，做手式告訴她麥西睡了。但約里不願。

「麥西！」

他的眼睛睜開了。他要坐起來，但布得把他按住。

「你看這不是笑話，約里！這恐怕是你才聽見過的大怪事——把我送進醫院裏！」

約里無力的坐下床去，注目看他。

「恐怕到底是最穩妥的辦法，」她低聲說着，吸了一口氣。「我現在放心了。我想——」

「這真是件恥辱！」麥西道。「這把你都弄糊塗了！等着我離了這個地方。他們就要曉得的。」

『你現在就告訴我罷，』布得道。『別隱在心裏。』

他們談了一會，約里才明白過來，她那驚慌的心才略微鎮定下去。

『你得休息一下，』約里想着醫生的吩咐，只得如此勸慰麥西靜養。『我現在就去，除了我，恐怕還有布得，沒有人來看你。』

『恐怕！』布得回了一聲。

『我要住旅館』，約里再說道。『我明日就來看你。』

『我後天就要出醫院的，』麥西握着約里的手告訴她。『晚安，約里。多作甜蜜的夢！』

約里在旅館裏開了一間房子。但她一晚也睡不着，只是想到麥西，不知他睡的好麼。半夜裏她忽然想起來了，麥西這一次本不願意賽船，是她力勸他賽的。可恨這賽船的事！她巴不得沒有這麼一回事就好了。

次日早晨她就到了醫院，在走道上恰好撞見了昨日見的醫生。

『他明天能出院麼？』她唐突的問那醫生。

『誰？』那醫生不記得她是甚麼人。他每日見的人多。

『就是危里君呢？』

『危里君！你就是那昨日去看他的女——』

『就是，就是，他明天能出院麼？』

醫生搖了一搖頭。他是個年老人了，有一種冷靜的神色應付這些嚴重的事體，而這種神色大使約里不耐煩。

『明天不能出院？』她發急道。『你不是說過他沒有病麼？』

醫生的神色忽變莊嚴了。對她這種人不能像以前一樣說話。他有時候是這樣，因為他想做和氣的人。但他現在明白不應該縱容這一個年輕的女子。

『他明天不能出院，』他乾脆的回了一句，雙眉一直，轉身就走。

『他難道真正病了！』

「自然是有病。」

他走着，約里在後追着。

「那麼，是甚麼病呢？」

「那要看病勢的轉變怎樣。」

「病勢的轉變？」

「就是。」

「轉變甚麼？」

「對不起，我忙的很，我也不願——」

「可是那訓練員說的，他沒有病呢。」

「噲。」

醫生進了電梯，梯門一關，只留着約里在外面想着這醫生是個刁巧不好說話的老頭子，實則他并不是。

廖西與昨日仍相彷彿，不過更有氣些，因為不許他出醫院。他臉上發紅，胸口有點作痛，只是沒有告訴約里。

『這真叫人難受。』廖西埋怨道，『叫我睡在醫院裏。布得和別人都回去了。我看這是個圈套。愚弄我的。』

『不要理他，』約里道。『他們只叫你再多住一天。就讓他們罷。後日你就要出去的。』

約里平素沒有留意過醫藥的事，她不知道他們爲甚麼把廖西留在醫院裏。等晚上看報，她才明白，並且吃驚不小。

『危里廖西患肺炎，』報上登着。

她看了這幾個字，半晌沒有動彈。她動彈不得。她幾乎嚇了一個半死。她立刻趕到醫院裏。她又恰好遇見了那個醫生，這一次是在第一層樓。醫生見她進來，不想見她。但她連忙趕上去，慌裏慌張的就說起來。

『你說他沒有病，現在他患肺炎』她急燥的說着，說的走道上的人都望她。那醫生也不答話，只捻着她的手，牽她進了辦公室。

『你坐下，』醫生分付着。

約里吃他這一嚇不由的坐下。

『年輕的女士，』醫生用嚴厲的聲口對她說道，你說話這麼唐突，你不知道這是失了禮麼？』

『但你告訴我——』

『告訴你，那不要緊。你應該明白這種行動不合，你以前沒有到過醫院裏？』

『沒有，』眼裏珠淚盈眶了。

醫生望見，微微的笑了。他明白這個姑娘并不壞，正像他自己家裏天真的姑娘一樣，只是目前遇了難處了。遇這種大難處，年紀還太輕了。

於是醫生坐下去，聲音和緩了。

『青年女士，以後你要問危里的病你就在這辦公室裏等着，行不行？』

約里包着眼淚答應了，并請她原諒她以先的衝撞，又問廖西的病怎樣，三件事做一句話說的。

醫生現如慈父一樣告訴了她，他明認廖西是患肺炎。約里接二連三的問個不住。他讓她問，等到她冷靜些了，才回答她。他一一告訴了她，這個他平常并不如此。約里聽說她不用着急，因為廖西身體強，大概能戰勝這個病症。這年老的醫生的慈祥和氣終於得到了約里完全的信任。她不是那麼急躁不安了。

『你待我真好，』約里不由的微笑着對醫生說這句話。

醫生只是點了一點頭。

『你不是危里君的姊妹罷？』

『不是！是很好的朋友。』

「我早已想到了。」醫生笑了，「不過我可以說，只要過了緊急的一關就不怕的。你可以上去看看他。不要提起病。只是笑。你明白麼？」

約里點了一點頭，再說了一聲多謝，往樓上看嚶西去了。嚶西的情形仍是一樣，只加了一點咳嗽，和有時不耐煩的長嘆。約里從沒有提起肺炎，嚶西也沒有提起。他們也沒有告訴他。他後來才明白。

嚶西仍是說着笑着，一如平日，約里見了有些希奇。她常想肺炎是最利害，最危險的病，她望着嚶西，還是不明白他有甚麼肺炎。

但不久他就明白了。次日嚶西的情形變了。她又懼怕起來。她出了房子，在那辦公室裏坐了二十分鐘，但不見醫生進來。

「我只要問醫生一句話，」約里對那問得不耐煩了的伺候人員如此說。

「醫生忙的很，」是那伺候員掃興的回答，「我怕他今天再不會進辦公室來。」

次日嚶西的母親到了。伯蒂下午來了，晚上却回去了。嚶西和他們談了話。他似乎

軟弱，精神不很好。約里坐着忐忑不安，說話不出。那日晚上她又去等醫生。但又沒有會着。她信任這醫生，要請他照顧嚶西。

連日約里在旅館裏都沒有睡多少。她正經過一種新的時期。經驗。難處。她第一次才曉得甚麼叫做畢慮，懼怕，痛楚。這種經驗奪去了她眼睛的光彩，不時的驚疑和恐懼使她不由的左思右想，以至於頭痛。

難關到了。那一夜嚶西奄奄一息了。除了他母親姊妹之外，他父親和哥哥巴普也來了。約里直到此時才好好睡了一夜，下午又睡了。到被驚醒來，天已昏黑，已經八點了。她急忙跑到醫院裏去，見他們都在那裏，伯蒂和她母親在哭，其餘的人也是悲痛。嚶西身上燒的非常，眼睛閉着，人事不省。

約里一見，嚇的臉色死白。她跑到嚶西面前，輕輕的叫了一聲，但無回答。他睜開了眼呆望，但好像不認識她。驚嚇之中她回頭看房裏的人，也是一個一個急的無可如何。她喉管裏突然起了甚麼東西，就像要塞住她不能出氣，眼前也只見一陣昏黑，不是他

用力鎮定，就倒下去了。無法之中急忙跑下辦公室裏找那年老的醫生。

醫生恰好在辦公室。桌上一盞綠色的電燈。約里不顧一切，見面就哭，求他去救嗚西。『求你去！求你去！』只要有法子，她甚麼都願意作，她願意要父親出千數萬數元都可以，只要有救。她只是哭。

醫生對各看護點了一點頭。他們都走了。約里站着發抖。醫生想寬慰她，要她坐下，先叫她洗着，不哭不抖，然後指示她道：

『你若是這樣，就決不能幫助病人。你要放勇敢些。』那後生一定喜歡你。你就上去坐在他身旁，一手放在他額上，不斷的有勇氣的對他說你在他身旁。這就是你能行的。

『但你不能作甚麼，』約里懷疑的說。照她所想的，醫生是醫病的。

『我不能作甚麼，』醫生道。『我所能作的，都已經作了。但他這病在醫藥的能力之外。』

『你不是說——』

『我是說只有主能醫治他。姑娘，放勇敢些！到他那裏爲他禱告上帝。』

『禱告上帝！但我不曉得怎樣——』

『你不是基督徒？』

『不是。我從來不曉得——我——』

那醫生豎起眉，望了一望。他以爲那病人是基督徒，因爲有牧師去見過他。

『你不是基督徒，也可以禱告，』醫生道。『過了這種時候，人平素雖不信上帝，現在也得信他。你一面禱告，一面信他一定要聽你的禱告。小姑娘，你只管聽我的話罷！』說着，用手拍她的肩。

約里急的上樓梯也連失了脚。那一整晚她就守着嚩西未睡，坐在他旁邊一直念到東方發白。嚩西這一夜沒有開口，也沒有聽見約里所念的。約里臉上慘白，又疲乏，又着急。她雖總是低聲呼喚，但沒有聲音回答。只是她總在說：

訂婚以後

一三四

「上帝阿，求你，求你救他！」

這一個無宗教信仰的約里處急難的時候也做起禱告來了，不得謂非奇事。

第九章 初雪

過了六個月，過了生活大起變化的六個月；在這六個月中生活的希望與好夢都起變化了。似乎不可能的竟發生了。挫折居然來了，而且是高視闊步的來了，毫不顧人們的心願。

在他父親家的樓上一間小房子裏——一間自由自在過了他幼年生活的小房子——嗚西坐在窗前看十二月雪花的紛飛，他無力作別的事；他覺得乏了。才是早晨——就乏了。他的頭靠在枕頭上；臉是灰白色。對面壁上懸着一方明亮的鏡，他不用移動，就能把自己看的清清楚楚。他望着自己——危里嗚西——不由的苦笑了一聲，再轉頭望滿天飛下來的第一場雪。

家裏是安靜的。這幾個月都是如此。嗚西有時只聽見他母親在樓下「嘶！」（西俗叫人輕聲的表示）的聲音，叫他坐着想母親「嘶」了一聲之後所說的幾句話。

『他晚上沒有睡好，他必須睡。他要睡得好，才養得病好。可憐的孩子，可憐的麥西！』

用盡精神，用盡意志力，麥西晚上也不能好好的睡。才一合眼，就有甚麼可怖的事驚醒他攪擾他，使他呼吸急促，使他坐起來，窒息，咳嗽，喘氣。這是肺炎之後最容易得到的喘氣病。

麥西起初只是笑這種病。氣喘！他怎樣會得病呢？他不是年輕，不是運動家麼？他又懊惱，又覺得自己得這種病可羞，他竭盡力去與這種病打仗。每次發了，他每次都如此。只是每次都打敗了。真是一個殘酷的仇敵——力量大過於人的仇敵。

每次發喘，每次要消耗他的精力，奪去他的睡眠，攪得他神思不清。一個禮拜就是很久。以後兩個，三個禮拜，愈使他難受。一個月之後，他就不再掙扎，只聽之任之，只是常望着早日病好。

時日是這樣的過了，一連六個月都如此，疾病已經消蝕了他奮鬥的精力，使他成了

一個軟弱無力的病夫。有時候他能起來走走，有時候，尤其是晚上沒有睡好的次日早晨，軟弱到只能靜坐在椅上。

六個月過去許多的事也隨着過去了——畢業試驗，畢業禮，種種宴會。他在林記造冰公司的位置，他的計劃，他的一切，都隨着過去了。他坐在椅上只望着窗外的雪花。他似乎沒有辦法，至少在最近期間沒有，他得忍受着。但要多久呢？他猜不着，只是空空的望。有時候連望也不望了。

同情并無補於病，他厭煩這種同情。初時差不多每日都有人來看他，爲他可惜。他所有的朋友都來過。都是健康快樂的樣子。這些朋友不來，他倒覺得舒服些。他只願某幾個人來坐坐。

自然約里是他第一個喜歡的。約里是他的一個真朋友。現在他有些懷疑，若是這麼長病下去，恐怕她也要生疏了。但約里不然。差不多每一個假日，每一個禮拜的末了，只要能離開學校，她就來了。另外還不斷的寫信寬慰他，用長途電話同他談話。

但麥西愈想愈覺得約里爲他犧牲太大了。他想告訴她。但一直到現在他還不便說出口。他常是眼巴巴的只望他來；長期的拘束與寂寞愈增加了他對於約里的愛。他深深害怕約里不再來，若不再來，他就要失落她了。

他獨自想着，這到底是他的自私自利。這的確也是。但直到現在他才肯承認。他損失了健康，但非全無所得。他老練了許多，變明白些了。他覺得他一切最缺的是謙抑。

這接待約里每次來看他的是一個謙抑了的麥西，而約里又不是一個爲他可惜的約里。她來了，總是有說有笑，大有興致。她雖然明白麥西的病況，但從不在他面前表露出來。她在麥西面前情願常抱樂觀。她自信麥西的病一定要好的。六個月，但六個月算甚麼呢？

麥西的母親也是這樣。她是全世界最好的護士。麥西甚麼也不缺少。她在兒子面前總是笑。在這六個月之間麥西與他母親自自然然更親密了。他的父親和弟兄姊妹也都待他好，都體恤他。

這時他在椅上思想的時候，他母親輕聲緩步打望他是不是睡着了。麥西掉轉頭來，對他微笑着。他從不讓母親見他短氣。

『我睡了點多鐘呢，』麥西先告訴他母親。

『那就很好。』他彎下頭去在他額上親了一下。『你現在可吃早飯了。雞蛋，烤麵包，牛奶，還有你頂喜歡的菓醬。你這一回要乾淨吃了，不留一點，對不對？』

『這個自然，』麥西笑回道。『你真是偉大的母親。你把這些新鮮雞蛋牛奶放在我裏面，還有不——』

『好的呢？』他母親忙接住他的話道。『你就是要吃點好東西調養調養。——聽罷，你的一個好朋友來了。』

麥西急忙望他母親的臉色。

『是約里罷？』

『不是——約里要明天才能來呢。是布得。』

「布得！他不是遠在西邊麼？」

「他到這裏來了。他要來看你。」

「嚩西得意了。」

「好布得！他總不忘記，母親，布得來了，真是我的補藥呢。」

她笑着點了一點頭，只是告訴他，「我要你先好好的吃早飯，等他來的時候，你的飯完了。」

她退到了門邊，輕輕的帶關了門。在這六個月中間她沒有一回把門開的或是關的一撞。他總是留意。他雖是家裏的一個重擔，但他們都體恤他。他自己大不過意。

布得來了，全房子似乎都光明了。他是健康有精神的模樣。他也同約里一樣沒有當面爲病人可惜。他的心却爲嚩西軟得如奶油一樣。

「老朋友，」布得握住嚩西的手緊了又緊的說道，「誰把你關在這裏！你一點也沒有病。這到底是誰幹的？」

『你真是我的——個聖誕禮物，』 麥西談諧的問道。『你坐罷。到東邊來有事？』

『就是來看你的事。這是我的聖誕假。』

麥西睜眼望着布得，但布得沒有理他。

『你果然這麼遠來——』

『就是。我們不談這個問題，』 布得坐下道。『我來就是有事與你商量。我早已想過。你且留心聽，聽我說完。一到春天，就請你跳上火車到西邊去。我要在那裏山上搭起一個帳幕，住下來，你和我。再過一過我們從前快樂的日子。當真，你會不會煎雞蛋煮番薯？』

麥西立即搖手反對，但布得忙止住他。

『我見過底溫勒的一個名醫。他說你這毛病是喘氣，無疑的——』

『這個我早就明白，』 麥西苦笑着說，『我正是這個毛病。』

布得望了他一望。一時兩個都沒有做聲。

『你自然與這病比賽了半年了，』布得道。『只是別灰心。這個自然不用我說。那個肺炎的病，已經戰勝過來，這就是你的本領。只是你要同我到西邊——』

『到西邊，好累你不能作事，』嚩西如此回道。『那可不敢領情。你是個很忙的工
程師。』

『你就還是那個固執不通的嚩西，』布得搖頭道。『你聽罷，我這麼遠來，爲的就是告訴你這件事。我現在趁着高興，還有話要告訴你。你得照我的話行事，不能反抗。你這事得由我辦，你只有服從的分兒，我是個危險的朋友。』

他這樣終於使嚩西有笑了。

那日他在嚩西處坐了一點鐘。動身時，應許每日來看他，至少可以看一個禮拜。

『這是我的聖誕假，』布得揮着手再說明一回。

嚩西把約里的事老老實實的告訴了布得。布得聽的十分得意。

『到底有一個忠實可靠的女人，』布得想了一想說道。『她抵得一千個得獎的。我

去拜望她，告訴她這話。」

嚒西留意的望着，停了一停。

「等一下，布得。你再轉來。」

布得轉身再聽。嚒西說，要請他幫一個忙。他近來多思想過約里的事。這件事應該應付得正當。這對於她有些不公允。他問布得的意見如何。

「你這是甚麼話？」布得睥睨着回覆他。

但嚒西愈想愈清楚。照情勢看，他覺得與約里的事不能一定。約里是一聞名的女子，朋友很多，都是健康有為的青年。他要請布得把這話告訴約里，告訴她嚒西并不望她——

「望她甚麼？」布得連忙問。

「——時常到這裏來——」

嚒西說到這裏，呼吸急促，聲音也變硬了。布得明知這對於嚒西是怎樣一個打擊。

他心裏不由的深覺痛惜，但不願形諸外面。

『你的腦子好像也害病了？』布得似乎生氣的說。

嚩西無可如何的只是聳了一聳肩。這是頭一次有人見他這麼消極。

『布得，我說的是實話。我已經很久的考慮過了。我是個病人，這無法否認。』

『病人！你這太經不起事了！一點兒小病，就大驚小怪，甚至連你的女人也不要了。我爲你慚愧。你在賽船，假如有人向你挑戰，你也就不同他賽。你仔細想想。你這病了！你到底在同我開玩笑？人人都要遇些難處的。你到山上去住幾個禮拜，我包你就好了。』

『布得，我們總要說有意思的話，』嚩西再請求道。『我這已經有六個月了。還不見有進步。』

『誰說沒有進步？』布得道。『你臉色很好，下次約里來了，你自己去告訴他。她若聽你這種廢話，她就是個大獸子。不過我曉得她決不是那種人。你只要告訴她，看她

會說甚麼。恐怕她會給你一頓好罵，那是你應得的。」

「我就是要告訴她，」嚜西頗激烈的說。「我只要有了充分的勇氣，我是要說的。我早兩個月就要說。但這有些不容易。會把我裏面的甚麼東西炸破一塊似的，」嚜西至此歇氣了，布得只是滿腹同情望著他。

「約里所答覆的會治好你一切的。」布得預言道。「況且她若是要撒手，她一定會先告訴你，不得等你去告訴他。她就是那種女子。」

布得對於約里的意見可說是不錯的。約里第二日下午來了，穿着鮮明的皮外套，滿身雪點，笑容可掬的進門來了。自從暑假之後，她的神色更加莊重，兩個藍色的眼，更明亮，更和悅。

「嚜西，你的臉色好多了！外面不是冷！又下雪！」

「我怎麼知道外面的事？」嚜西笑着回覆她。「我是個關在籠裏的雀兒呢，約里。」

「當真？那不然罷？好罷，你這籠裏的雀兒，到春天，你就要飛出去的，那時你就

會不懂得病的味道怎樣了。』

約里說着，脫去了面上的外套和頭上的帽，嚞西留意看她光艷的髮和他整理髮鬢的手指。她把髮鬢理得露出兩個耳朵來。她身上穿一件新的絨衣，淡素的絲襪，軟皮的鞋。她抽了一把椅，合膝對嚞西坐着。

『這個你不用反對，』約里補完她的話。

『約里你樣兒真好看，』嚞西誠摯的說着。

『那好，這是已經說過的，我們可談談了。我有多少事要告訴你。』

他們高興的談了約莫二十分鐘。談了天氣；雪，聖誕節，大學，城市，約里的新汽車，她的絨衣，布得。

『布得——來了？』約里驚問道。

嚞西把布得請他往山上養息的話告訴了一遍。他明知約里必贊成他去。於是他漸漸的鼓起勇氣，決意要把他心裏的事告訴約里。他忿恨的想着這遲早是要告訴她的。

『約里——我近來在想——』

『想甚麼！』

『想到你。』

『想到我？那真妙！』

『不一定很妙呢。』麥西說着，又歇了一口氣。他因爲病了，情緒常有些難於控制。

『早一兩個月在我的信上我就要告訴你的。』他又住口了。『約里，我既是這麼喜歡你，我們就得公允而且坦白的處理這件事。』

『甚麼事啊？』

『就是我的病。不論人怎樣看，這總是一件費思索的事。你真沒有思索過？』

『我簡直不懂你說的甚麼，』約里回道。

『那麼，』麥西咬緊牙關道，『我就明明白白說給你聽。我要對你公正。我不要你

同情於我到一個——』

他又住口了，但不是因他說不出口，只是約里已把手指捫住他的嘴。他先是閃避了一回，以後讓她用手按住在嘴上。他不由的這樣作，因為約里的手指柔軟細膩，微有些香水的芳馥之氣。

『我說實話！我不要你常守着我，約里——』

『嗲西，別說這話！』

約里此時雖然覺得要哭似的，但她只望着嗲西哈哈的笑。她近來常哭，但總淚向枕邊流，她決意常是那樣的去哭。有時少不了哭——嗲西的面色，他那慘白的面色，無望的面色，雖然他用盡了勇氣掙扎，而仍無轉機的面色，常使她心裏難受。

所以她坐着對嗲西只好儘裝着如無事一般的笑。

『這是你對一個知己朋友所應說的話？我明白了，你無非是不喜歡我了。』

『約里！』

『哦，嗲西，我說得笑的。』

約里握住他的手，輕輕的打了一下。

『你不曉得你這話說的何等無意思！事情要改變的。再過得六個月，回想今日，我們就要笑個不了的。』

因此布得說到約里的話果然不錯，嚩西想着約里還可以等候六個月。這個對於他是一大安慰。每逢他起疑惑時，他就想到約里柔膩的手指如何捫在他嘴上，和她那『嚩西，別說這話』的嬌嗔以爲安慰。

第十章 父親的意見

林提摩太平日爲着營業，爲着銀錢的出入太操心了，對於病人他可沒有多少忍耐和同情。

近幾個月以來，約里早注意了她父親的這種態度。她父親起初是滿意嚩西的，現在却變了。這個使她着急。

『父親爲甚麼變了呢？』約里暗自問她母親。『他難道對於別人全無同情，全無關心？』

『你父親從沒害過病，』她母親和聲的回道。『只是自己常以爲有病，常鬧不消化，常服丸藥。但他常在辦公室裏。所以他對於真有病而不能做事的人，就沒有同情。你不明白？』

『這并不是嚩西的錯呀！』約里道。

『我曉得自然不是。你可不必着急。那孩子是要好的，他很年輕。你父親的這種態度，你也不必過於在意。』

林提摩太每逢女兒看了嚩西回來的那種簡切的問答，可表明他對她與嚩西的態度怎樣。

『還沒有好，約里？』他每特意問約里道。

約里頂不喜歡他這種問法，她每每強作笑容的回道，『快好了呢。』

於是她父親必說，『快好，只是還沒好，對不對？』

她聽了這一句，再也不答。

既過了五六個月，林提摩太的態度日趨堅決了。他一聽見說起嚩西，就縐眉頭。

『約里，』他說道。『這件勾當不大合我的式了。這有些不合實用，你犧牲一切去憐憫一個病人。這怕你還年輕，到不了這一步。』

『不過，』約里一半着惱的說，『這是要看合不合我的式呢。我並沒有埋怨過呀。』

爸爸，你曉得這并不是憐憫呢。」

「哼！」他叫道，一面把眼鏡擱在鼻梁上。「這是你的看法，是不是？做父親的說的就上不得算。如今世界到底怎麼了？到底怎麼了？」

「不過，你起初很喜歡過嚜西。他現在一害病，你就看不上他——爸爸，我看這不合理。」

「我不是看不上他，孩子，」他吼着。「我只是慎重的考慮這件事。那後生病了已經有五六個月。這值得考慮一下——這是實用的方面，不是感情的一方面。」

「哦，」約里眼淚盈眶了。「實用！爸爸，這不是做買賣呢！這不是以愛為主麼？」

「愛？」林先生似乎不懂的說道，「兩個只熟了一半的孩子的愛！別裝小說上女人的樣。這明明是甚麼理想在蒙蔽着使你看不清實事。」

「哦，爸爸！」約里的失望顯而可見。

「我看一個健康的女子死守着一個病人，這簡直是無意識的事，」林先生發氣了。

這使約里難受至極。

『要是人人都反對他，他的病怎會好呢？』約里急切的回道。『他如今所需的是愛！』

『又講愛了？那在他家裏多得很。爲甚麼要我女兒犧牲呢？』

約里轉過身子，她忍不住要哭。

『我是爲你，約里，』她父親道。『你若不顧事實，我就只得設法保護我年輕的孩子不受愚弄。』

說到這裏，林太太進室來了，她已經聽了他們父女的談判，不能再忍了。

『提摩太，』林太太和解道，『這樣下去，我們到不了那裏。頂好現在不談這件事。你只要忍耐。』

『忍耐！我忍耐了六個月了。』他駭道。『我簡直沒有開口。那不夠了嗎？現在可是說話的時候了。』

『提摩太，你儘他們罷，他們都很年輕。男的那方面現在雖是有病，但他復原的機會儘多呢。』

『這你有甚麼證據？你不明白這種氣喘是夠拖延的？』

『那並不是，爸爸。』約里忙又說道。『你明白并不是這樣。』

『我看過書。告訴你，這樣作好罷。我叫一個專於此科的醫生去看他。像這種醫生所說的一定靠得住。這麼解決應該行得。』

眼淚流到了約里的腮邊，她再也忍不住了。

『你不過是儘量要使我不快樂，』她哭着。

父親母親見狀，都心軟了。提摩太走過去，撫慰她。

『約里，』他說道，『你是明白的孩子。你不見這不對，不能從另一方面去看？那後生若是健康，自然行得。但他是廢人。你要他何用？我是你父親。我必須護衛你不上自己的當。』

約里只是一雙淚眼對着他。

『爸爸，』她輕聲問道。『你不也是愛過母親？你不明白愛是甚麼？愛是一切。其餘都算不得甚麼。』

『愛，』他不高興的問道。『好罷，你就叫牠做愛。我懂得毛病就種在這糊塗的思想上。愛有時候能包含多量的糊塗。多量的糊塗！』說着走了。

林太太站着無可奈何的望着他。她深知實際上他已經不知愛是甚麼？只是她從沒有埋怨過。

約里與嚩西的問題幾個月來已是一種無聲的辯論。現在形於言語了，不斷的引出吵鬧。

這一切，約里都沒有告訴過嚩西。嚩西屢屢想着，不知林提摩太對他怎樣。有時候他問約里。約里只是靈敏的掩飾下去，所以他一點也不疑心。那專科醫生來看他的時候，他以為只是林先生的好意。

第十一章 改變

「再過六個月，想起現在就要好笑了，」約里上次說的。

嚩西多次，特別在喘的利害的晚上，就禱告，巴不得是這樣。

嚩西自從得病以後，就做起禱告來了。不是由於習慣，因為他以前全然不禱告了。現在病了，病人的禱告常是懇切的。

那位老牧師仍是他真的朋友。他常來看他。早不幾天他還告訴他聖經上的一句話：「要在患難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榮耀我。」

「今日是你的患難之日，嚩西。只有主能改變這日子。你要求告他。」

聖誕節前五日約里在風雪之中駕了汽車來看嚩西能下樓坐坐。他們兩個坐在暖和的壁爐旁邊談話。他們先談了一回病，與復原的希望，於是嚩西轉口談到那牧師和他所說的話上了。

嚩西談到這裏，約里認真的望了一望，只點了一點頭。她沒有說甚麼。宗教對於她是件陌生的事。她自小所受的教育是宗教是件可鄙夷的事。她父親常譏笑教會的人，名他們爲頭腦簡單受了騙的人，是假冒爲善的。她母親常與他辯論，只是她一回也沒有進過禮拜堂的門。所以約里心裏自小就沒有教會，很少想起過教會，以爲不過是多愁善感的一些人的團體。直到近來，她才留意看出嚩西家裏的人是基督徒，她不免心裏起了思想。如今聽嚩西也談起上帝來，這更使她着難，因爲她從前沒有聽見過他談這類的話。

嚩西自得病之後常想同她談這件事。他既深深的愛她，也願她明白這人生的真理。只是不知怎樣，總有些難於出口。

「他真是一位誠實的長者，」嚩西徐徐論那牧師道。「常一坐兩點鐘陪我談話。我自覺有些慚愧。我從前有些不願意見他。」

約里沒有懂到嚩西的話。

『甚麼？不願意見他？』

『你不曉得，他從前總是找我。我從前差不多離開了教會，還不是差不多，簡直的離開了。』

『哦，你家裏的人是教會的人，不是嗎？』

嚶西點了點頭。

我曉得伯蒂是的。去年暑假，她在我家的時候，我看她睡覺時做禱告。」她略頓了一頓，再問道，『你也信宗教？』

『我現在信了，』嚶西望着她驚異的神色誠摯的告訴她。

『你信這是真正的真理？』

『是，惟一的真理？』

『那麼，大多數的人怎麼不信呢？』

『只是無知。』

兩下都有些惴惴不安。約里想着，麥西現在的確改變了。兩下都靜默無聲，一種奇異的靜默無聲。

『我倒不曾想過你信宗教，麥西。』

他是注意的望着。

『那麼，這使你失望？』

『那倒不然。我只是以前不見你如此。』

『你所見得？』

麥西本知道是甚麼緣故，但是他要知道約里的立場，故依然問她。

『不過看你從前并不是這種形模，』約里振奮的說着。

『這種形模？』麥西笑着，『難道信宗教的人還有信宗教的形模？』

『可不是？』

麥西搖頭，微覺好笑的样子。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聽我說罷。你以爲是一個終日愁眉頓嘴，哀啼哭泣，手裏常拿着一本禱告文，自以爲比一切的罪人強，比一切的罪人聖潔，或是一個生染的悲觀派，一個終日以淚痕洗面，一個消滅快樂，一個對無論甚麼玩笑之事都懷疑態度，滿頭滿腦的陳舊思想，抵抗凡屬乎現代的新事，終日尤怨，終日嘆氣，從不說一句笑話。——你是不是以信宗教的人是這種形模？』

約里一聽這種有趣的描繪樂得不由的要笑。

『這無疑的是你的基督徒解。』麥西繼續說道。『但你這種古怪看法是何由而得的呢？大概是從反對宗教的人得的。從諷刺畫，從報章，雜誌，從小說，從無神派及其他反對宗教的著作上得的？可是我告訴你，約里，世界再沒有比這還假的。我固然知道有許多這種人，許多這種宗教的廢物，但這種人十分之九自己還沒有得到實在的宗教。他們的毛病不是別的，只是一種自以爲義的狂熱，但真正的基督徒不是這樣。真正的基督徒是知道自己的過失，而悔改的人，他們是快樂的，和善的，而充滿生氣的人。他們不

能不如如此。他們有最穩健，最清楚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他們的信仰能救他們脫離煩惱懼怕。信仰使他們有忍耐，有同情，有知識，有愛，他們的指望是無限的，甚至超過死亡之外。」

約里默想了片刻。

「可是你在大學從沒有到禮拜堂做過禮拜呀，嚩西，」她終於詰責他說，「你也從沒有告訴過我。」

「我應該告訴你，」他回道。「只是那時我自己也失落了信仰。這很容易失落——而且人若自己失落了信仰，就一定不願意對人講信仰。」他又停了一下，留心看約里。「你要曉得我并不是牧師，我只是要把我所知道的告訴你——你若要聽的話。你若要聽，我就歡喜。」

「自然願意聽，」她說着，一面點頭示意。「我要行你所行的。」
嚩西不由的笑她這話。

「那倒不是這樣說，約里。凡誠實人斷不因爲朋友信宗教，他也就信起來。」

「哦，我自然知道。宗教是要把世界變好些。」

「那也不是主要的思想。宗教的實在目的是指示你在世界怎樣生活，爲的要得上帝的喜悅，而且有把握，死後可到天上。」

「我實在願意。我父親不信甚麼來生，我却常信必有一位上帝——在宇宙間——」
她停了一下。「那不就夠了，嚜西？」

嚜西搖頭。

「爲甚麼不夠呢？你不要以我是過於認真呢。」

「我一點也不是這樣。只是你要認真，才能夠明白宗教，要認真才明白各樣的事。」

「那自然不錯。」

「這樣，我們就認真的談。我們先就談這一點。單信有一位上帝還不夠；因爲單信一點，不能引你到天上。」

她注目望着。

『這就似乎有些矛盾了。』

『我來證明這話。上帝在聖經上把自己給我們啓示了，指示我們應該怎樣認識他，服事他。你如今若說，一切所需的是我信在宇宙間有一位上帝，而不讀他把自己啓示我們的聖經，你就不認識真正的上帝是誰，更不能明白怎樣到天上去。到天上去的路只記在聖經上。』

約里立刻明白了他所說的。她說道，『這部聖經到底怎樣？很多的教授們，科學家，不是說聖經只是一部故事書嗎？』

『耶穌基督却告訴我們聖經是上帝的道，』麥西回道。『你願意信耶穌所說的，還是教授們，科學家所說的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約里想着。『差不多每一個教授，每一個科學家都有他自己的意見，不是嗎？』

「正是呢！」

「那我就情願信聖經。」

「我也就是情願信聖經。還有一層。你若說，你信聖經，你就得全信。你不能只把你脾胃的就信，不合的就不信。你得全信，因為聖經是上帝的道。」

「那自然是全信，」約里立加承認。

「那麼，」他繼續說道，「一個信聖經的人就得去研究聖經，求明白聖經的意思，而照着去實行。這就是要宗教的原因。這你就上了宗教的第一課，約里，」他微笑道。

「學到了？」

「可不是？」

兩個都笑起來了。他們先前所有難乎為情的地方現在全然烟消雲散了。約里還說以後再上第二課，並說以後她要去做禮拜，多學習一點，嚶西自然的歡喜，覺得一個人若是願意接受，是如何容易把真理教給他明白。

『我就是有點希奇爲甚麼做禮拜的人不多些，』約里又問着。

『那就是因爲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並不是如人所想像的那麼好。我且說點聖經的科學。第一個人並不是個猴子。他是照着上帝的樣式造的，但他離開了完全聖潔的境界，跑上了迷途。於是他的子孫都走上了這一條路。那就是我們能夠犯罪。我們生下來就有罪。所以聖經稱一個基督徒是「重生」的人。只生過一次的人眼睛是瞎的。他看不見上帝，也看不見教會。上帝的事在他看來是糊塗，愚拙。他因爲忙着要得世界的這樣那樣，就全然失去了這人生的第一件大事。』

約里仔細思量了片刻，說這倒像是真理。嚒西告訴她的確是真理。

『只是爲甚麼有的人先去做禮拜，以後却不去了呢？』約里又問道。

『你是說我罷？』嚒西帶差的說。『就是因爲懷疑，懷疑就是罪。』

『那麼你是說基督徒還有罪？』她驚訝的問。

『自然還是有罪。不要錯想他們是完全聖潔的人。若是基督徒自以爲到了完全境

界，他就只是假冒爲善的人。」

約里不明白了，她連連的搖頭。

『這就自相矛盾了。』

『別慌，這有說明。基督徒每日仍做錯事，因爲他們仍是人。但聖經告訴人基督爲人的錯處已在十字架上犧牲，償付了債。基督徒相信這事。這就叫做信仰。基督徒單藉着信才得稱爲義：他決不能靠自己稱義。這不是自己的功勞，乃是基督的功勞。這全是恩典。』

『原來如此！』約里吸了一口氣。『原來如此！』

麥西微笑了一笑，也答了一句『原來如此！』

兩個無聲的思量着。

『你怎樣再做起禮拜來了，你得告訴我，麥西。』

麥西停了一停。

『就是我這種情形，有充分的時間思想，』他莊重說道。『我才明白，我若不病，恐怕你和我就談不到宗教上去。身體健康的青年每每是不談這些事的。要有甚麼難處才可以提醒他們。』

廖西說着，眼轉望着窗外灰色的雲和潔白的雪片。只是他的心仍用在說話上。約里也留意的聽。

那日晚上我躺在醫院的床上，一身發熱，甚至連一個手指也舉不起來的時候，我就茫無把握似的。約里，你不知道，我真害怕。我大半的時候眼也不能睜，只是我一睜開的時候，就看見你坐在旁邊，急的不知所措的樣子。我一點也提不起我的精神，引不起我的力量。那時我明白我是何等軟弱，何等無法。忽然四周圍都黑了，一點也看不見了，雖然我竭力想睜開眼睛。那真是一件難受的事，約里。我一生也不能忘記。』

廖西說着，吐了一口氣，既見約里聽的有興，就再往下說將去。兩個都不覺得一下午過了，房子裏黑了上來。

「約里，人到了這種危急的時候，就想有甚麼實在的東西握着就好，沒有甚麼達觀的哲學能作用，哲學是自然的，我所遇的是超自然的；恐怖罩住了我的心，我不知道死後永遠的情形怎樣。我所能作的只是禱告上帝，全心全意倚靠他在耶穌裏面所施的恩典，緊緊的握住我幼小時的信仰。我這樣作的時候，恐怖立刻就沒有了。就在那一霎那間平安了。」

嚩西住了口，望着約里，約里也望着沒有轉眼，被嚩西望的甚至不好意思了。

「我這不是情感作用，」嚩西再說道。「別這麼想。我只是說我的經驗。那時我實在在不怕了。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件神蹟。你平日聽見人反對基督教，那只是他們的無知。我真是快樂，你若願意相信。」

嚩西的這一席話深深的感動了約里。約里正容的坐着，望着嚩西，十分的驚訝。房子裏快黑了，但沒有誰提起扭開電亮。

「嚩西，我告訴你罷，」約里忽然低聲說道。那日晚上你危險萬分之際，我曾禱

告，而你果然脫了危險。」

後來嚜西常記得她這幾句又懇切又真實的話。此時他母親恰好進來了。

『這是怎麼說？』老危里太太笑着說道。『兩個人坐在黑地裏——噤噤咕咕的。怎的不扭開電燈呢？』

約里立刻跳起來，笑道：

『我們就這麼坐談，談的連燈也忘了呢。』

『你就隨手扭開罷，』嚜西道。

電燈開了之後，談話的題目就改換了。約里提起了以前她父親送來看他病的醫生。但嚜西再沒有意思談他的氣喘，他說，有約里在他那裏，她就是個醫生。他們三個都笑了。恰好伯蒂也放了工回家，一路『哈哪』的進來了。她問了嚜西的好，又誇獎約里穿的一身好漂亮絨衣。

『今晚你在這裏吃飯，』伯蒂肯定的說道。

『那是自然的，』老危里太太忙附和着。

『我真忘了！』約里望窗外驚呼道。『我怕不能。天這麼晚了，我駕車來的，又下雪——』

他們都覺得不能。

嚶西道，『這種天氣，你原不應該出來。這是危險事，我好些請巴普送你回去。』

『那很不必，』約里知道巴普與她在一路的時候，常傷促不安。他仍是怕見她。『我車子上了鏈，不用怕的。』

老約翰也上來，留約里吃了飯去。約里仍是辭謝了。她不願意回家太晚，就是這一次來，她母親原不願意。

『你得留神，不然，你父親恐怕要全然不許你去的。你曉得他一定不願你雪中出門，』未來時，她母親會如此儆戒她。

『嚶西在等我呢，』她執意的回答她母親。

『那麼，好些搭火車去。』

約里又回道，『午車已經開了。我至少要與嚶西談三個鐘頭。時候似乎短的很，母親。』

嚶西如要十分明瞭約里的心意，他在晚上也要省去多少思慮，少耽誤多少睡。

『我到聖誕節再來，』約里動身應許道。『那時我也要帶母親來。』

『只是你一定要搭火車來，』嚶西如此囑咐，約里也答應了。

『可惜我不能送你回去，』約里站起來作別時，嚶西如此說。

『你不久就可以爲我駕車的。快了，嚶西，』他忽然彎下去親了一親嚶西的額，又略等了一等。嚶西望着她，明白了她的意思。『少陪，嚶西。』

她在路上，心裏感覺一種奇異的快樂。雪花不住的打在她車上，並在汽車的燈光前如萬點金珠玉屑飛舞着。使她這般快樂的是甚麼呢？

她覺得她從此再也不用爲嚶西掉淚，爲他的病擔憂。在這一個世界之上有一位上

帝，是愛他的兒女，常常保護他兒女的慈父。她現在認識了他，和他的獨生兒子耶穌基督，世界的救主。麥西和她談的何等有味！她一生還沒有聽見過這種談話。宗教的的確能振奮人，安慰人。她已不得告訴她父親。她在醫院的那晚在大難處之中曾轉向上帝，但以後願意不單是在難處之中要轉向上帝。她願意與麥西和麥西一家的人一樣。她想着麥西的老牧師所說的如何不錯——她駕着車一路這麼想着，心裏快樂至極。

路上因為天氣，汽車十分難走。車輪雖上了鏈，但仍是溜溜滑滑。那強悍的摩托時常打顫。約里雖一心謹慎駕車，但不由的仍想着她方才不久所發現的大而奇妙之事。

約里信主了。

第十一章 聖誕節

聖誕節的早晨，好似披着天使的羽翼帶着天上的和平喜樂寂靜無聲從黑夜中臨到了。可愛的冬日在滿鋪冰雪的大地之上散佈嬌艷的陽光。

廖西的房子裏溫暖舒適。他晚上睡得好，醒來即見一光耀美麗的小聖誕樹，是他母親和姊妹伯蒂一早偷着放進來的。樹上點的不是五色小電燈，乃是他幼年常見的小燭。火爐之內燒着松樹柴，滿房都是松樹的香味。

廖西欣賞之餘，一時閉着眼默想。他回憶着十餘年前的情景。回憶着幼年的聖誕節早晨——那些情景常歷歷在目。每逢聖誕節他總想起他的幼年時代。他母親似乎明白他的心理，因此給他預備了這一切。好一個親愛的母親！他想着在這些年中使她操了多小心，流了多少淚，不覺十分的懊悔。

甚麼事叫他撇下現在的聖誕節而回憶到幼年時代呢？這不單是他所記得的許多幼年

時代的快樂，也是一種心理上的狀態，而這種狀態却爲他以後的曲解與懷疑所奪了。但現在他明白了。他對基督教的信仰一恢復，這聖誕節也更有意義了。他躺在床上如此想着，心中不覺充滿了快感。

不久，他母親進來了。他張眼望着她笑了一笑。

「嚜西，你醒了？」

「醒了。」

她走過來，就他床上坐下。她那面色在早晨的日光中現出無限慈祥的樣子。

「今日聖誕節真是好天氣。你不要看看外面？太陽照在雪上，映的真好看。」

「母親，你太好了，」嚜西道。「我還沒有醒，是你把這聖誕樹偷着放進來的？」

他母親略笑了一笑。

「是，我們預備的。這樹好看不好看？」

「好看得很，就像早年的一樣？」

「不過買這些小燭很不容易。起來罷，嚜西。我要你看看外面。外面真好看。」
他們母子兩個走到窗前坐下，把窗外的各景打量了一回，各自默想着。忽然嚜西覺得母親的手按住了他的頭髮。

「你睡得好嗎，嚜西？」

「可不是？不能再好些。」

「那就很好。家裏現在無人。他們都去做早晨的禮拜去了。你聽見了禮拜堂打鐘沒有？」

「你怎麼沒有去？」

「哦，雪太深了，不好走。」

「怕還有緣故罷，」嚜西道。「你的意思是想陪我在家裏，對不對？你自然不明白我值不得你這麼照拂我。我想起我以前如何待你，我就覺得我卑下得很。」

他母親不好怎樣回答，只握住他的手，停了片刻說道，「你若真是卑下，我就不懂

約里怎的不斷的仍來看你，我就不懂。她今天又要來。她母親也來呢，聽說。」

他們一時各自默想。

「母親——我同約里談過了。」

「甚麼？」

「談做基督徒——就是前天她在這裏的時候。」

「哦，她怎麼說？」

「她歡喜，好像很受了感動。」

「我知道她是那種姑娘。她並不裝腔作勢。我早就知道。」

「這並不為難。我心裏好過，因為我已經對她談了。她也曾叫我很慚愧呢。問我從前怎麼不留心這樣的事。她說話爽直。可是她說的很對。」

「這都成了過去了，嚟西。」

「母親，」他緩緩的說道。「今天是聖誕節的早晨，我能夠應許你一件事：在這件

事上我再不叫你爲我擔心了。」

他母親轉過來，望着他灰白色的面；而他只見數滴歡樂之淚垂於她衰老的頰上。他伸手抱着她揉了幾下，笑道。

『你是我的聖誕禮物。我年年都有你，只是我就像瞎子，不明白，但這一個聖誕我完全明白你了。你就是我的禮物。』

麥西親了他母親，把臉在她臉上揉擦。此時毫無拘束的丟開一切成人的態度，成了她的一個小孩子；他母親十分歡喜。世界一切的裝做一切的拘泥也比不上這片時的情形。這並不是感情作用。這是愛，是能忍受痛苦挫折而不改笑容的愛。

他們聽見了禮拜堂的鐘聲。這鐘聲令老危里太太快樂的想着她兒子是一個基督徒了，因此她不由的要說，『哦，麥西，有時我想着近來這一切的難處無非是要助我們進入快樂之境呢。』

下午一輛黃色的汽車，輪上套着鍊，從有雪的街道上風馳電掣的來了，裏面是林太

太和約里，各人帶着紅色的紙包兒，面容爲冷氣侵的越現得嬌嫩。

『母親，你看，』約里伸着她帶了手套的手指指着麥西道，『這像有病的人？』

『我看不是，』林太太回道。『危里君，我這是實話，』麥西握住她手時，她再補上一句。

約里立忙低聲道，『十二萬分的多謝你送給我的紅玫瑰。真不敢當。你看！』她把衣上帶的三朶指給他看。

『我早看見了，』麥西道。『我頭一件就在找這些花。』

她蔚藍的眼釘了麥西一下。

『我們帶了些領帶送給你。』約里道。『有大紅的，油綠的，還有金黃的，和紫色的。』

『哦？就是天上的虹，我也要帶的，因爲是你送我的。』
約里笑了。

「還有，這一個大紙包兒我要你等我們走了之後才打開。這裏面是個極難看的照片。」

「你的照片？」

「你想還有誰的？」

「好極了。照片上寫了甚麼沒有？」

她先望了他一眼，然後甜蜜的點了一點頭。

「我可是急急要看看你所寫的呢。」

「我就只寫了「聖誕老人贈，」你現在別打開。」

「那我就不打開」麥西應許道。

這一個聖誕下午他們都過的快意。在一種快感之中一切苦楚困難似乎都不足介意了。麥西穿一身漂亮的衣，時而樓上時而樓下，談着笑着。若不是他灰白的面容與勉強振作精神，沒有人可想到他有甚麼病。

四點鐘之後約翰和巴普帶着家小來了。約翰有三個孩子，巴普有兩個。林太太立刻就來照拂這些小的。不久她就覺得她多年沒有享過這種天倫之樂了。她一想到她丈夫，聖誕節還是到他的辦公室去了。

『不得不去，』林先生簡切的回道。『有一件事要辦。再來，好好的照管生意到底強於坐在家中悶想今天是聖誕節。』

『你不能同我們到危里家去麼？』林太太道。『你去一下必然於你有益。你的立場也許會改變一點。』

林先生縐緊了眉。

『我能去，但我不願意去。你知道我對於那危里家立場怎樣。這種大雪天裏你要跑到那裏去，並且還在約里的這件無意識的事上助她的興，這真是可惜。』

『無意識？』林太太不服道。『你儘可這麼說，你不肯了解，這才是可惜呢。我倒情願在大雪天裏出去走走，強於一個人在家裏枯坐。』

她現在來了，她十分歡喜。

伯蒂曾留心叫麥西與約里私談一會。

她用計告訴約里道：『你不知道麥西還有一個聖誕樹在樓上呢。』

『當真？』約里立起身道，『那我得去看看。』

麥西也起身告罪，要上樓去把聖誕樹給約里看，衆人都答應了。

不過到了樓上，只大意的看了一回，就把這小小美麗的聖誕樹放下了。這是必然之事。

麥西站着眼睛只望約里，約里也只轉望麥西。

『怎麼了？』

『聖誕節，』麥西頗莊重的道。

『就是。真是好節。』

『事情如果不同一點，就——』

「會不同的，別着急。」

嚜西吸了一口氣。

「今天——這一個禮拜——都好。只是常發——」

「以後快會好的。」約里說了一句，想了一想，又說道，「恐怕今天不應該下樓去。」

嚜西苦笑着。

「我不能只在這斗室裏接待我的賓客呢。」

「我倒喜歡在樓上些，」約里嘻笑的說。

「真的？」

「你知道是真的」約里說着，一望嚜西，現着十分莊重的樣子。

嚜西拿住了約里的手緊緊的一握。約里低了頭，把眼睛向上翻着釘他。約里忍了一口氣似乎要說話，但沒有說出來。

『你有甚麼話要說，快說出來，』麥西追逼着。

『我說話只是實意，』約里吃他望的臉略紅了，『而你好像總以我是假意。』

『約里，我從不疑惑你。』

『我怕未必。』

『約里！』

約里望着麥西，一種嬌艷勝於他胸前的玫瑰。他也看見約里的呼吸緊張，握在他手裏的小手也漸漸緊了。只是他心裏常有一種觀念，叫他自持。他既仍是個病人——

他盡力掙扎着放下約里的手，並按下自己的思想。

約里打着悶葫蘆了。麥西突然轉過身去，尤使她不解。等到他再回過臉來，約里一見，却吃了一驚，因為他的臉非常慘白。

『麥西，怎麼了？』

『甚麼？』麥西自己不明白。

『你臉白的很。你好些坐下罷。』

她就扶着嚩西坐下。嚩西想着約里倒不明白她那輕柔的一扶反一時更叫他心裏難過。

『沒有甚麼呢，約里。別發急。』嚩西裝笑的說着。

『可是你臉色的確很白。』

『真的？不理牠罷。』嚩西避開她那發急的視線。她不明白罷？『我拿我的禮物給你瞧，好嗎？』

嚩西說着，一件一件指給約里看，只是竭力不使自己的手指顫震。領帶，襪子，銀製的香煙盒，手巾，袖扣，修面的刀片，用精致的玻璃盒盛着的新牙刷，上面還刻有他的名字……許許多多的東西擺上一桌。

他們一一看了一回，胡亂談了一回，約里忽然告訴嚩西，『哦——我要告訴你——我們今日一早去做了黎明禮拜，母親和我。』

麥西望着她，回了一句他很歡喜。她明白麥西是真歡喜。

『我把你上個禮拜告訴我的，都說給我母親聽了。也告訴了父親。母親喜歡聽；父親只是笑我。遇了這樣的人，你怎辦，麥西？』

麥西想了一想。

『就像我母親待我的法子——一面勸，一面禱告，求主打破他這種剛硬的意志。』約里聽見，就笑他這話。

『別笑，我這是實話，』麥西認真的說道。『一個人若定了主意不信宗教，那就只有這一個法子應付他。我們不能作甚麼，因為我們遇到了這種事，實在軟弱無能。』

約里忙改變談話的題目，她怕麥西再問起她父親的事。其餘的時候他們談的是大學的事。

麥西從她的話裏知道她在交際場中何等有名。許多青年，健康強壯——又有錢——一定注意她。這一個思想常盤旋於他的腦海。

後來老危里約翰上樓來，報告聖誕大餐已經預備好了。

『你看，』老約翰瞬着眼睛笑道，『我這回說的不錯罷，是大餐，不是便餐呢。』

餐桌上人人吃的高興。危里太太辦的很豐盛。一隻大火雞烤的黃黃的又香又嫩。老約翰力辭不掉，只得就了主人的一席，司分菜之事。他那粗笨的模樣愈加添興趣，因為他一點也不矯揉造作。連約翰和巴普，兄弟兩個，在約里面前也較平日相見好過了一些。

飯後，伯蒂彈着鋼琴，其餘的人唱那些常唱的聖誕詩。約里也跟着唱她以前從未唱過的詩。林太太坐着安靜的聽，覺得這種生活實在高尙快樂。

麥西站在鋼琴旁聽約里唱。她用婉轉的歌喉唱那快人心意的歌曲，真叫他感覺非常的快樂。他看見了約里的兩頰略有紅暈，眼裏也微露嬌羞的光芒。麥西却目不轉睛的望着，約里有時也回眸一笑，兩人一時都如在甜蜜的夢境。只是麥西想着他要像別的青年一樣，就完全了！

這一個光明快樂的下午和晚上在他看來過的似乎太快了。九點鐘約里和她母親動身回家的時候，約里低聲告訴麥西道，『我不久再來。』

『多久呢？』麥西要知道一定，并緊緊握住她的手不放。

『快得很，』約里道，『我甚麼時候得空，甚麼時候就來。』

麥西却道，『那我總不會說你來的太早了。』

第十三章 病中消閒

聖誕節一時會改變嚜西日常單調的生活與病魔的纏擾。在節期中他略忘記了疾病，只有他獨自與約里私談的時候，他總想着他是病人。

但現在聖誕節過了，日常的舊生活已恢復原狀，地上的冰雪消化了，淒風楚雨的天氣已經臨到。這一切更使有病的人增加愁悶。

正如約里所慮的，假期中人來人往熱鬧的情形果然使嚜西愈覺難過。嚜西一連幾夜咳的轉氣不來，形容日見消瘦。這使他又感到煩燥，或因煩燥而有悲觀絕望之念。難道這害病的生活永無盡期？

聖誕節所留下的遺蹟似乎只有約里送他的那相片高高的站在他鏡臺上，時時得見。這是約里的一個大側面像，顯出高高的美麗的鼻，豐滿的天庭與嬌嫩的面龐。相上題着仍帶女兒氣書法的『你親愛的約里贈』數字。這照片有時似乎給予他悶損的心靈一種安

慰，給予他一個愛情，真實，與永不失信的把握。但有時又似乎對着他咳嗽不止長吁短嘆的人表示譏諷。約里那仰着的極有興致的頭與朝上望着的光耀的眼似乎在望着一個將來遠大快樂的黃金時代。他自己的將來却是縹緲無定。坦坦白白的說，在這一黃金時代中未必無他的分。有時他的希望高漲如崇山聳翠，滿目光明，但有時，特別是精神疲頓，或咳嗽轉劇睡眠不足的夜裏，他的希望又縮而復縮以至於全成泡影。

在這種情景之中任何人都難在人前仍表樂觀的笑容，而不露心中的煩悶。但嘜西總力自振作，還沒有人，甚至連他常見的母親，也沒有見過他有甚麼抑鬱不樂的容貌。

他一次聽他母親低聲告訴別人道，「嘜西真算勇。我每次進他房子裏，他總是笑容見我。」

但嘜西每每自問，不知他的勇氣到底怎樣。他記得他從前——沒有遇困難——是最能自持的青年。但現在能自己實實在在的這樣說罷？

他曾研究哲學，但現在哲學於他似乎全然不能滿意。他處這種逆境哲學並不能改善

他的境況。他現實的景況如此千真萬確，如此轄制人。在這種時候一切既不着用，哲學亦自無用。

因此嘜西在那困於斗室度日如年的冬季，只有轉向上帝，求他的援助。因他轉向上帝，才有能力，希望，才有樂觀與歡笑的容色。

他平時很信任他姊妹伯蒂，常與她傾心吐膽談他的種種疑懼。

一次他精神很懊喪的時候，強作笑容對她說道：『我深望這件事早解決了就好了。這麼拖延下去，決不是辦法。』

『你這說的到底是甚麼事，嘜西？』伯蒂詰責着。

『約里的事。我已經仔細思量過。她不應該這樣。我知道她是好意，仍守着我不放手——只是她若早放手了，我心裏還安些，我也同她說過，只是——』

『說過甚麼？』

『如果終久要撒手，——』

『你這說的很糊塗。你坐着無事，就會有這些瞎想。難道你就這麼病一輩子？』

『那倒不是。』

『你要不，就別瞎想約里是爲你犧牲。她若不是真正的看中了你，她也就不得這麼死不放手。女孩兒並不是像你想的一樣，就是些能真正捨己愛人的天使。一講到愛情的時候，那怕是最高尚的女子，也總免不了幾分自私自利的心。我要是愛一個人，也不會同她一樣？我希望這話至少可稍微幫助你放心一點。』

伯蒂是一個性情可愛的女子，她這種一片體貼入微的話更令嚩西心悅誠服。她這幾句話安慰了嚩西不少。

一日伯蒂又對他說道：『這一切毛病都在你太閒，太想多了。一個人只要多想幾回，就是把白的當作黑的都是可有的事。你除了看書之外，不能作點兒別的？等我來想想。』

因伯蒂的主意，嚩西再幹起從前的一件玩意兒來了，就是繪圖。不是繪山水，乃是

繪機器上的齒輪，圓柱，此連彼接，絲毫不爽，他閒着，就緩緩的繪，心有所用，就如從前胡思亂想了。

只是嚜西若會疑到林提摩太對於他的態度怎樣，他的事情就更嚴重了。因為林先生近來對於約里常來看嚜西的事更不耐煩了。

『我會想過這件瓦勒的公案，』一天林先生在家裏對約里開始說道。

『他姓危里，不是瓦勒，』約里忙改正她父親的話。『爸爸我怕你在故意要說錯。』這越發激動了林先生的氣。

『好，是危里，』林先生道。『反正這沒有關係。有關係的是這件事延的太長了，必須做父親的來幫着考慮一下。你年輕，你大概明白老練的頭腦比你的要可靠一點。』

『那自然不錯，』約里回道。『可是這件事不同，爸爸。』

『不同？自然，這是不幸。我同你一樣，也是爲危里嚜西可惜。但這仍於事無補。他病了差不多大半年了。這是事實，你不能抹煞。』

『我說過，他差不多好了，』約里有氣的回道。『爸爸，你不能給他一個機會？』
『差不多，可是沒有全好，那個專科醫生似乎也沒有辦法。』

『你聽我說罷，』林太太從旁說道，『不要這樣！頂好不提起這事。提起來太叫人難過。』

『誰要叫人難過，』林先生道。『只要約里肯用點常識——』

『我沒有甚麼不肯，只是我決不放下嚙西，』約里辭意堅決的說。『連想也不會想到這上頭去。決不會！』

約里的父親怒眼望着她也堅決的回道。『約里，我要告訴你這一句話。他要長是個有病的廢人，我決不許你嫁他。』

『爸爸！』約里氣得無可奈何的說道，『別常用那種咒人的字眼，好嗎！』

『這個形容字用得着麼？』林先生回了一句，約里不再回答，一場辯論告了結束。晚上林太太勸她丈夫道，『我不是說過，不提起這事？這是約里的樂趣呢。』

『這種樂趣可就古怪，一生守着一個病人，我不知樂趣何在，沒有人敢說那個人的病會好。那專科醫生說要好才可以上算。他那病情特別。約里只是糊塗，而你更幫着她糊塗。』

林太太不願同他辯論，他不明白婚姻是以愛爲先，這使林太太心裏難過。

她說：『就請你不提起這件事。這會有個自然的。你不用着急。』

『我倒看不出來，』林先生說。『必要有人出來糾正一下。』

次日林先生愈有氣了，他要立刻停止這件事。

『這是一件最無意識的事。不管牠是愛不是愛。只是清清楚楚的發昏。無病的爲有病的去受罪。凡稍有一點常識的人就看得出來。只有兩個女人，打定主意要情感用事，不讓理智作主，就沒有法子。』

約里的憂慮逐漸加深，心裏到了差不多要絕望之境。只是她沒有表露出來。

『爸爸，你不用着急，』她緩緩的告訴她父親道。『要是醫生不能，上帝却有法

子。麥西是一個基督徒呢。」

她這話近來同她父親說了幾次了，每說一次，她父親扶正眼鏡驚奇的望她，好像沒有聽清楚她的話。每說一次，就發生一次辯論。

「我倒情願信醫生，」他搶白着。

「哦，我知道，」約里回道。「你聽我說，爸爸，」她走近些，「你不是常吃助消化的丸藥麼？」

「這怎麼說？」

「我的意思是，你只要信聖經像你信那些丸藥兒一樣，你都會得牠的好處。禮拜堂裏的牧師說，人若不肯信聖經的話，他就沒有法子把真理指示他看——對於這種人簡直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哈！」他假笑着。

但約里繼續道。

『你願意聽那些占星學的演講，你信星宿可定你一生和你生意的吉凶。占星的人告訴你占星學是真理，你就相信。而你卻說，「我不能信聖經這種古時迷信的東西。」這似乎有點不一致罷。』

林太太聽見笑起來了。

『約里的話不錯，』林太太道，『要講古代的迷信，占星學就真可算得是一種。占星學從來沒有甚麼用處。但聖經會把野蠻的人變成有同情的人，把吃人的人變成文明人。你應該信聖經才是。』

『你自己也該信呢，』林先生咆哮着。

『我怎麼不信，』她回道。

『可是我沒有見過你去禮拜，』林先生仍不服。『你只去了一次，就是聖誕節的早晨。』

『一個人信聖經，不一定在乎做禮拜呢。』

『那是廢話！』林先生陡然生氣來了。『別來哄我。好一個推諉的話。約里，你看是不是。你怎麼說？』轉問他女兒。

『你要是信聖經，你一定要去做禮拜，』約里很溫和的說。『你做禮拜是聽上帝的道，是敬拜他。你若要做基督徒，你就會做，不會說我應該做。』她說着，對她母親甜蜜的笑着，因為他們近來多談了基督教。

『這就對哪！』林先生對林太太得意的說了這一句，就立刻轉對約里道，『約里，我不要再跟你母親談這些話！她若選了不去做禮拜，那是她的事。』

『我明白的，爸爸，但你以為人所選的常是最好的？』

『約里，』林太太搖頭，叫約里不再往下說。

『對哪，這就很夠了！』林先生咆哮着。『約里！這是使你到今日這步田地的另一個原因。那些人——那個危里摩西——勾引你信做禮拜這件無意識的事。我告訴你，我一點也看不上這班自以為聖的人。他們比別人一點也不得好些。』

『誰說他們比別人好些？』約里站起來正色說道。『爸爸，我們說話要公允。基督徒，若是真基督徒，就曉得他們是跟別人一樣的軟弱。這正是他們要去做禮拜的緣故。去做禮拜就是去求上帝的恩典和赦免。那些自以為聖的人只是自是自義假冒爲善的人，并不是甚麼基督徒。我已經發現了這個事實。』

父親母親都望着他們這好看的女兒，一時不覺語塞。約里明媚的眼也放着光芒轉望着他們。

『我倒不想我們這容易受衝動的女兒在大學的禮拜堂裏學了這麼多道理呢，』林先生裝作鎮定的神色告訴林太太。

『這正是我去聽道的理由，』約里正色回答他父親。

約里的婚事不能不引起爭吵。林先生天性就是喜歡人聽他的指揮。不然，他就要生氣。其實這也難以怪他，因爲他生理上構造如此。

『那個甚麼危里麥西簡直鬧的我們家裏天翻地覆了』林先生怒不可遏的吼道。『我

得制止這件事。我等的夠了。我不得讓我這獨生的女兒永遠執迷不悟。」

約里所慮的倒不是嚜西的病，而是他父親的反對。她明白她父親如鐵一般的意志，要是再不依他，他會急躁起來。她怕他快要不許她再見嚜西。

但以後事情更有糟到她意想不到的。

林先生每次生氣的時候，林太太總尖刻的駁他。

「這是對待你一個獨生女兒的樣子？」林太太詰責他。「不知你心裏是怎樣想的？」

「難道我還錯了，」林先生吼道，「不該照拂她，救她脫離——？」

「脫離甚麼？」林太太逼着道。「我說過，危里君還只廿五歲。他的機會還多呢。」

約里也還是個孩子。兩個都是年輕輕裏的。何必爲他們這麼着急，把件不要緊的事化爲一個天掉下來的大事呢？」

「我明白你也是看上了那個年輕的廢物，」林先生如此懷她。

「我的確喜歡他，」林太太承認道。「他是個很好的青年，出自於很好的家庭。像

危里這一家人的并不很多。我仔細的考察過。」

「你考察過？我怕就是因為他們是基督徒罷？」

「那我不知道。也許是的。但不管是與不是，他們一家人的確不錯。」

林先生只是一疊連聲的說「廢話，廢話；」他忘記了從前他自己也說過危里一家是好人。

約里呢，仍不顧父親的臉色，照常來見嚩西。

嚩西也正要她時常來和他談心。他雖不知約里的父親大有悔婚之意。而常怕約里不能耐煩的等着。約里一切的好意，一切的溫慰，都不能使他忘記他的病。

「約里，」他無數次向約里說明，「我要你坦坦白白的。我們必須直率。我仍是不好——」

「別這麼反反覆覆的，」約里每每這樣回答他。「我曉得你又說到那上頭去了。就請你不說。我不是同你說過無數次，要你不說嗎？」

『不過不得不說呢。』

『十分不必，』約里微不耐煩的說。『你若不住的說，就是你有我不要我這個人。』

『約里！那豈有此理！只是你不明白——，』

『只是你又明白？』約里忙反駁道，『你明白這與我的關係？』

『若是這麼長久拖延下去又怎樣呢？』

『我不問牠多久。』

『只是你聽我說罷。』

『我不會聽。我已經請你不說。現在再說一次，請你不說。』

她說着，又親密如舊了，握住麥西的手摸撫着。兩個的頭接近了，約里仰面就着麥西，麥西只是望着。兩個很甜蜜的望了片刻才能。

『以後，我再不說了，約里，』麥西低聲的說。

『哦，麥西，』約里突然向麥西耳邊說道『決不會拖延。決不會。上帝快改變這種

情形。我爲你禱告。」

嚩西連連點頭。這話出自約里口中，他覺得又奇異又甜蜜。

『我們必須要有信心，』嚩西再說了一句。

平常，青年人雖有堅定的信心，也是口裏不說的。只有不得已時，他們才露於言語。嚩西與約里正是這樣。嚩西很受了苦，約里呢，除了她不能告人的隱痛外，還同着嚩西受了苦。但現在他們一說到這在人的一切軟弱之上的事，一時不覺都轉悲爲喜了。

兩個略靜默一會之後，嚩西微笑着對約里說道，『正式的基督徒了阿。你常做禮拜？』

『可不是？』

『常做？』

『就是。不像你從前那種基督徒呢！』約里用手指着他。

嚩西承認這話，但仍望着她。

『你以為我斷不會做基督徒，』約里追問着。

『我的確沒有想到你會，約里。』

『可是我竟做了。簡單得很——只要你不裝大，我可以證明我所學的。你就考問考問我。』

『行得，』麥西笑着贊成道。他略想了一想，想難住她。『第一個問題是：為甚麼要做基督徒？』

約里先思索了一下，想找一個簡截扼要的答覆。

『因為人生最要緊的，就是要得一種完美而永遠的生命。』

『不錯，不錯。再，基督徒是甚麼？』

『簡單得很。基督徒就是一個信耶穌基督的人。』

『信他是甚麼？』

『信他是上帝所差來的救主，引我們回到他那裏去的。』

「爲甚麼是救主？」

「救我們脫離罪惡。使我們與上帝隔絕的是罪，是不是？」

「這樣，人若要回到上帝那裏，就要絕對的信救主？」

「絕對的信。」

「人就未必自己沒有方法救自己，譬如做好人，行事爲人不越規犯矩，講愛，講和平，服務人羣——一言以蔽之，凡事盡心盡力而行，不就夠了嗎？」

「不夠。」

「爲甚麼？」

「因爲人是有罪的。上帝是聖潔的。他不要人有罪，而人不能靠行善脫離罪。」

「那麼，你得說明脫離罪的惟一方法是甚麼。」

「藉着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爲人得到了赦罪之恩。誰相信，誰就可以得這恩典。人
人可以得。只要人以信接受。這全是恩典，不是我們自己配得的。」

『不配？譬如人因愛人而施捨？就不配得甚麼好處？』

『還是不配，先生。』

『那麼你就得說明，女士！』

約里嘆了一聲氣，彷彿不知如何答覆。

『有了。在宗教上我們不能用「配得」這兩個字。只有一件我們配得。那就是只配爲上帝所丟棄，因爲我們的心只是自私自利，糟透了的。一個不信基督的人，就是行點善事，爲的不是求自己的喜悅，也是爲求人的喜悅。但基督徒行善事，就是求上帝喜悅，證明他信基督，而不是希望上帝要報答他甚麼。嘜西，你可難我不住。我在宗教上有我的把握了。』說到這裏，約里聳着鼻子笑他道，『這清楚罷，考試先生？』

『清楚得很，』嘜西因見她這種熱情，得意的回道。『倒看你不出，做教友還只幾個月就得到了純正的真理。』

冬季的日子過的似乎很慢。每逢約里來了的時候，嘜西就覺得好過，也少有疑慮。

但約里走了之後，等她的信時，又疑雲滿佈了。她在想甚麼？她在作甚麼？她爲着他這種時好時壞的病況未必不暗自感嘆？她在那裏交新朋友？另有喜歡她的人？他若有意要斷絕，又如何能怪她呢？若是她遇着了更滿意的，事情會怎樣呢？但他想到這裏，就不願再朝下想了。他常自己想着，像他這樣的情形決沒有人還全心全意講愛的。

他的這件事也叫他一家的人都不安，他們都爲他擔心，他們只望着春天快來。春天一來，有一番新的氣象。

伯蒂總是用她那種機警的話安慰他。有時約里若沒有信來，或是沒有打電話來，伯蒂總是爲他解慰。

『我總不先打電話找她，』嚶西有時很正經的說。『我要給她機會，隨時可與我分手，我應該不使她着難，這是我應有的本分，你不明白，我沒有權利——』

『你那繪圖的木板放到那裏去了？』伯蒂立刻問道。『你那古裏古怪的輪盤繪好了？你快去給我繪完。你又太閒了。難怪又發起呆氣來。快繪圖去。』

因此嚙西每日繪了又繪，完了一張，又另繪一張，只好如此消愁遣悶。

「這個可叫我打悶葫蘆了，」巴普見了他這滿紙大輪套小輪的怪圖搔着頭皮叫道。

「我自然喜歡玩摩托一類的把戲，可是你那紙上繪的，我看了就是希拉文了。你這到底是個甚麼玩意兒？」

「這是幾何。我正在算這個弧形的長度。」

「算出來有甚麼用？」

「好繪成這一個圖呢。」

「圖又有甚麼用處？」

「這是一個機器。」

「做甚麼的機器？」

「差不多甚麼東西都可以做。做香腸也可以的，你要喜歡的話。」

「香腸我倒喜歡，」巴普笑道，「見了數學我可有點昏頭。」

「那麼你喜歡你那香腸罷。」

巴普以爲這類玩笑的談話有益於他兄弟嘜西，所以見了嘜西，總是同他湊幾句。

「那圖畫也許有用處呢，」約翰誠實實告訴巴普道。「如今世界只要打得幾個圖樣，就是機會呢。」

「你怎麼知道我是個打圖樣的？」嘜西問着。

「我只是揣想，」約翰回道。「我曉得你的用意。你不是仍在進行林記造冰公司的
那件事？」

「不一定。」

巴普忙對約翰使眼色，要他不說，但約翰沒有見到。

「那位林老闆應該早告訴你呢，」約翰仍懵懂的說。

「大概他很忙罷。」

「很忙？他既知道他女兒是你最好的朋友，他對你不應該有所——」

「我們走罷，」巴普忙喊他道。「回店裏作事去，事情很多呢。」

「我去幫你們忙好麼？我實在休息的夠了，」麥西如此對他兩個哥哥說。

「那不要緊的，」巴普搖手道。「你好些在家裏繪完你那部做香腸的機器。你要做好了，我們就感情不淺。」

巴普約翰，兩個出屋之後，巴普道，「你說話真忘形了。你怎麼要問麥西那些話，叫他難過呢？你要等他先養息好了，才可以談他以後的工作。你想他自己還不在朝思暮想的籌劃？我們要使他少想一點，才能好好的養息。」巴普說到這裏略停了一停，再問他道，「約里簡直沒有提起過？」

約翰聳了聳肩回道：

「我怎麼知道？她若說了，我們沒有不知道的。可是我簡直沒有聽見說過。我看這事有些奇怪。」

第十四章 疑團

枯燥的冬天終於過了。那寒天凍地暗淡不明的日子已隨二月而去。三月的天氣已較溫暖，但病人仍蜷居室中，受不住室外颯颯的寒風。

「病人！」老約翰一日見了他兒子麥西笑道，「一點也不像病人了。我敢說，你這病真好了。」

麥西的病的確好了許多。約里一次打電話來問的時候，他母親喜的回道！

「……他現在好多了。春天一來就要好齊全的……」

「那就很好，」約里回道。「請你叫他來說一句話好麼？」

「好的，」只是危里太太喜的忘了是長途電話。

麥西咳嗽的時候的確減了。許多晚上他安然的睡覺，沒有咳過一聲，好像已全好了。只是間常發一回兩回，叫他仍想着有病。

「差不多，只是沒有全好，」林先生仍帶着不信的模樣對約里道。「你聽我說罷，我再給你一個月的期。若再不好，這件荒唐的事就此爲止。你不曉得這件事鬧了差不多一個對年了。記得就只一月！」

約里聽了，只不做聲。她曉得父親是不會聽的，她只是盼望嚶西快好。

三月的寒風已吹夠了，到四月天氣已大暖和。荒涼的大地開始改換面目。山上殘雪已經消盡，草樹已略有綠意。天色漸漸清明，早春的花已獻出牠們鮮艷的裝飾和芬芳的香氣。溫暖的春風把力量生命帶回大地了。

嚶西此時能出外了。這於他十分有益。他一日一日漸見強壯了。新鮮的空氣直入他血中。他喜歡坐在樹下繪圖，常對着無限的春光不覺精神舒暢了許多，光明的將來似乎活躍在他面前了。

但是嚶西不是常作空想的人。他一覺強壯一點，就去幫他的幾個哥哥作些零星不大費氣力的工作。他對於修整摩托的事現在感覺興趣些。他因長期的疾病眼界似乎不同

了。

他父親常勸他小心，因為他曉得他兒子要養息很久才能完全復原。

「做事的時候多呢。先要完全蓄好。這些工夫是可以等的。但你得多用時候把身體蓄好。」

「你以為我無力，爸爸。」嘜西回道。「我就舉這車輪給你看。」

嘜西舉是舉起來了，只是吃力得很。

「好極了，」他父親喝彩道。「本領不差！」

在汽車間儘裏面巴普約翰弟兄倆正在談嘜西的事。

「自然，他好不很快。這是急不得的，急不得的！你要記得他病了這麼久呢，」巴普對約翰如此說。

「只是也應該快些，現在又不多咳嗽了，又沒有別的病症，怎的面色仍不好呢？」約翰問。

「醫生幾時見過他，你記得麼？」

「大概三個禮拜之前。醫生說病是會好的。」

「那麼，你爲甚麼不放心呢？我勸你安心做你的事。」

「我并非不放心，我只是這麼想，因爲嚙西吃的飲食好，又有人服事，又不必爲他的女人擔心，還有甚麼不如意呢？」

巴普笑了。

「不爲他女人擔心，這是你說的？他不按時接他女人信的時候，他就不樂了。這就表明你的見識。你不曉得一個好人沒有和女人結婚以前還免不了擔心呢？」

「只是她不是態度鮮明？」

「我和你都明白。旁人也明白。只是我和你想的不是一個病人所想的。他看這件事常是可起變化的。」

「只是——」

「罷了，約翰，」巴普不待他說完，攔住他道。「你別把這件事看的太嚴重了。嚶西會好的。只要等到夏天的時候。」

危里太太和伯蒂也這麼說——只要等到夏天的時候。

「日光空氣就是他的補藥，」伯蒂道。「他這好幾個月都閉在屋子裏，叫他臉色如何不白呢。」

危里太太相信他好的慢只是咳嗽的緣故。現在咳嗽差不多好了，就別無可慮了。

「多吃新鮮雞蛋，牛奶，牛肉，蔬菜，加以適當的運動，就自然會好的，」危里太太道。「他也隨時可以到外面去散心。只是我要告訴爸爸，不叫他多往汽車間去。」

平常嚶西多到山上那棵大橡樹下看書，并回約里的信。只是近來約里的信來的沒有以前勤密。

「哦，要不是那些信！」伯蒂對她母親說道。「信不來的時候，他就垂頭喪氣的，信一來了，他就一團的興頭了。」

「願上帝因那些信賜福給他，」危里太太滿具熱情的回道。「嚻西很需要她才得復原呢。」

「可不是？只是我每次得安慰他半天，」伯蒂道。「每一封信來，他就害怕沒有第二封了。他現在正難過呢。約里一個整月沒有來過。一個整月！這自然難受！但他不懂一個在大學的女學生怎樣的忙迫呢。」

「他自然有些不合情理，」危里太太用體諒的語氣承認道。「只是兩個青年人不在一起的時候常是如此的，何況這一個還在病中呢。你得體諒他這一點，伯蒂。」

「我自然體諒他。我常常寬慰他。只是你看這不是糊塗？他應該認得約里了。她是誠心誠意。」

「約里自然是很好的，」這老太太柔和的說道。「我看，不管以後的事怎樣，約里斷不會叫嚻西失望。」

伯蒂也以約里不會如此。

「麥西自己應該知道呢。她雖然年輕，却的確忠實。學校裏還少了好男子？」

伯蒂嘆了一口氣再說道，「自然他們兩個是真正的愛。遇了這種情形，十件之中有九件一定不能長久的。我要遇這樣的人，我自己也會嫁他呢。」

危里太太眼望着她這惟一未嫁的女兒微笑了。伯蒂沒有不該出嫁的理由，她生的又美麗又聰明。

「你一定要找到一個如意郎的，伯蒂。」

不少的少年想得伯蒂，只是都不稱她的意。城裏的人說她擇人太苛，恐怕以後要獨身而終的。只是伯蒂的意思要等着遇到了相當的人才嫁，因為她看婚姻應是終身快樂的結合。說到底全是她個人的事。

四月快又過了，只是在麥西眼中事情發展的有些可怪。約里還是四月三日來了信的，她在信上說了她六個禮拜如何不能來看他。她就很忙，說是沒工夫來。現在四月將過，她再沒有寫過信，更奇怪的，也沒有打過一回電話。

七個禮拜一共只寫了一回信，一次也沒來過電話。再兩個月沒有來過。

「她不是說很忙麼？」伯蒂告訴麥西道。「她一定是忙。我怕你對於一個很忙的大學女生只是過於苛求了一點。」

「我一點也不求她甚麼。我沒有權利求她的——」麥西的話說的頗重。

「這就是笑話了！你求的太多呢。她是來的太多，寫的太多，把你縱容慣了，倒是真的。這就是全毛病的根子。」

「兩個月，」麥西再說道。「伯蒂，我不明白——末了來的那封信沒有從前那種熱情。」

「哦，這是廢話！你若怕，怎麼不打個電話問一問呢？」

麥西只是搖頭。

「我不願先找她，伯蒂。她恐怕不願我打電話找她。我不要使她爲難——」

「這說的夠了。麥西，我實在不耐你的煩了！別再說這話好麼？」

『可以的，伯蒂，』他無趣的說道。『我怕我在這屋裏是一個討厭的人。』

『你是有些討厭，』伯蒂道。『你若常是這樣，我一點也不爲你可惜。』

實際上，伯蒂的話只是寬慰嚜西的。她自己心裏也有了一點疑慮。兩個月了！發生了甚麼事故？約里平常並不是這樣。

嚜西的病雖漸就痊癒，而疑慮卻增加了。約里若起了變化，却正是病已較好的時候！他自然能打電話去找她，但他知道病要全好還須很多日子，因此他覺得不好先去找她，若先找她，未免不丈夫了。

再來，他又想到，約里近來對他的愛恐怕已經變成了一種憐惜之意，因此他愈不想先去找她說話。還有第三種緣故是約里從前會很體諒他，他現在也應該體諒約里，只是體諒到了痛苦的時候。她就是要另覓所歡，也不應怪她。

只是他自己一方面覺得十分難過。以後又過了一個禮拜約里仍是音信全無。從前光華燦爛的天際現在却多爲疑雲掩蓋了。

第十五章 停戰紀念

「嚜西，來了長途電話，」伯蒂大受震奮的說道。「是約里！」

嚜西接住話筒，就像餓了大半日的人才見了吃飯的刀又一樣。伯蒂知趣，自行退出室外。

「哈哪，約里。」

「哈哪，嚜西」——緊張的停了一下。「是我。」

「聽見了。——約里，我這些時在奇怪爲甚麼不打電話來呢。」

「你爲甚麼不打電話給我呢？」

「——」

「爲甚麼不打？」她催逼着。

嚜西不能明說他不打的理由，他更是不願意說。

『我就是沒有打。』他說了這一句，立刻咽住了。

『就是沒有？』——停了一停——『你想我喜歡這樣！』

他趕快改變了談話的題目。

『你人好麼？』

『你人好麼？』

『多謝，好多了。現在一天一天的好了。』

『那就很好。我很歡喜。我』——他聽見約里吸了一口氣——『我本來要來看你，

只是沒工夫，我真是忙極了，你沒有望我罷，嚩西？』

嚩西心爲之一冷。他咽住了。

『那倒沒有——你若是不得閒——不要緊的，約里。』

『我這一個禮拜，恐怕要連下一個禮拜也不能來，你不得失望罷？你不曉得，

我——』

『不要緊的，約里。』

『我沒有聽清楚。』

『我說，不要緊的。』

『你的聲音特別，這怎麼說？』

他也以約里的聲音與平日不同，只是他力持鎮定，笑了。

『你怎麼見得，約里？』

『說實話，我若不能夠來，你真以為不要緊麼？』

『你何所見得我以為要緊呢？』

『我是說你喜不喜歡我來。你甚至連電話也不打個給我。』

『你不是說你很忙麼？』

『我的確很忙！只是你聽罷！』

『你說罷。』

『我不要你以爲我是不願意來，嚶西！』

『哦，我沒有。』

『當真？』

『當真。』

兩下緊張的停了一下，停的兩個都感覺不自然。

『我下個禮拜要極力設法到你那裏來，就在停戰紀念日那一天。我有事要問你。』

嚶西聽了，似乎答不出話來。

『好罷，』他終於勉強鎮定的說了。

兩人的談話不得要領，彼此說了一句相別的話。

伯蒂聽見了掛電話筒的聲音，只見嚶西的臉慘白，不由的吃驚，只是按住着沒有表

露出來。

『不是嗎，嚶西？不用着急了。這還不滿意？』

『我不滿意，伯蒂。』他話裏露出最大的絕望。他只是癡癡呆呆的坐着。伯蒂見了，十分驚異。

『她對你說了甚麼？』

『她要撒手，伯蒂。』嚩西突然回道。『我早就曉得。我早就曉得有這『着！』他說話時一種非常絕望的神氣。

伯蒂站着，一時也呆了。她見嚩西絕望的神氣，心裏非常難過。嚩西常是她很強的弟兄。於是她走過去抱着他，熱淚不由的奪眶而出。

『哦，嚩西！我不信有這事。』

兩個都靜默無言。鐘走的分外響亮。伯蒂的淚眼只望着鏡臺上擺着的約里的相，他總不肯信。

『我怕是你弄錯了，嚩西。』

嚩西沒有回答。他若早說了，就不至這麼着急。

「她明明白白的說了甚麼話，嚜西？」伯蒂捧着他的臉要他望她。

嚜西搖頭。

「那麼，你就錯了，我十分明白。電話是聽不清的。很容易聽錯。你只告訴我，她是怎樣說的。說罷，嚜西。」

嚜西終於鎮定下來了，自愧方才的軟弱。他把約里的話冷冷淡淡的說了一遍。

他說，約里的話自始就有些奇異，總是吞吞吐吐要說不說。又問他失望不失望，這麼久不見她。她也要他不要以為是特意不見。

「她說在停戰紀念日要來」嚜西至此憤恨的說道。「她有事要問我」——他說着，十分絕望的樣子——「你明白了麼？」

「就是這話？」伯蒂轉悲為喜道。「這一點事也沒有！」

「沒有事？你能想出她有甚麼事問我呢？」

「我想不出。你想得出？」

他搖頭。

「我們的談話全不得要領。」

「那也許是你的錯。我敢說是你的。」

嚩西仍是搖頭。

「我問你，」伯蒂道。「她若是要撒手，她怎麼還打電話給你呢？她怎麼還要來呢？」

嚩西說，這就是約里的爲人。有同情，爽直。她要明明白白的說。她不要使他爲難。伯蒂望着嚩西，嘆了一聲氣。她不知道再說甚麼。這事有些奇怪。

「哦，你們兩個孩子！」伯蒂再說道。「這必有誤會。完全是你錯了，嚩西。我知道約里，就像我自己的姊妹一樣。」

嚩西說，約里只是人。大學裏不少的學生包圍着她。她又很出色。叫她改變的事多呢。人生就是如此。

「她若知道你這麼不信任她，她也定要生氣的，」伯蒂告訴他。「她生氣也是應該的。你只告訴我，她同你往來這麼久，是爲甚麼。」

「不過是憐憫，」嚩西憤然道。「早就是這樣。」

「我不信。你暫且鎮定一下，別胡思亂想。」

只是說起來容易，行起來很難，他因這種極大的絕望，極大的損失，神志頹喪，形容消瘦了。用話去安慰他，無濟於事。他獨自坐在房子裏受苦。一家的人自都爲他難過。

這於他的病尤爲可慮。他數月所得的力量就在約里打電話之後到停戰紀念日，不過數日的工夫，消磨殆盡了。

停戰紀念那一天下午約里果然駕了一輛新汽車來了。嚩西在家等着，心裏非常難受，只是他力持鎮定，卒能克服他的悲傷。他決意不要約里見他失望的神色。他要慷慨慷慨的一笑報之，不露絲毫怨憤。

因此約里的汽車來時，他帶笑的迎接着。他見約里似乎一切都改變了。她的神色，

舉動，服裝，甚至連汽車，都不同了。她穿一件小花軟綢的長衣，一頂藍色大帽，這種裝束叫年輕的人也要多老幾歲。

約里見面問好，見他一種奇怪的神色，於是問道：『喜歡這種妝束？』

『喜歡，』他假意的回答。

『我相信你喜歡！其實我自己不喜歡。可是這是時尚。』說着，她把衣料給嚜西看，而且笑了，『你以後會看慣的。』於是走近嚜西旁邊，取去頭上的大帽，低聲對他道，『你的臉色的確好多了，嚜西！』

嚜西點了一點頭，他覺得約里的高興似乎是有點勉強。她似乎有甚麼事。那是不會錯的，他們倆之間好像有一種莫明其妙的不自然。約里也覺得如此。兩個的眼睛都不想會面。

『路上車走的好，約里？』

『好，多謝。路上好得很。』約里說着四圍一望。『上那山上去好麼？我以後來見

你母親和其餘的人。」

「可以，」嚶西答應了。

他坐在山上一條小小綠靠椅上，看四圍的景緻，那日天氣十分晴朗，天，水，花，樹，映成一片，暄妍光耀，美景無邊。她挨近嚶西坐着；兩個談話時，嚶西聞見她身上的香氣。

他們先談了許許多多與他們各不相涉題外的事。所談的都在要遮掩一件甚麼事。

忽然約里發了一個問題，問時，眼望着她自己入時的鞋尖。她問道：「你當真想我？我兩個月沒有來。」

「那不要緊的，我知道你忙。你有甚麼話要對我說？」

「甚麼話對你說？」約里朝下望着。

「就是呢。你上次打電話，說有事要問我呀。」

「哦。」約里猶疑着，眼望着別處。「我們可坐車遊遊罷。」

『只要你高興。』

下山走到車前的時候，都沒有說話。麥西扶了機輪。這或者可提起他的勇氣，因為他心裏實在不得勁。一切好像都清楚。約里的柔情密意好像都是裝做的。此時麥西的腦子鈍的像鉛一樣。他雖然力持鎮定，却鎮定不住。他自知約里見了他嚴重的神色。

但他仍用盡力量鎮定的對約里道：

『告訴我一點事情。』

『甚麼事情？』

『大學裏的事情。』

『哦！——我忙得很。』

『各樣的事你都參加？』

『差不多各樣的事。』

『你的朋友多？』

她點了一點頭。

「也有男朋友？」

「自然也有。」

「那好——你父親怎樣？」

她遲疑了一下。

「還是一樣的，又可愛又厲害。有時馴良如鴿，有時咆哮像獅子。」

「咆哮些甚麼呢？」

她又遲疑了。

「樣樣的事。」

兩人是這樣愈談愈枯乾，終於都住口了。嚜西只是忍受不住。汽車到了山邊一個僻靜地方，嚜西把車停了，望着約里。

「好了，約里。現在可告訴我。」

約里望了他一眼，正待開口，忽又止住了。

『只管說呢，』嚶西盡力裝笑說着。『怕甚麼？』

『只是一個糊塗問題，你爲甚麼不回我的信？』

嚶西驚的呆了，驚的張口無言。

只是約里仍不懂他的意思。

『爲甚麼不回？我是四月二日寫的信，一直到現在你沒有回信，』她埋怨着，說時很氣促。『你一回也沒有打電話給我，我上次只好打電話給你，你又那麼生疏』——她的聲音要咽住了，把臉也避開。

『我的信，』嚶西吞吐的說。『你沒有接到？』

『沒有——以前的信又是那麼冷冷淡淡的——。』

嚶西感入五里霧中了，略過了片刻，他才從黑沉沉的絕望之境回到希望的光明之途。他想着怕是夢境。他的心跳躍着。

「約里！」他用手去摸撫約里，只是約里不肯轉過臉來。

她率性發氣的說：「我要請你細心一點——你這好像是不理我了，」說着她不由得眼淚一湧而出。

「約里！」

「你等我走！別留我！」

「可是我實在理你，」麥西竭力的辯訴。「我以為——我以為——」

「你從去年夏天起就沒有和我接腦過——我是說，你不喜歡和我接腦，」此時她像小孩子哭着，忘記她一切自尊的心理。

「約里，你看我！」

約里不肯，麥西只得抱住她的臉移轉過來，使她汎濶的淚眼可望着他。他此時却不與她接腦，只是費盡心力辯訴他如何沒有接腦的緣故。他有病——這她不懂。

「我不懂，」約里愈哭鬧着，一手把麥西掀開。

嚶西再抱住，接了一個吻，約里一下倒在他懷裏，不由的愈覺傷心。在這靜默無言的片刻之間嚶西一切疑團都烟消雲散了。

『哦，我實在愛你！』約里哭着道。『我不願——我不願和你斷絕！』

嚶西一聽，立刻明白必然發生了甚麼難處，他坐正了。

『甚麼事，約里？快告訴我。』

約里一一的說明了。她父親嚴厲的不許她再來。只是因他的緣故，她這許久沒有來。她說很忙，只是搪塞的話。她父親兩次攔住她，不要她來。她今日來，還是託故來的。她父親還以為她此時在學校裏，其實她叫了一個汽車忙趕到了這裏。

『上次他厲害得很，』她更哭道。『他說我若不自己和你斷絕，他自己要來叫我和你斷絕』。可是你不要聽他的，是不是，嚶西？你應許我，不聽他的！』

他一時的快樂又銷沉了下去，只是為時不久。他咬緊了牙關，神色變莊重了。林提摩太竟與他為難！但約里若愛他，他就要奮鬥。他把約里緊緊的摟抱着。

「決不聽他的！」嚜西聲色俱厲的說着。「我可不服！我的約里，別着急！我不得和你斷絕，沒有誰能使我和你斷絕！」

以後嚜西把事情告訴了他姊妹伯蒂，伯蒂也放了心，只柔柔和和說道「我不是說過，是你的錯？雙方都誤會了。愛是免不了誤會的。做男子的實在值得女子對他所用一切的愛。」

「我知道我負心了，」嚜西歡樂之中自認道。

「可不是？」伯蒂也很快樂的道。「約里的起疑，自然很容易想出來——一面有父親的橫加梗阻，一面你又不回她的信。」

「那封信必是失了，」嚜西道。「我不是說過，我回了她的信？」

「別慌，」伯蒂道。「我還不信。我去你衣袋裏找找看。」

「去罷。你是找不到的。只是，伯蒂，你再想想她爲甚麼不早打電話給我呢？」

伯蒂嗤之以鼻道：

「你這不明白的笨貨！她若以爲你不理她了，你想她應該先來找你？女子有她的自尊心。牠等着你去找她，你這蠢貨明白麼？你卻不找她。我以前不是跟你說了？下次可不要——」

「下次可不會再這麼了。那個可愛的小嬌娘！」嚩西咕嚕着。

「再這麼！」伯蒂仍搶白道。「她這小嬌娘不想碰了你這大獸子呢！」

嚩西沒有把約里說他的信寫得冷淡的話告訴伯蒂。他怕伯蒂要奚落他。他沒有故意要寫得冷淡，只是他那種狐疑的心情不知不覺的進入了字裏行間，約里如何因沒有和她接吻起疑，他仍是不很明白。在這情形當中年輕的女子必不會——只是他對於青年女子仍有許多不明白的事呢？

此時約里快快樂樂的駕車回去了。嚩西執意送她回去，但她不肯，怕父親疑她，半路上撞見了不便。此另外有一個原因。

她家裏的難處更大了。她沒有把實情全告訴嚩西，她家裏發生了甚麼難處，看下文

自明。約里此時關心的只是嚶西對她冷淡了。他又無信，又不打電話，這如何不是冷淡了呢？他又許久沒有與她接腦，這個理由自然可笑。只是恐怕她也不了解男子。但現在她有把握了，嚶西和她接腦的情形，表明仍是愛她。這是她最關心的。

她也略覺得慚愧。第一，她就不應該有疑他的心。再，她所行的一切：穿那素不愛穿的衣裳，裝模作樣，甚至於哭（哭却不是她原定的計劃），爲的要強迫他表示態度，她想到這一切，更是感覺有些汗顏。她現在想着，不知嚶西對她這種盡情的發作發生甚麼感想。

次日伯蒂把嚶西遺失的信送來了，嚶西一見驚的呆了。伯蒂只笑了一笑，沒有做聲。

「你在那裏得的？」嚶西終於接了信問着。

「在你那件冬衣的口袋裏。寫了信忘記發，倒是常事。只是你幾曾見有人把寫給愛人的信也忘記不發的？」

「這我就實在不明白怎麼忘了發這一封信，伯蒂。」

「你自然不明白。只是你想想，忘了發這封信鬧出了甚麼亂子。我盼望你這回大大得了一個教訓。」至此她低了聲音，「我可不得告訴約里——你只管放心！」

「謝謝你，」麥西握住他姊妹的手道。「你真我的好姊妹，我真是感情不淺。」

「當真，麥西，」伯蒂真心真意說道，「你已經想過如何應付約里的父親？那個人是咬得釘子的。你未必不着急？」

「我可不着急。我是不退讓的！他反對的全無道理——我是說我現在人快好了。」

「你自然不能退讓；只是你要記得也少不了他的善意。你得留意別叫事情弄的愈糟了。」她歇了一下。「我看他就是不明白你實在的情形。你難道不能再折服他？你以前折服了他一次的。」

麥西認真思索了一番。他漸漸的明白這是惟一正當的辦法。不錯，他從前得過林提摩太的信任，所以他可以再行一次。此時他年少聰明的頭腦也立刻想出了一個如何實行

的計劃。他自然先要完全恢復他的健康，他也自信他的病快好。

他覺得前途十分光明有望。黑雲終於消散了！他自覺以前的失望何等可笑。他的疑懼何等無意識！他更喜約里沒有疑他的心。他覺得困難到底只是小事，反使他們兩人進入了更豐富的愛與甜蜜。

第十六章 艾倫雪烏

麥西稱以前的困難爲小事，可是他不明白前途的障礙正有加無已。約里瞞着沒有告訴他的正是兩個愛人真正的困難。約里既沒有告訴麥西，這一個困難的重擔就只有約里一人擔着。

約里恐怕應該早告訴他。錯處常因沒有及時改正，以致以後無法改正。但約里沒有告訴他是有所恐懼，且是一種合理的恐懼。

簡單的說，林提摩太現在要他女兒另與一人成婚。他不但願意，而且有強迫他女兒之意。這一個人恰巧與林提摩太有特別關係，他姓艾倫，名雪烏，擁有巨資，會球藝，在社交場中很有聲譽，至今還是單身。他握有林記造冰公司大宗的股份，因市面普遍的景氣，林記造冰公司也第一次感受重大的恐慌。

林提摩太忍不住這種恐慌。他只習於賺錢，受不住虧損。他從不明白破產是甚麼意

思，現在感受着此種危險時，他應付得很不高明。這種危機影響了他的生活，刺激了他的神經，使他情緒紛煩，神志不清。他完全變了。

因此他見艾倫雪烏初次對約里表示相當情意時，心裏十分得意。他從沒有想到這或者就是一個解決法，使艾倫雪烏增加投資，擴充公司業務，藉以減低貨價，推廣銷路。如此他這一家的經濟恐慌，便可以解除。

他眼中只有他的生意與財產。他認以前使他和妻女快樂的就是錢財與生意的發達。因此他沒有感受恐慌之前，就只把生意看做要緊，其餘的事，特別是他常看為「講情感」的事，都算不得甚麼。他的所謂講情感包括同情，體諒，與愛等事。他從來沒有充分的自省過，充分的考慮過，人心為求物質的財富可變成像石頭一樣的硬。只有林太太常在這些事上多用思想。

「艾倫君還不錯，」林先生一日偶然與林太太談起道。「你注意了沒有。」

「我看他很好呢，」林太太口裏答應着，希奇他為甚麼問這話。

「他有腦子，有禮貌，安靜，有勇氣。還生的漂亮呢。」

「他倒不錯。」

「你不知道多少女人追逐他呢。只是他穩當得很。這一點我很欽佩他。他很聰明，不容易受愚弄——你留了意他這幾回對約里怎樣？」

林太太才明白他的意思。她立時情緒緊張了。

「他對約里很殷勤的樣子。大概對女子常是這樣。」

「那決不是。我不信他是這樣。平常他不想見女人。——我看他是喜歡約里。約里與別人不同。」

林太太注目望着他，沒有說話。只是單用眼不夠。

「我看他是約里很合式的一個人，」他率性明明白白的說。

「提！」林太太聽了，極其驚愕。「你說的甚麼？」

「我難道就沒有權利說話——若是我想了一件事？」

「你就沒有權利想這件事，提。你自己明白，」林太太正色回這。「你知道約里現在並不找甚麼人了。」

「她能改變她的意思。實際上——」

「那是約里的事，不是你的事。」

「我是她父親。」說着他站起來在房子裏走。「你還是不願這層？」

「你近來待約里倒不很像是實在的父親，」她駁了這一句，扭過頭去。

他站住把眉頭緊繃了一下。他早知道她是不會聽的。他只得竭力按住他的怒氣。

「你現在應該同我一樣，明白那個害病的廢物不行——不但不行，若這事繼續下

去，那簡直是發癩，」他如此鬧着。

「我可明白不是這樣。」

「那你就應該明白是這樣。我硬信你同約里一樣缺少常識。」

「你要我告訴你，你缺少甚麼？你缺少諒解你女兒，真正愛你女兒的心。」

他跳起來。

『又是講情感的廢話！我說過你再不要說這種廢話。我至少有知識，曉得怎樣護衛她。』

『罷，罷。你自家明白不是這樣。別拿這做幌子。』

『不說，行的。只是這件事得停止！我自家去停止這件事。我去要約里必得留意艾倫，你喜歡怎樣，隨你的便！』

他裝着堅決的樣子要走，但林太太趕過來正色的望着他。

『別只管動氣，這事太嚴重了，請你別再干涉你女兒的心事，』林太太警告道。『你要明白這件事的關係，免得悔恨到老。』

『若我女兒的這件事是危險的，』他回道，『我就不得不干涉。你只想想——在歐洲有大羣女人想得艾倫，只是得不到。他却看上了約里。這你不明白？』

『就令他是。我怕他也看上過別的女子，只是他還是單身。』

『約里自然要就着他來。她很有控制人的能力。』

『提！』林太太發氣道。『這是你說約里的話。你怎麼簡直不知體統了！』

『這是正經事呢。我喜歡她選個合式的人。』他又走着，思想。以後忽然住了腳，告訴她道，『你要曉得，若是對了艾倫，他就不得對我們公司冷淡。他現在自然還是常做來往——但誰知道他以後怎樣？沒有甚麼事可以留住他，他若是能繼續下去，現在雖是不景氣的時候，我們仍可以擴充，減低價額，推廣銷路，』說着，他伸張着兩手問道：『你明白？』

只是林太太驚的不能做聲，以爲自己沒有聽清楚。她不信她丈夫能說出這種話來。

『你怎麼的？』他追問着。

『你怎麼的？你這說的是實話？』

『可不是？一點也不假。』

林太太一字一字緩緩的說，要叫他明白他說的是甚麼話。

「我明白了。你要用你女兒做買賣。你遇了難處，就想把你女兒賣了，來救急。我簡直不能信你所說的。簡直不能信，你別提起，好不好！」說着她轉過去不理。

林先生略停了一停，彷彿不知要說甚麼。以後把手一拍。

「這又是那情感作祟了，」他氣的回道。「我看你要放清醒一點。若是艾倫不好，我自然不這麼想，賣她？你別這麼說話不清醒。」

林太太此時聲色俱厲了。

「只要你中意他，就要約里嫁他，不管約里有沒有她自己所愛的。若約里嫁他，於你的生意有利。我還沒有不清醒到不懂這種主意的地步。」

他見妻子既執意不聽，也就大發氣了。

「你不明白我們也許要一敗不可收拾？」他吼哮着。「你這都不明白？」

「我情願損失一切，不願把女兒拍賣給出價最高的人。」林太太也怒不可遏的回答他。

『你就甘願把她送給那個害肺病的廢物，稱這是愛！我看只是超等的荒唐呢！』
林太太絕望的站着，一時似無可如何。以後突然摸住他的手。

『愛是一切。這你不懂？你有一次會對我說過這話，你記不記得？』她說到這裏放低了聲音。『那說的是實話。你現在卻變了。錢是一切了。』

『錢不是一切？』他難她道。『你要爽直，別欺哄自己。你要真沒有錢，你怎麼辦？這個我請你告訴我。』

『沒有錢，我還是一樣的生活，』她回道。『有時候，沒有錢，恐怕還要快樂些。就像危里君一家人一樣，』她想像着再補上一句。

『別對我提那危里的名字！』他雙脚一跳氣忿忿的說道。

『我不要提，是可以的，雖然你自己說過平常的人是世界上最要緊的人。不過你望望你自己。看錢把你累的怎樣了。你心裏并不滿意。你也沒有時候去想一想更有價值些的事。你常患得患失。你若破產——這個我倒不信——，我怕你一定要瘋。』至此她

的聲音愈重。「我怕你已經有一兩分瘋氣了，居然要把你女兒出買，好維持你的生意！這再可恥也沒有了。我不想你會打這種無聊主意。」

「你得小心！」林先生氣的吼道。「這是妻子對丈夫說話的樣子！」

林太太哭起來。她止不住。她這多年來所忍在心中的，一時都湧了上來。她眼裏淚流不止。

「妻子！」她厲聲道。「你就不愛我！至少沒有照你所應行的愛我。我早就覺得了。你第一個愛的是錢是權勢。」

他驚了一下但立刻又按住了。

「哦呵，你第一愛的是講情感。講情感，事情就辦不好，日子就過不好了。我不愛你？這是那裏的話？我以為愛情愈老愈有見識，決不能長像一對不知事的青年夫婦終日裏親嘴戲謔，纏綿不止。」

林太太因要使丈夫明白，她又平聲靜氣了。

「我不說要那樣，你心裏明知我不是那種意思。你只是要借這些話來掩飾你的錯處。你確實不愛我。我是說我不是你心上的第一愛的。我是第二。因爲你已經忘記了愛情是甚麼，所以你也管約里的愛情了。你以爲我們同居這些年我還沒有認識你？你自然待我好，我要甚麼，你都給我——只是一件。你再不能愛了，因爲錢財生意完全佔住了你的心。你全不得懂得婦人的心理。我以前以爲你懂。有人警告過我，我原是不應該嫁你的。你也是太強，沒有法子溫柔。」說畢，牠坐下，無可奈何的嘆了一聲氣。

林先生聽了這些話只是笑。

「別慌」，他回道。「我怕你發「歇斯狄黎」了。還不收住一點。」

「說起接吻——你還是幾時同我接過吻的？」林太太也同約里以前一樣忽然又哭起來。

「你這種話不是說的糊塗？」林先生不但不同她去接吻，反而這麼說她。

「我容易明白，」她自言自語道，「危里君的父母彼此的愛情如何到老不衰。」

「又是危里來了！」他吼道。「你別再提起這一個名字，好不好？」
至此林太太再也不用溫柔的方法，她也同丈夫一樣的賭氣了。他激動她如此。她做女兒時完全像約里。

「好罷！」她嘆道。「這也許是糊塗。你忘記就是的。」只是她又說道，「你雖然是這種人，我信我還值得接吻。」

林先生笑了。

「你這話倒不錯，」他承認道。「我常以你自豪。」只是他的眉頭又緊鎖了。「我們話說離題了。我們在這裏講約里。」

「那好，」林太太清清楚楚說道。「我的意見是這樣。你既破壞了我的理想，消滅了我心裏那個你目爲愚癡的愛，我就不會讓約里柔嫩的心也受這種蹂躪。你若強迫約里嫁艾倫，不許她去見危里君，你就看我反不反對你。」

他站着睜着眼望她。

「我這豈不要接受你這封戰書？」

「隨你的便！」

「那好。我們在這件事上，就是敵國了。」

「不單是這一件，許多事都是敵國呢。」

「只是我要警告你，在這屋裏平常是我當家，」他一下把眼鏡帶上，睨着眼望她。
「你好像不同了。這是你同約里去做了幾回禮拜？」

「我不願同你討論。」

「大概就是這個緣故。可是這種改變并不是好了。」他挖苦着。「你這變的更不好相與了。」

林太太停了片刻，改轉語氣道，「我不信世界上更有比宗教還實在的。約里說的不錯。」

「比如宗教教訓你同丈夫吵嘴？」他挖苦着。

『那可不是。宗教教訓你看重比錢財權勢更有價值的事。宗教教訓你實在的愛；教訓你不驕傲，不自私；教訓你幫助別人。』

『而你却反對我。』

他不明白甚至到這一步。

林太太雖反對丈夫，站着她女兒一邊，可是她不明白她這種目的決不能達到。因為她仍愛丈夫，因愛的緣故她不知不覺的用心思索。她丈夫說艾倫與公司關係的話若不錯，她丈夫若果然失去他一部分的財產地位，她明白這於她丈夫必發生甚麼影響。她明白這種利害。所以她雖明知不合，仍只得放棄她的主張。

約里回了家，她父親把艾倫與公司如何重要的話認真告訴她。

『所以我喜歡你客氣的待他，順他的意，』他如此囑咐約里，叫約里聽了莫名其妙。『他若請你出外去逛，你得去。』

『只是，爸爸，你不曉得我同嚶西的關係？我若同他去，就對不起嚶西——也對不

起艾倫君呀！」

林先生仍是強裝着和平。

「你就把那個青年人忘記一些時。這是我的意思。我已經對你說過幾次了。」

約里搖頭。

「對不住。這個我可不能。」

「甚麼事都是可能。」林先生又緊縐着眉頭了。「我相信你若是不願意的話，你一定曉得甚麼是應該的。換言之，我盼望你不是個蠢人。你只要稍微比較一下，你就曉得艾倫與那個窮光蛋的分別。凡是那一方所有的艾倫都有，而艾倫有的比他更多。他健康，而他所能給你的要比他多得一萬倍。」

「我沒有想到我能得的，」約里道。「我只想到我能給的。」

「哈哈！又是一個講情感的。一種好託辭。你從沒有犧牲過。你在件事上也決不能犧牲。你不久就要明白的。」

「愛麥西并非不是犧牲。」

「我說的是你若不聽我的話，執意要嫁他，你就休講犧牲。我怕你只會做過窮人的妻子。因為你休想我把一文錢給你。我盼望你明白這一點。」

約里望着他父親，她眼睛有些濕了。她父親冷酷的對望着。他近來大改變了。

「那不要緊的，爸爸，」約里輕聲回了一句。

「姑娘，」他忍耐不住了，「我看你是要同我打拗。我的話已經說明了。我再說一次。你不要怠慢艾倫。這是我的意思。你聽明白沒有？」

「我自然要客客氣氣的待他，」她應許道。「我總不會使他生氣。但——」

「但，」他再鄭重補說一句，「你不要去會那一個。」

約里的神色突形緊張了，她瞪眼望着。

「我說的是實在的，」他再粗聲暴氣的補上一句。

約里現出了從她父親所得的脾氣，跳起身來，耳紅面紫，兩眼通紅。

『不去會嚩西？』約里激怒中鬧道。『爸爸，你這說的倒底是甚麼意思？你不是想阻止我的婚姻罷！』

約里的話沒有說完，她父親氣的成了要瘋的人。約里從未見過他那種可怕的样子。他完全再也不能以理喻，他總不聽，有時還現出橫蠻可怕的样子。

約里忽然跑上樓去，到自己房子裏放肆一哭。以後，她把事情訴說給母親聽。她母親竭力勸解，只是約里不久就覺得母親實際上是代父親說話。

『我并不是贊成艾倫，約里。我要你明白這一點。你父親若不是爲保持艾倫的感情，我想他一定不會這麼樣。』

約里有些着急了。

『母親，請告訴我，倒底是甚麼一回事？艾倫的感情爲甚麼這麼要緊？』

『你父親說，他在公司裏投資不少，若是他突然要提款——。』

『公司現有危險？』

『那倒不是。你父親每是禁不起一點風吹草動的。他心裏這一响很煩燥，你好些別惹他生氣。你只要客客氣氣接待艾倫就是了。』

『若是於父親有益，我沒有不願意的，』約里回道。『同他做朋友往來，倒沒有甚麼不可。不過就只能這樣。』

『那也只是我要你作的，約里。』

『可是父親不然呢，』約里道。『他不許我見嚩西。』

林太太望了她女兒一眼，心情緊張。

『他不會的，』林太太辭意堅定的說了一句。

可是林提摩太仍是行了。他顯出倔強的樣子，緊捏着拳頭暴跳如雷的說了一陣。約里原想同她父親力爭，只爲礙着一件，她不得不暫時隱忍。

『你若自己不停止，』她父親大怒中恐嚇她道。『我就去停止這件事。我要叫他明白他幹的是甚麼事。我要告訴他，他是個有病的廢人，而死心的纏着一個青年女子，想

破壞她的一生。我也要告訴他，他又不是富足，連一文錢也沒有，如今艾倫想對你。他曉得艾倫是誰。他要自己與艾倫比一比，他就曉得他和艾倫的區別。我再要告訴他，若是他一定要守着你不放，他就要害的你做窮人，因為我再也不得給你分文。他要明白這一件。」

這使約里無可奈何了。她心裏起了一種新的恐怖。嚜西若知道了這一切，她曉得嚜西一定要同她分手。她明白嚜西的爲人，明白他的自負。他因自己生病，原來早就想脫離關係的。

約里一時既不知如何應付，就只得答應暫不去見嚜西，并對艾倫願遵她父親的意旨行事。

只是她立時定意不把這事告訴嚜西。若告訴他，於她將來的計劃關係太重大了。她還是才到二十的青年女子，患難突如其來，不免使牠感覺人生與婚事都是多煩擾的問題。

第十七章 愛情的戰爭

林家鬧得無法開交之時，危里一家却安靜了。約里去見嚜西之後，不過兩三日，嚜西接了他同學佈得的信。他立時寫了一封回信，因為佈得信上所說的，他可毫不遲疑的
回答他。

佈得來信說：

「……你仍是執拗着不肯到西方來一遊？你要來，於你益處無窮，而於我的工作決不致發生絲毫妨礙。你首先要消除這種瞎想。我若能同你面說，自然好些，可是我這次不能。嚜西，快來罷。只要帶條牙刷，往火車上一跳，就得了。夏天快到，我正在收拾山上的那間小屋子。好好的同我在那裏住個三個月。我不是要強迫你離開紐英倫的家，更不是要強迫你離開你的愛人約里。我要你來的意思只是要你養息養息，等到你完全復原了，我就一脚再把你踢回去，聽你的便去漂流。等候你的回信……。」

嚒西回信道：

『……別想我不領你的情，我看這一着簡直不必了。近來事情好多了；我自覺全好了，正預備着實的幹起來。承你問及約里，謝謝。她昨天還到了我這裏，我們已經定了個大概的計劃。現在我得事事要與她商量。我想這你不得來信罵我。我的事情，正想重新來過一回。林先生稍微變了卦，我得再費一點兒力得到他的信任。我在幹一件工作，將來要使他對我揮帽示敬。這件工作你必然曉得。約里對我極好；她也要幫我得她父親的好感。明年暑假說不定我們兩個要到你那山上的甚麼茅蓬正式奉看。那時你或者也有愛侶了……。』

布得得了回信，雖知老友不來，却仍歡喜，他原沒有想到嚒西會拒絕他這種意思，他再寫了一信給嚒西，祝他一切成功。

數月以來，嚒西日覺強壯，昔日的雄心亦隨着恢復了。除了間常微咳之外，甚麼病似乎也沒有了。臉上也恢復了從前的豐潤之色。他每日在外面時候多，有時幫他父親照

拂生意。他父親怕他吃虧，不肯要他久做的時候，他又繪他的圖。

在圖上很爲用功，研究。他要用這件工作再得到林提摩太的信任。

「這又是甚麼呢？」一日巴普見了嚒西的圖樣問題。「你這繪的與前不同呀。」
「還不是那個造香腸的機器，只是繪的詳細些罷了，」嚒西笑容可掬的回道。

巴普也笑着說，「裏面有一個摩托，一個安着摩托的香腸製造機造出的香腸必然又大又多。」

「那自然呢，」嚒西只得承認。他繪圖的意思，暫時不願告訴別人。

以後約翰低聲告訴巴普道，「那并不是甚麼造香腸的機器。別叫他哄你。」

「你以爲我信他的話？」巴普回道。「我曉得他打的是甚麼主意。你看得出？」

「那個我倒不知。只是我知道那並不是造香腸的機器。」

「我看那像造冰的機器，」巴普正色的說。

約翰聽了，一時沒有做聲，以後才點頭，會意。

「我看也是的，」約翰喜道。「那後生聰明。他這是對付那個林摩提太的法寶。」於是他們都暗中談論嘜西所繪的圖。他們看是嘜西的轉機——一個快樂的轉機。

嘜西的事，無論幸與不幸，也像他們的事。他還是一家之中的小兄弟。他以前爲種種不幸之事心裏不安時，他們也同着他不安，現在事情轉佳，他們也同着他快樂。

禮拜日他們一汽車去禮拜時，也得意的常帶他去。嘜西現在也不同了。

那老牧師也同着他們歡喜。他與嘜西握手，祝他幸福無量。

「他們把你的事告訴了我，」老牧師說。

嘜西只簡單的回了一句「哦。」

他們略談了一會，嘜西把他已經得了人生教訓的話告訴他。

「聽你這麼說話，真令我快樂，」老牧師回道。「只有真理能使人有恆久的快樂；真理能幫助人勝過人生的患難，化苦爲甘。」

嘜西說，「這的確不錯。我親自經驗了。」

只是嚜西快樂得意之時，約里爲愛情所打的仗有愈打愈惡劣之勢。每逢禮拜六晚她回家去，都得勉強應酬艾倫。但這常使她提心吊膽，怕嚜西知道。

她在學校也遇着難處。多少男同學都以爲她奇怪，不肯與他們親近。但約里的意思不同；她要忠於嚜西。因這緣故艾倫的事常使她不安。

她常要真實。她以爲不如把自己和嚜西的事告訴艾倫。她看艾倫的爲人並不得以此生氣。她把這話先同父親商量，只是提摩太極不贊成。

「小心，別把你這話告訴艾倫！」林提摩太嚴厲的囑咐着。

在大學裏許多與約里相愛的學生，有一個却過分了。這學生名叫馬丁，與約里同城。他長的也還年輕貌美，並有幾分豪氣，因爲他出自名門。只是他那種豪氣是矜誇虛僞，而不是甚麼高貴的品性。他那放蕩無恥的品性可由他對待約里的事上看得清楚。他絕對的不體諒約里所處的地位；不但不體諒，反以此怨恨約里。約里自不願得罪甚麼人，但她不得不得罪這一個馬丁。

『約里，』馬丁老是對她說，『我是實心實意呢。』

約里只得回答他道，『我也是實心實意呢。這一套我們來過多少次了。別再來了，實在無意思。以後請別這樣。』

馬丁碰了這種釘子之後，總是去痛灌一回黃湯，然後又來找約里報復她。

『你從今以後再也不要同我說話，』末了一次約里只得如此同他絕交。『你這只是令人生厭。』

『但我那一點比不上人呢？』

『你也許比得上。但那不是我們的問題。』

『這樣，你如何總不給我一個機會呢？說實話，我愛你了不得。』

『但我不像你這樣。』

『怎麼能不要呢？』

『那可憐，』約里見他這種迫切的樣子，只得再和緩下來。『你要是只做朋友，就

沒有甚麼不可。只是過此一步，那就不如連話也不說爲好。這是實話。」

馬丁卻撒起野來。

「你不要小看我！我家裏比你家裏還有名。我們是——」

「誰說不是？」約里道。「但有名不有名，又有甚麼關係？」

「阿，你又想做勢力之輩，但又不知怎樣的做。你這個也瞧不起，那個也不放在眼中。我看你是在學校裏失去人心，還有甚麼說的。」

「我要失去人心，不必勞你擔憂，」約里告訴他。「你既說我是勢力之輩，你又爲甚麼不同這種人絕交呢？」

馬丁張大了眼，他的箭射到自己身上來了。

「難道是那危里後生吃醋得厲害？」馬丁回道。「他把你這人變壞了。你平素同人都合得來。現在却高不可攀了。」

「這倒是一種裝飾，我要多謝你，」約里道。「可是不願你提起危里君。」

『我要提誰就提誰，』他咆哮起來了。『你不是糊塗？那後生現在不比從前了。他與你也不門當戶對。』

『別提起門戶的話。這聽了令人要嘔。』

『真的？門戶也有關係呢。門戶是錢呢。那後生一個銅子也沒有。他又有病。做不得事。你想着他以後會好的，不是？』

『我不想，不干你的事。』

『不干我的事？那怕不一定。我叔叔是很好的醫生，他說的沒有錯的。我問過他，他說，氣喘以後是要變爲心弱病的。』

『這是謊話！』約里生氣了，『你自己曉得是撒謊。你這下流東西！你可鄙！快給我走。我說過，你再不要同我說話。』

『你聽罷——』

『我不聽。快走。你聽罷！危里君現在比你以後要健康得多，而那是你究由自取。』

『你是想侮辱我？』馬丁哼一聲道。『你記着！這裏還沒有那個女同學得罪過我。

你說你的事不會改變的。你要是常守着姓危里的，我倒要叫你碰個好釘子，你記住我的話。你簡直給他弄迷了眼——』

『我告訴了你，要你走，』約里怒道。『你到底走不走呢，不，我要去報告。』他又有一種勇氣求饒，因為他明白約里的心柔軟。

『請饒恕我。我是過於愛你，所以我的話說的不自持了，這是實在的原因，約里。』

『那可以。只是請你不再說了。』

『只是——我是實意呢。』他走近身來說。『阿，約里！你不明白我只是爲你？我不忍袖手旁觀。危里太不公道了。他是佔人的便宜。一個病人沒有權利——』

『我要你不再說，』約里再告訴他。『那夠了！你——真是個無賴，不配受抬舉。』約里說着，忿忿的走了。

馬丁恐嚇着道，『我說過，你不要侮辱我！我是要同你算賬的。』

『你把我怎樣？』約里回頭補了一句。

約里每每自問爲甚麼同這樣的人說話。他這種人連普通的應酬也不配受。實在的原因恐怕是她心的深處有一種爲他可惜之情，因爲他是這樣一個失了教養的執拗子。她能請十個二十個男學生給他一頓應得的飽拳。只是他沒有行。她只是在許多難處中又忍受了這一件。一年以前生活與愛情都簡單得很，現在呢，不盡的困難。

約里在學校的時候，她父親母親爲約里的事仍繼續着打激烈的仗。約里，不知怎樣，曉得這種情形，很替她母親難過。

林記造冰公司的恐慌似乎有加無已。林先生晚上在家有時坐着一聲不響。林太太見狀，來用語爲他解悶時，他卻跳起來，說她表面上雖甜言蜜語，骨子裏卻在破壞他一生的事業。

『你背後胡盧裏裝的是甚麼藥，我簡直找不到，』林先生在這樣對林太太說。

「別這般說罷，」林太太却仍鼓起勇氣寬慰他。「我們的難處會過去的，到以後我怕你自己要笑自己胆小。」

「艾倫現在簡直有左右公司之勢，」林先生忿恨的說。「你不懂這種關係？他可以做公司的老闆。就到了這種地步了。」

林太太聽了，大吃一驚。她十分明白她丈夫若是稍微失掉一點權勢，他一定受不住。她說不出甚麼話。

「你不做聲，就是承認你自己錯了，」林先生說道。「你在反對我——正同我女兒反對我一樣。」

「我可不是反對你，」林太太不服氣的說。「我實在愛你。只是你不明白，我若贊成你的主張，我們兩個豈不都要反對約里？不要叫她失意，不然我們終身悔之不了。」

「你這說的是甚麼話呢？」林先生跳起來高聲的鬧道。「我決不許她再去見那一個，決不許！」

「我不是說的這一件，」林太太和聲道。「我只是要你待約里柔和一點。不要強迫她。等事情慢慢的來。她并不嫌棄艾倫君。她也許會喜歡他起來。她若喜歡了，就不用強迫，壓力了。」

「她若不喜歡呢？」

「她若不喜歡，就沒有人能勉強她，連你也不能。她若不喜歡，我們就損失一切爲使她快樂，也是難說的。」

「哈哈！」林先生跳起腳來道。「我發誓非要她嫁給艾倫不可。那是她的快樂，而她不願！」

他全不明白這件事不公，他怕的只是損失他所愛的財產，他因這種懼怕迷蒙了心，以致受迫做出這不合情理的事來。

第十八章 病累

艾倫雪鳥並不是婦女所不願見的人。他的形貌健美，氣宇軒昂，莊重而不輕浮。他對人彬彬有禮，人對他也不能以非禮相犯。因此人提起他來，沒有甚麼可非議的。婦女們都喜歡，他只是都是客氣相待，不相親近。這是他不願人親近，他那種冷淡的目光不由的令人生長。

約里想着，這是她要去欺哄的人。他笑的時候很少，只是若笑，就是一種真正友誼的表示。他和約里相見時，就有這樣的笑容。約里也報之以笑，雖然骨子裏感覺不安。約里見艾倫是很有骨氣的人，不能欺哄他。她深深不願幹這種欺哄的勾當，她是被迫如此，她願意把實情告訴他。她想着艾倫一定會諒解她，她也明白欺哄比說明的結果還壞。只是她仍躊躇着，不敢明說，怕有損於她父親的事業。

她父親既不許她去見嚜西，她和艾倫相見的時候就多。她喜歡有伴。除了她心中的

隱憂外，她着實喜歡艾倫這種人作伴，因為艾倫態度莊重，在一起時無親暱的表示，他所要的似乎只是正常健全的友誼。約里與平常的人相交，多是一見就對她傾心，所以她見艾倫這種平淡的態度，不禁心中欽佩。她也與別的女人一樣，尊敬他，因為他是君子。

約里此時也有人的弱點，她自行省察，不覺愧顏。她自認因與艾倫相交引起其她女輩的欽羨，不由得有些自鳴得意之心。

艾倫善於騎馬，她自己也很喜歡在馬上作郊遊。她同艾倫在汽艇上開足馬力乘風破浪往來水面的時候，她也至以為樂。晚上同赴宴會時，艾倫裝束的一表非凡。午後他們同去打高而夫球。艾倫隨走到那裏，都有相識的人，注意他的人。要不是她所處不幸的境地，牠與艾倫相交，就只有快樂，而無其他不如意事可言。

約里有時甚至想着，她若不是愛上了嚩西，她恐怕要愛起艾倫來，只是她這麼一想，就大加遏制。她極怕心中的這種思想起來，這在她的煩擾上不啻再增加煩擾。因這

緣故她對艾倫就常持着不即不離的態度，而艾倫也明白，只默默無言的尊重她這種態度。她希望常能如此。

約里對於自己不幸的婚事不知到底怎樣應付，因為她為種種反抗勢力所包圍。有一件她知道——那就是不論情形怎樣，總不放棄麥西。她想着麥西不久就要好的，那時必要和麥西同去見她父親——艾倫也去。有時她想着，不論結果怎樣，衝突是免不了。不過她暫時願意維持和平的局勢。她所求的只是和平，不論這一着對與不對。

有一事使她不安。她怕麥西得知艾倫注意她的消息。艾倫的行動常見於報上的社會新聞。只是麥西不愛看社會新聞。有一次他在報上的確見了約里與艾倫的相同照在一處，但他不以爲是約里，因為這太在他的意想之外。

麥西此時一心只在要得林提摩太的信任。約里已將父親不許她與麥西相見的話寫信告訴麥西。她說，怕要放暑假之後，才可以相會。

「麥西，我要竭我平生之力。我自恨，不應欺瞞父親，但這是他咎由自取。我在七

月裏一定要見你。只是沒有到七月，你雖然要來也千萬不可來，你要來，事情就更只有糟的分兒。我要你好好的將息，先完全恢復你的健康，以後我們兩個就同去見父親宣告我們的婚姻。不拘怎樣，他不能不依從。那時一切的事就解決了……」

故此，廖西的第一步計劃是恢復健康。他較之以前更用心求強壯。他每日早起散步，吸新鮮空氣，日間多晒太陽，晒的皮膚成了褐色。吃的食物也照醫生所說的格外謹慎。這一切都發生了果效。他的重量增加了。他好像全然好了。只有輕微的咳嗽還沒有止。

「你去見見醫生罷，」巴普道。「那個老傢伙一個足月沒有來過。我有點疑惑，他沒有好好的招扶你的病。」

「我怎麼還要他招扶，」廖西聽了，不耐煩的問道。「說實話，我再也不去見他，他叫人厭煩。他越不來越好。他不來，我還休息得好一點。」

「可是他醫生本領不差呢，」他們的老父親約翰作證說。「他在我們家裏走了多年

了。他上次不是說過，不去請他，他就不必來罷？」

『這說的不錯。』嚜西喜道。『不再請他，我用不着他了。』

嚜西此時想着，他要見了約里的父親，把他所改造的這一個造冰的新機器告訴他，他必要消除一切疑慮，接受他這種計劃的。他自信，這一個計劃較之那個老機器要簡單，而省費得多。這必是林提摩太在經濟緊張的時候所歡迎的。這樣他也必然要改變態度，請他到公司裏去作事，那時一切問題必可迎刃而解。

因此嚜西覺得身體已經強壯之後，就專心研究，改良那造冰的機器。醫生一次曾說過，這種工作對於他病後的人還不適宜。只是嚜西告訴醫生，他並沒有甚麼病了。

但在這種樂觀的情景中，不料他的病又發了，正在在他得病之後一個週年的時候。一日晚上，照着他平日衛生的習慣，快快樂樂的早去睡了。不料睡到一點鐘，全室靜悄悄之時，那個老病忽然又進攻起來，叫他受苦。

他起初不肯信。是在作夢？於是他起來坐着，忍着一口氣，一夥心不知不覺又墜入

絕望的深淵了。

伯蒂聽見了他咳嗽的聲音，也吃了一驚。她十分記得他以前那種咳嗽的樣子。她起初也以爲自己作夢。後來却明白不是。等到她清醒之後，她一下就坐了起來，一種憐恤嚶西之情如海潮直湧上心來。她立刻起來，披了一件便衣走到嚶西睡房中來招扶他。

『嚶西——』伯蒂低聲但沉重的喚道：『怎麼了？』

嚶西急忙假裝着無事。

『不要緊的，』嚶西強帶着笑容回道。『別驚慌。我想只是一陣偶然的咳嗽。』說着，兩個眼睛對望着，明明知道是甚麼一回事。

『可不是？』伯蒂提起勇氣附和他。『只要坐一會兒，就要好的。』

『別去叫醒母親，』嚶西叮囑道。『我要不咳大了。』他的面容慘白。

伯蒂扶着他，竭力閉住眼睛不許眼淚出來。她明白嚶西心中此時的思想。他一切的計劃——破壞了。他仍是病人。他這一時的假好更使困難加多了。

廖西在姊妹面前仍力持鎮定。他坐在電光微暗的小小室中大都的時候沒有說話。他仍是對她笑，只是那種笑容反叫她感受很大的痛苦。

『我們到底要誠實，』廖西終於告訴他姊妹道。『又是舊病發了。』

伯蒂起初力說不是，以後却說：

『自然難保牠不發一次兩次。只是偶發與常發，分別恐怕不大罷。』

廖西竭力忍了一口氣，說道：

『我沒有告訴過約里。她以爲——』

『你也不必告訴她。告訴她無益。你別的不是都好。』

『不行，』廖西道。『我不要欺騙約里。我常常對我誠實。我想她還可忍耐一下，我也只得再忍耐一下。』

伯蒂要陪他坐着，但他力勸她去睡。

他帶着苦笑的說，『我既過了許多像這樣的夜，我應該是內行，可以獨自對付下

去。」

伯蒂不得已，只得去睡。伯蒂走了之後，嚻西却冷清清的獨自坐着，感覺着極大的失望。

那半夜他再也沒有笑聲。他只癡癡的望着，不願意思索。影象却不斷的在他腦子裏打捲。約里失望的容色，林提摩太滿臉的不悅，他造冰機的圖案已成鏡花水月，他母親仍如從前病中一樣，總是笑容相向，舊愁舊恨，舊時的煩擾苦痛——一幕一幕都重新開演。

他因神思困倦後就終於睡着了，只是天將亮時噩夢把他驚了醒來，更清清楚楚明白自己又成了病人，心裏難過，自不待說。

天亮之後，他却克服了自己的軟弱。他母親進來，雖竭力裝着不驚慌的樣子，眼裏却不說自明，嚻西接着，很歡然的笑着，告訴她並沒有甚麼了不得的事。只是他母親心裏明白。

以後一家的人更公開的談論廖西的病。廖西決意再與病魔相抗。那位老醫生，也請來了，要聽他怎樣說。

那醫生費了大半點鐘的工夫獨自和廖西在一起。他是主張，甚麼病都要直說的。這也許是他的呆笨處，也許不是。

「你的病還沒有好呢，」他告訴廖西，以後又補上一句，「我看你早應該聽我的話就好了。」

「甚麼話？」

「我是說——你那常常伏在案頭繪圖的事。」

「我這病決不是因繪圖發的罷？」

「那倒不是。」醫生站起來走到窗前望着窗外說道，「只是可惜，另外又出了點病，我怕。」

「另外出了病？」

醫生轉過身來，見麥西很驚駭的樣子。他眼裏發出了疑問。他好像已經明白了。因為醫生敲了他的胸，聽了好一會。

「麥西。」醫生坐下喊道，但麥西把臉轉過去不理。「你不是說過有一個甚麼布得要你到西邊去住一住？」

麥西轉過身來，癡癡的望着。

「我要請你告訴我你說的甚麼，別吞吞吐吐的。」

「我不一定要告訴呢，你這後生。」

麥西勉強點了一點頭。這一個新的打擊，雖不可謂不重，而麥西至終現出淡然的樣子，這倒使那醫生奇怪。他的臉雖變白了些，但似乎不久就平靜下來了。

但醫生沒見到麥西的心。他不知麥西此時久在心裏燃着的微光——一點希望的微光——突然熄了。他所想的只是約里。但約里現在似乎遠在雲山一萬重之外。他只是向空癡望着。

廖西的話大可注意。

他說，「任憑甚麼，只管來罷。我反正忍受的多了。」他說着強發出一個苦笑。

「那就不對，」醫生拔住廖西的肩頭道。「這不是奮鬥的青年應有的態度。你絲毫不要灰心呢！」

「灰心不灰心，有甚分別？」

「退讓與奮鬥，那分別可大呢。」

「我情願退讓，」廖西回道。

他說畢，忽然低下頭去，雙手捧着臉。那醫生沒有做聲。他自廖西做孩子時，就認識他，從未見他示過弱。但他現在的樣子，表出他灰心已到了極處。灰心絕望，原是醫生司空見慣的事，但青年人如此絕望，他却沒有多見過。廖西的事特別不同。那年老的醫生坐着沒有做聲，他不知道要怎樣作。他明白廖西的情形。

「聽我說罷，廖西，」醫生以後對廖西說道。「自然，我還不敢說一定——不過有

可疑的形迹。我覺着好些告訴你。隱瞞不說，那毫無益處。事情如何來，我們就如何應付。你今天下午到我醫院裏來，我們照照相。我想不過才起頭。你得應許我一件。」

廖西點頭笑着。

「我自然應許你，忘了罷。我方才的行動不免只是一點孩子氣。」

「這就對了。我說實話，不要緊的，依你的年齡看，你就有這種過於成人的氣概，這是我罕見的。這不是奉承，是實話。」

廖西搖着頭不信，以後正色問道，「能有法子不叫母親知道嗎？」

醫生思想着。

「那怕不行。你看，我要你到西方去呢。」他說着更聳了一聲肩，以後再說道，「只是你把這件事看的太認真了一點罷。這不是要你命的病呢。」

「要命不要命，那倒不要緊。只是請你告訴我母親，說我的病不要緊，行嗎？」

「行得。」

『謝謝你。我馬上就送布得一個電報——再寫一封信。我明天就可以動身。』
『那好極了！我敢說六七個月之後你就要回的。』

麥西只聳了一聳肩，醫生就走了。麥西隨即聽見他在樓下同他母親說話。

第十九章 一封信

廖西年幼時，偶傷了一指一足，必要立即跑到他母親那裏去，他母親必給他包好，多方的安撫他。往後他要遇了甚麼難處，他母親總要來問個清楚。

如今那醫生走了之後，廖西也想他母親必要上樓來看他的。可是這一次她沒有來。廖西靜悄悄的坐着。只聽樓下沒有動靜。他等了約莫五分鐘光景，仍不聞有甚麼聲息。他就起身點着脚步下樓去。

只見母親坐在廚房桌上，手捧着頭，傷心的哭。這是她沒有上樓去的原因。廖西自從病後，見母親全然不能自持，這是第一次。她聽了醫生的話，想着事情如何這般不幸。

廖西既見母親不知道他下樓來了，就又偷偷的回到樓上，故意把門開的一響，然後放重脚步走下樓來，口裏輕輕吹着一種曲子，裝做無事一般。

他聽見母親在廚房裏起身了。他走進廚房，只見母親的眼通紅，但他裝着沒看見。

『母親，你還記得我要你不給我補襪子的話？』

『記得呢，嚜西。』

『如今還要請你補一補可以罷？』

『那是甚麼意思？』

『我如今決意往西方到布得那裏去住一住。醫生說，我要去，就可完全養好我的

病。他——跟你說了甚麼話？』

她點了一點頭，走過來了。

『沒有甚麼。別着急，嚜西。』

『我并不着急呢。』

她忽然把頭倒在嚜西懷裏。

『唉！想想，你竟要害這種毛病！』

她的心意原想不說，可是不知不覺的說出口了。

嚻西扶他母親的頭起來，摸着她的臉。

『母親你要怎樣，毫無益處呢。笑罷。』

她果然淚還沒有止住就笑了。嚻西也不再隱諱，他緊緊的抱住母親。許久說不出話。

『嚻西，別心裏難過，』她低聲的說。『別失落你的信心。』

『我不會的，』嚻西真心真意的應許着。

她再說，『你到布得那兒去，到那兒吸吸新鮮空氣，等到完全好了，回來，甚麼都好。』

『可不是。』

此時嚻西的父親老約翰從汽車間裏回了。他走進來，臉上也像有事的樣子，只是一見他們母子，立刻把臉色變好了。

「咳，你們在這兒談甚麼祕密呀？」他問着。

「你見了醫生？」她立刻問他。

老約翰點了一點頭。一時三個人都沒有說話。

「這不過是，」嚶西裝着無事的說道，「要母親再給我補補襪子，父親再要把辛苦得來的錢再花一點在我這應該可自己作工的兒子身上。」

「這不過是，」老約翰接口道，「要你去完全養息好了，嚶西。你以前就應該去的——我現在明白了，你沒有去，那是一個錯誤。」

「那我的確承認，」嚶西回了一聲。

嚶西的父親母親都沒有提起約里，只是他們心裏都想到她，明白這對於嚶西是何等不幸。他們沒有做聲，因為實在不好說甚麼。

少年人失意的事，的確再沒有像嚶西這件事這麼失意的，似乎再也找不出第二件——一個還沒有二十五歲的青年，滿懷的雄心壯志，却遇着這紛至沓來的難處。他爲甚

麼有這種遭遇呢？爲甚麼正在事已有成之際，要功虧一簣呢？

但他們都想說樂觀的話。

老約翰終於說道，『不論怎樣，我們要記得我們常在上帝手中。有時我們不免打悶葫蘆，但上帝一定要眷顧我們，只要我們一切都信靠他，他一定要使我們快樂的。』
西，這對不對？』

西回答對。

危里一家的人對於他們所愛的西的這一個節外生枝的難處可謂應付得很好。只有他們初聽見這事的時候，不免有些驚慌，隨後他們都如無事一般，不叫他愈加難過，只多方的安慰他。他們一點也不爲他可憐，只是充滿的同情。他們也不垂頭喪氣，至少在西面前不是這樣。他們有時在暗處不免長吁短嘆，但亦不過一聲兩聲。他們基督徒的信仰勝過了憂愁與失望的火箭。

伯蒂低聲安慰西道，『別着急呢，西。上帝比甚麼都堅強。』

在這危里家裏充分的表現了基督徒與不信之人的分別。他們遇着自己無法可施的難處時，所走的路道完全不同。基督徒所行的是把一切交託上帝的手中，不信的人却只靠一己之力去應付，等到力量不及時，就墜入絕望之境了。

嚻西的肺病並不嚴重。嚴重的是他的心事。他明知他心裏最得意的事現在已成鏡花水月了。再要一年半載的臥病，必要失去約里無疑。她並不是天上的天使；她只是具有人性的女子，喜歡的是朋友，快樂。如果再要等一年半，而她仍不變心，這與理智經驗都絕相違反。嚻西十分明白這一點，只是因為他是基督徒，所以能抱一種可給他安慰力量的態度。上帝管理世界，不是機會和命運。他的事若要成就，那麼，難處縱然更大，也是會成就的；若不成就，他也願意放棄，雖然沒有她，他還是一樣的生活於世。這後一着雖然很難忍受，他却還是能夠忍受。這就幫助他免去了那絕望的慘痛。一個不信上帝的人却不然。他遇着人力無可挽回的困難時，只自認晦氣，只有絕望。

嚻西把他與約里的一件事與她溫良的姊妹伯蒂討論着。

『我要清清楚楚的寫信告訴她。我的病狀既有變化，這與以前就大不同了。』

『我想約里還是要一樣的愛你，』伯蒂斷然的說。『我不信她會離棄你。我深深的認識她。』

『我這病你知道費時間呢？』

『費時間？就再過一年有又甚麼關係？以後日子長呢。』

麥西略思索了一思索，然後臉上現出了毅然決然忍受一切的樣子。

『無論怎樣，我要對得住她。上帝知道我的心。我要寫信請她以後不要再記得我。』

『別糊塗了，麥西。你決不可寫那種信。』

『如何不可呢？這叫我無第二條路可走。我不能不寫。』

『你可不能先就要一個女子不再記得你，你要先同她商量。你要把你一切的情形都告訴她，讓她自己去決定。只是我敢說，她得了你的信，立時就會來見你，告訴你一點也不用着急。』

『可是，伯蒂，你忘記了她父親呢。他現在有了極正當的理由反對我們的婚姻了。』
『那倒是不錯的，』伯蒂只得承認道，『只有這一點，倒爲可慮。』

那日下午嚜西正在寫這一封給約里的難信。忽然他母親拿了一封信進來，信面上的郵戳是約里讀書的那城的。信封是用打字機打的，沒有發信人的地址。

他母親把信遞給他，立刻就走了，想着必是約里來的。但不是。是一封匿名信，看不出是誰寫的。

嚜西念信上的話道：

『這封信只是要報告你一件秘密。我怕你坐在病室裏，以爲萬事如意。事竟有不然者，夥計。』

『這也許是你應得的報應。你對人原不公平，這個你休想不認賬。你病了這麼大半年，一味哄着這還不知事體的女人，見她柔弱，想抓住不放手。可是你別得意。她可不再有你了。』

「你和我恰好同在這一個船上。這是我寫這封信的緣故。她也愚弄過我。先同我要好，以後把人推到巖裏。」

「我以爲你也許喜歡明白現在事情怎樣了。愚弄一個病人，的確是謔而虐的事。我就不願幹這種事。下次她再要同你甜言蜜語的，你就只問他艾倫雪烏是誰。這人你不知道？沒有的事。艾倫雪烏同你比較起來，其分別有太平洋那麼大。他又生的漂亮，又有錢，甚麼都有。他到過非洲打獵，駕過飛機，坐過遊艇——他幹過的事，連你夢想也沒有夢想過。多少的交際花都追逐他，他對付女人的本領也不錯，只是我們的這個小嬌娘一下手，他就搭上了。所以你和我都擦了一鼻子灰。只是要死心算了。別過於認真了。」

「不必問我是誰。」

同病相憐的失意人啓。

「你如不信，請你看看附寄報上剪下來的相片。這些相是我親自照的，我也參加了

那一次的高而夫球會。有趣？報復是件快意的事。就是她發現了這些相是我照的，我也滿不在乎。我的情形同你一樣的絕望，我至少還不害病。我們都敵不住艾倫。真是一段浪漫的佳話。 又及」

嚻西看完了信，立刻擦了根火柴，把信與相片都付之一炬，他無意去追究寫這封信的人——不過是徒具人形的獸類罷了。他明知信上說的是誣陷人的謊話，至少語氣如此。

但這封信對於他仍不啻為一震雷。他因受過激的震驚，以致半天才清醒過來。如果約里早把艾倫的事告訴了他，此時固可免受這種精神上的重大刺激。

信固然只是一篇假話，但剪下來的新聞與相片決不能假。

艾倫雪烏！嚻西知道了。他閉目一思，就明白是誰了。誰不知道艾倫雪烏呢！他並不怪約里——只是她怎麼不告訴他呢？怎麼不告訴她呢？

他眼望着那封信與相片的餘燼，不願立刻去思索答案，數分鐘之後，他才鎮定下

來，只是此時他在體諒約里了。

他自認約里對他未負何種責任，約里十分可自由行動。只是想來想去，他又回到怎麼不早告訴他的問題上去了。

他從各方面思索約里如何不告訴他的原因，但聽憑怎樣思索，也思索不出。約里特意把這件事瞞了。甚麼緣故呢——甚麼緣故呢？

他沒有把這封信的事告訴人。他決意不叫人知道，尤其是不叫約里知道。馬丁寫那封信時，雖是醉糊塗了，却明白嚟西不會彰揚出來，不然，他也許不會寫那封信。他若不是醉的太過了一點，那封信必不會寫。如今既是寫了，他並不後悔，只是有些擔心自己的皮肉，怕挨人的拳頭。

馬丁原是要報約里的仇，只是這封信並未達到目的。這封要報復約里的信却累着嚟西了。這封信比疾病還叫他難受。他躺在床上一整夜的輾轉掙扎，不願懷疑約里有甚麼惡意。但這很叫他難受。他只得起身，穿上衣服。跑到外面六月的夜涼之下繼續他心理

上的惡戰。他終於勝了。他決意以約里不告訴她，事必有因。他想着也許是因事未一定，憐憫，懼怕等緣故。也許還有別的。

只是有一件，他很悲觀的看得清清楚楚，那就是他不能得到約里了。現在的事成了艾倫雪烏與危里嚒西的比賽，而艾倫雪烏在地位財富等各方面却佔着上風。這一個閩人已經搶上了一步——得到了約里守秘密。

及至曉日初上，嚒西，不知怎樣，精神倒奮發了。他決意不叫約里爲難。約里以前對他太好——願上帝賜福與她！如今他願意安安靜靜退出情場，甘願敗北，不發一句怨語。他願意到布得那裏去，另覓新的生活。他明知事後必然難受，但仍願退避，成就約里的志願，他愛約里過於深切了。但願竭力忘記一切。

那日嚒西家裏是最忙的一日。嚒西要往西邊去。一家的人都歡歡喜喜的爲他預備行裝，嚒西若把這封信的事告訴了他們，自然一家的人就沒有這麼歡喜。但嚒西一句也沒有說。

他要在下午三點鐘動身。他早晨給布得打了一個電報。正午伯蒂從銀行裏回家來送行。

一家的人，只有約翰在汽車間照拂生意，其餘都送嚶西到了車站。那日天氣晴朗，他們都特意要使嚶西歡喜。車進站時，他們笑着陪着與嚶西相別。

「你給約里寫了信，告訴她走？」正在火車要開時，伯蒂忍不住落淚的問嚶西。

嚶西的回答却使她驚訝。他說，「我決意不寫，伯蒂。」

「可是，嚶西——」

「伯蒂，」嚶西急忙說道，「我改變了計劃——我決意離開這裏，好讓約里自由行事。讓她自己去思量，你可代我致意。我病的太久了。請你也告訴她，我病沒好的時候，彼此不必通信，這樣好些，別了。」

火車動了。

「嚶西，怎麼了？」伯蒂十分驚訝的問着。

『我就是這麼決定了，』廖西回道，『這麼，才是正當的辦法。』

伯特如入五里霧中了，廖西站直了對他母親揮手，此時才見她拿手帕揩眼淚，巴普和父親却只是笑着，如無事一般。

『快要回的，』巴普大聲喊着。

『可不是？』廖西也大聲回着。

只是他心裏以爲不然。

他站在車上對他們搖着手帕，一直到兩下都離遠了。

第二十章 霧中

約兩星期之後，約里打電話來問嚜西，只聽嚜西已經走了。接電話的是嚜西的母親，她初聽見嚜西走了，以為只是危里太太逗她玩的。但危里太太一再告訴她是實話。約里不聽猶可，一聽就如青天一聲霹靂把她震的呆了。

「他急急忙忙走的，」危里太太解說道，只是聲音不很自然。「醫生說，他到那邊去好些。」

「這是甚麼一回事呢？」約里頂着話筒問，手顫個不住。

「因為他還是有病，」危里太太回道。

「還是有病？他好多了阿。」

「像是好多了，可是並沒有好。我們聽了也很難過。醫生說，在那裏住六七個月就會好的。」

約里聽了，只是發呆，面容慘白，熱淚不由的奪眶而出。

『哈哪！』危里太太又在說。

此時約里已在飲泣吞聲了。

『哈哪！——只是爲甚麼——爲甚麼不告訴我呢？』

『伯蒂要來會你，』危里太太聲音仍不自然的告訴他。『禮拜六下午來，好麼？』

『禮拜六下午？可以。』

『她要將一切情形告訴你。她到大學裏來會你？』

『好，我就等候她。哈哪！你說醫生說他怎樣？』

『醫生說，嚦西要一個氣候溫暖的地方養息。』至此聲音轉低了。『他的肺不是很好呢。』

『他的肺？』約里更帶緊張的神氣問。

『可不是？』危里太太停了一下，再說道，『我們起先也不知道。』

約里幾乎要倒下地去。她再要說話，只是說不出來。她只得竭力鎮定。

「危里母親，不——利害罷，」問了這一句，忍不住要哭了。

「醫生說不利害，這就是他急忙走了的緣故。」

約里的眼爲淚水蒙住，只得用手揉擦。

「阿！」約里只如此說了一聲，說的危里太太在話筒裏聽了也不勝淒楚。

「別着急呢，」危里太太安慰她。

約里聽了，只覺得危里太太聲音生硬而不自然，因此使她愈加不解。

原來危里太太說話時，也是在要哭得至極，只是竭力按住，因爲嚜西已經寫了信來，是在車上寫的。信上再三叮囑伯蒂轉達約里不要寫信。他信上說：

「請你告訴約里，我不要她寫信。你若願意幫我的忙，就請你替我傳達這話。請你告訴她，她若定意要寫，我也不會回信。我的病完全好了，再繼續我們的友誼——如果那不是太遲的話。這麼好些。伯蒂，請你務必告訴她。你知道怎麼的說。告訴她，千萬別寫信來，叫我更加難過。」

這是危里太太覺得無法而要哭的原因。她現在不懂得約里了。其餘的人也不懂。黑霧籠罩了一切。嘜西說，『我有緣故。』但是甚麼緣故呢？他一人獨自在西邊度那淒涼失意的生活，病如何能好呢？嘜西却不懂母親的這種隱憂。

約里得了嘜西已走的信，先是驚異，以後却生氣了。他怨恨嘜西。恨他爲甚麼幹這種事。甚至連告訴她也不告訴一聲。她雖這樣爲嘜西忍受一切，嘜西却這樣待她，她以爲這太無情義了。她要明明白白告訴他。那一夜她翻來覆去的想了一夜，一個人獨自審問嘜西，時而控告他，時而又替他辯護，到末了，仍是饒恕了他。

禮拜六的下午約里在車站接着了伯蒂。他們兩個就坐在車站的候車室裏談起話來，伯蒂原來不想把嘜西的話照直告訴她。後來既說了，只見約里把身子坐正，兩眼向空望着，就像一座不動的彫像，伯蒂早知她要如此，但沒有法兒不說，現在她只是爲約里不勝惋惜。

約里呆了好一會兒才如不信的樣子問道，『他到底怎麼了？』

「我也不明白呢，他原是好好兒的，」伯蒂實在不想再說下去，然又不能不直說。
「可是我確實知道他要你尊重他的意見，不寫信給他。你想你可以做到？」

「那有甚麼不——他說了甚麼別的沒有？」
伯蒂只是搖頭。

於是約里再坐得正正的，兩膝合緊，手裏把一條手帕用力捻成一個小球，抵到嘴唇邊。她沒有說話。她好像害了癱瘓症，一點兒力氣也沒有了。

「我也不懂，」伯蒂想改換那種難堪的情景。

「他說過甚麼關於——」

「關於甚麼，約里？」

「說過還有心於我麼？」

「沒有說過。我知道他仍一定有心。」

「那麼，這叫我怎麼行呢？」約里不由的有氣似的說着，伯蒂只得不理。

「我也不知道呢。只是我怕你得依他的話行。我知道他的病要好的，約里。只是——這真太不幸了。」

約里恨不得要哭，只是竭力隱忍着。

「好罷，」約里道。「我就不寫信。只是，伯蒂，你要寫信給他，就請你告訴他這事他做錯了。你說是我說的。也告訴他，他直到現在還不懂得我。這行麼？」

伯蒂點了一點頭。她恨不得嚥西自己在這裏聽見約里說話的神情。

約里仍是帶伯蒂到了大學裏參觀，她此時又全然不同了。她介紹伯蒂見了她的一些朋友，她雖心裏難過至極，眼裏雖然失去了以前快樂的光彩，然而她在表面上仍是淡然處之。伯蒂見了，愈加欽佩，怪嚥西爲甚麼如此魯莽。男人總是不懂。

約里以後回到家裏去過禮拜日。那日天氣雖分外晴朗，約里却提不起興趣。她坐在火車上非常煩悶，只是有意無意的望着窗外如飛的景物。

車上的收票員，因約里時常搭車，認識約里是個活潑不過的姑娘。現在來收她的

票，笑呵呵的問她道：「哈哪！今天回家去休息一天？好極了！這個世界不仍是一樣的古，一樣的大麼？」

「大概是罷，」約里回了一聲。

收票員注意看了約里一眼。

「你不好過？」

「只是一點頭痛。」

「我叫茶房給你送個枕頭來。」

「謝謝，請不費力，我還好呢。」

只是收票員看她的神情並不好。她心裏有甚麼事叫她頭痛呢？他喜歡約里這樣的女子。她聰明美麗，而又溫柔莊重。車上常有別的大學裏的女生往來，但他不大喜歡他們。那些女生都是一幅勢利眼。收票員是宅心仁慈的人。他每次走過約里旁邊，不免要想起像她這種女子，不知如何應該有失意的事。大概是爲着某男的罷。似乎是這種失意

的事。只是叫這種女子失望的人，着實應該吃一頓粗棍子。他想着不由的切齒。這個世界雖是又古又大的世界，却又是個奇怪的世界。

約里一到家，她母親就看見她快快的樣子。約里如平常一樣要先上樓去盥洗，拂去身上的灰塵，只是這一次她在樓上太久了。林太太走到樓上盥所時，只見約里在傷心的哭泣。

「約里，怎麼了？」

「我就是不知道怎麼了，」約里哭着道。「那正是我的難處。我全然不懂。」

「到這邊來，約里，」林太太扶着她女兒進入了臥房，問道，「你告訴我，爲甚麼事難過。自然是爲嚳西的事，對不對？」

約里靠在母親懷裏說明了一切。

「她經過了這一切，還是不懂得我，」約里越發哭的像小孩子，一點兒勇氣力量也沒有了。

林太太聽見，也大爲納罕，難過，只是她一點也不露出來。

「約里，聽我說罷，也許是你也沒有懂得他。這個你想過沒有？」

約里注目望她母親。

「你就設身處地的替他想一想，」林太太繼續說道。「嚻西是有骨氣的。他已經病了這麼久——現在又添上了這種病。」林太太停了一下。「約里，他病沒有好的時候，他是不要你的。這是光明磊落的態度。這表明他有勇敢，有骨氣。」

「但我同他說了，那不要緊的。」

「我明白。他却有他的看法。他不要人說他佔人的便宜。」

「他不是佔甚麼便宜，母親。」

「我知道他不是，可是人家也許以爲他是呢。他必然是爲這種緣故，沒有別的。」

約里覺得母親說的固然有理，只是她仍未釋疑團。她總覺前途仍是暗淡。因此她忍不住了。

『嘜西和我怎麼應該有這些難處呢？』約里不服氣的說道。『我們相信我們都是基督徒。可是我們的遭遇却如此不順。難處不斷的找着我們。我現在疑惑，不知作基督徒到底有意義沒有。有時候似乎一點用處也沒有。』

林太太聽了，只是靜坐着思想。她自己的基督教還沒有甚麼深的根柢。她同約里去只做過幾回禮拜，她也歡喜去，而且留心聽牧師講道。只是現在不知怎樣答覆約里。她覺得也與約里一樣很願意信從真理，而事事却反不順。

但林太太仍是想出了一個答覆，而且這個答覆也離真理不遠。她說：

『依我看，基督教不是叫人脫離難處，乃是指示人怎樣應付難處——我是說，我們有了難處，不必有甚麼怨尤，只要更勇敢的應付一切，勝過一切。』

約里却駁道，『嘜西的牧師說過，上帝必要改變人的逆境呢。』

『我相信上帝會這麼改變的。』

『只是不像會改變的樣子。』

『只要忍耐。』

『我不是忍耐夠了麼？已經忍了一整年了。嚩西也是一樣的。』

林太太一時沒有話可答，只望着她不勝煩燥的女兒。

『你不曉得，』林太太又只得開導她道，『你們兩個都是年輕輕的，你們快樂的日子長呢。』

約里仍是懷疑。依她看一切似乎都不一定。她怕一生也得不到她想望的那種幸福。嚩西的這種骨氣有些奇怪——彼此不要寫信，又彼此天涯地角的不在一處，他也許要對別人發生興趣。

『哦，約里！』她母親笑道。『你這多疑善妒的姑娘，我倒看你不出呢。你這種想頭未免好笑。一個有病的人爲愛的緣故情願作暫時的犧牲，還能另對別的女子發生興趣？』

這說的自然有理，約里未嘗不知道。

『只是，』約里回道，『這樣的事不是沒有呢。』

『這在別人或者可能。但我深深認識你的嘜西。他決不會如此，約里！』

『這難說呢。他只是人。他在西方也許可遇到合式的女子。』

『不錯，你心裏可想到甚麼小說上所說的，』她母親笑道。『只是你要是這麼過慮，你心裏就越發不會安靜。我勸你別想的入微了。』

『我不管，我還是要寫信，』約里固執的說道，『他雖然要我不寫，我偏要寫。』
『要是我，我就不寫，約里，你要待人公道。他行的不錯。別使他難上加難。你比他還強呢。你沒有病，他有病，他倒不得愛別人，恐怕你會愛別人呢。』

『我不會，』約里低聲說道。『我決不會。這正是我所要告訴他的。艾倫君今天晚上若來找我，我不同他出去。我頭痛。得幸嘜西不知道艾倫的事。他若知道了，那就全糟了。』說着，身上一抖，嘆息了一聲。

可憐的約里！她母親忽然摟她在懷裏，安撫她。『我的小姑娘——這麼多難處！一件一件的層出不窮。只是有一個苦盡甜來之目的。你放心罷。』

此時林先生在樓下不耐煩的叫喚起來了，「樓上甚麼事啊？午飯的時刻過了呢。」

「母親，別告訴他，」約里低聲叮囑她母親。

只是他們以後仍是告訴了他。他聽了雖十分驚異，只是竭力裝出不以為得意的樣子。這是他的好處，可是他說的話裏仍露出了馬脚。

「這是那後生應作的，」林先生正色說道。「我常常想着他應該有所表示。果然變了肺病？哼！」

「不是肺病，」約里含着怒意說道，「只是肺上微微有點影響罷了。」

「我明白了，」林先生道。「我們就此結束。」

但林太太暗中嘆了一口氣，以為結束是結束，不過只是一時罷了。但雖只一時，也算是好事。嚜西既遠在西邊養息，約里就好幾個月不能見他。不見恐怕還好些。不見，家裏可省去父女間多少叫彼此傷心的吵鬧。

至少可有暫時的和平。

第二十一章 落磯山下

「只消一個月！只消在這裏上帝的大自然界住上四個禮拜，你母親就會不認識你。那是我布得醫生早給你開的藥方。你應該聽我的話，早半年到這裏來。」

「我現在明白了，」嘜西道。「你的厚情，我實在無法報答。」

「你忘了這種話好了，嘜西。」

布得把嘜西仔細的打量着。他的這紐英倫朋友模樣完全變了。上穿灰色布的汗衫，下着無摺呢褲，足登長統皮鞋，衣袖捲齊肘邊，紅光滿面，兩頰一日不修，就帶黝黑之色。

「你就像銀幕上的漂亮英雄人物了，」布得說笑道。

「你忘了這種話好了，」嘜西回道。「我不過是個十足倒霉的人，逃到西方來想另做個人，不再受家庭和一個女人的搬弄。說着，苦笑了一聲。」

布得一時沒有回話。他費了三個禮拜的工夫，才探出嚜西的故事。他起初不肯相信。只是嚜西把他說的信了。布得聽了，沒有表露甚麼同情。同情對於一個必須忘記某事的人反爲有害。忘記正是嚜西當前的第一大事。

布得如此思想之後，回道，『對了，你現在已榮任西方一前程遠大的工程師的火夫之職。這就是指日高昇的第一步。你只要盡你的職守，我是要派你一個優缺的。不是假話，只等你幹得事了，我馬上要替你找件事幹幹。』

布得說着，思索了一下。

『你無庸回東方去了——現在，』說了這一句，又轉笑話的口氣說道，『在西方夠你這滿頭紅髮的大腦袋去作的事儘多呢。』

布得每日早晨駕了汽車從落磯山下的那個小木屋子走三十哩到城裏辦公室去。他在一個工程處作事，已走上成功之路。只是他的事業雖日有發展，而人還沒有與世俗同化。到了冬季，他租一間公寓居住，只有一個已老未嫁的姑母和兩個叔父同他住着，但

一到和暖之時他就搬到落磯山下那間木屋子裏去了。他喜歡這種露天的生活。他的嗜好簡單。只有近來情形略有變化。他交了城裏某富商的女兒伯利斯女士。布得的汽車每日要在伯家停好幾次。

布得每日駕了汽車進城之後，嚒西就在山中木屋子裏開始他治家的工作。自然他來以後，屋子裏已收拾得整齊舒適，因為他的性情每過於精細，布得每過於隨便。他才到山中，就替布得行了一次大掃除。一禮拜之後，他就學會了煎鹹肉雞蛋。他的湯也作的不壞，但這要感謝近代罐頭業的進步。他也學會了烤麵包，煮蘋菓蔬草。他的補釘作的有藝術意味，至少形式上如此。只有一件他不很喜歡，那就是洗盤碟。他和布得不久就學了省盤碟的法子，喝咖啡只用杯，不用盛杯的碟，吃補釘就用盛了湯的盤子吃。這個經濟的辦法省却了嚒西不少的事。

他並不是懶惰。他不是一個可猥在廚房裏洗杯盤的人。他喜歡穿着長統皮靴在木屋四圍的大自然中，帶着一隻肥碩的警犬約克，手執獵槍，遊獵。他每日也必伐樹，操練

力氣。有時又駕了布得的小艇縱遊溪上。他時常作深長呼吸，吸取山間較之藥餌更爲滋補的新鮮空氣。他知道這樣的生活必可以完全治好他的病；住在這種健康無比的环境中那有不能恢復健康之理？

他不久就習於這種孤獨的生活了。頭兩個禮拜對於以前的舊世界猶不能忘懷，後來忽然改變了。他發現了孤獨的生活一點也不孤獨。在這一個人寂靜之中，山，樹，風，日，鳥，獸，蟲，魚——都是他的朋友。他們同他談話，而他們所談的，並非無意思的瑣事。他們談的是世界真實的美，真實的能力，談的是宇宙之主在自然界所彰顯無限的權能。他想到這些情景，每覺心靈超越，只見眼前偉大無限的宇宙，忘記了從前生息其間的渺小世界。他記得在大學的時候常常說到『自由。』現在他明白處在這種境界才是自由，也唯有在這種境界親近創造他的主，才領略自由的意味。

有一件使布得驚異的事，到了第三個禮拜西竟駕了車到一個鄉村的禮拜堂去做了禮拜。

「說罷！你是說做禮拜？」布得不信似的問才從禮拜堂裏回來的嚜西道，「我倒不知道你與教堂發生了關係，你這紅頭兒。」

「我在大學時候沒有。那是我最大的錯誤。下次同我一路去罷？」

「那一定——同你做做伴，只是我沒有你那種興趣。」

「爲甚麼沒有呢？只要你聽，你就一定要發生興趣，你知道別人爲甚麼去做禮拜？我爲甚麼去做禮拜？」

「這奇怪，我看你變了。我不明白是怎麼了。我常常以爲禮拜是——老年人的玩意。」

「我從前不也是這麼想？我現在却改變了。人人都少不了這一件，尤其是我們青年人需要禮拜。你常常說到上帝的自然界。你到底有幾分注意那創造你，賜給你一切，賜給你那可貴的健康的上帝呢？上帝是人至好的朋友，但大半的人却全不想到他。說實話！這算公平？」

「不公平，」布得只得承認。

「這就表明我們罪人如何忘恩負義，我們如何應該去做禮拜。你既然問起這話，我就老老實實的說。我是因病，才悔悟過來。我有一晚上病的與死亡已經會面。病打開了我的眼睛。改變了我的心意。」

「我是個罪人，那我一點也不疑惑，」布得笑答道。「我的姑母不斷的是這麼告訴我，還有我的兩個叔父也是一樣，但我沒有想到你也會說這話。」

「你不知道一個人若是全心相信一件事，而口裏全不做聲，那不知怎樣難過呢？」
嚩西道。

所以布得一連同他去過幾次，但不久就覺得無味。禮拜日上午他情願在家裏睡覺，他一個禮拜只有一日得閒。

「我想不出你在宗教裏面能看出甚麼意義，」他明明的告訴嚩西。

「你就是不給宗教一個機會罷了，」嚩西道。「假如你現在坐在散昆丁的監裏，定

了罪，守法。但本州的州長來注意你這案子，設法使你可得自由，難道你對於這件事也會漠不關心？」

「那自然不會。」

「你要知道我們做禮拜的這件事正是一樣呢。我們是罪人，我們有罪！基督是無罪的，他替我們受刑罰，爲我們受死，使我們有得以自由的機會。但你說，在宗教裏面看不出甚麼意義。你的邏輯是怎樣的邏輯呢？」

「但宗教的問題似乎太虛玄了，離現實忙迫的生活太遠了。」

「那麼，你就要不使宗教變成虛不實的宗教。世界上到底只有一個真理。大多數的人若不信從真理，真理不一定就變假了。你要給真理一個機會，要讓上帝在你裏面工作。你若拒絕，他就自然無法工作。」

「我知道你說的有幾分實在，」布得想了一想回道。「凡不承認這話的，只是糊塗罷了。自然，我不會拒絕。」

『你拒絕是不會拒絕的，只是於你有多少不便罷。』嚜西道。『像你這麼忙的人，竟有一個懶惰的靈魂，這真是矛盾不解之事。難處就在此，身體忙碌，靈魂却睡覺了。我從前正是一樣。我還有點自命不凡，以為做個堂堂皇皇的人就是了，何須宗教來多事？我悔改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叫我害病，甚至病的要死，我才醒悟。現在我睡醒了。那就是你看我奇怪，居然做起禮拜來的緣故。』

『你還不能就叫我悔改呢，你這如風雲變幻莫測的紅頭兒，』布得說笑回道。

『你要悔改，我就真快樂了，』嚜西明認出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說着，抱住布得搖了幾搖。『你要記得我們在今世信靠上帝，為的以後可永與上帝同在呢。』

『你這篇話叫做甚麼？我還沒有想到就預備後事呢。』

『我也沒有阿！只是差不多到了那個時候呢。從前我發夢也沒有發到這上頭去。但即令我們不發，不想，生命至多也不過六七十年。以後又怎樣呢！』

『罷，罷。你的禮拜講的夠了。你講的會打破我心裏的均衡，』布得連忙搖手止住。

嚻西。「你到底怎樣了？」

嚻西哈哈的笑起來。

「怎樣了？不過想鬧醒你的靈魂不再睡覺罷了。」接着正色說道：「說實話，你必須有心靈上真正的均衡，那種均衡，你就是在天搖地撼極盡混亂的生命過程之中也不會失掉的，那就是莫如做基督徒。我已經發現了這真理。我不是說笑話。」

這是頭三個月嚻西和布得宗教的惟一談話。嚻西去做禮拜，布得就睡覺。只是嚻西決定了，只做禮拜，不結交甚麼朋友。他特意與一般人疏遠。那教會的人看了這一位青年，以爲他大概有甚麼失意的事，這他們料想的不錯。他那種軒昂的器宇和略帶傲岸的儀態，令人不容易與他親近。

嚻西過了初幾個月心頭的隱痛之後，竭力想忘記約里的事。他明知約里與他的事已成過去了。約里也遵守了他的叮囑，沒有寫一次信來；他知道她不會寫。伯蒂雖一再的來信說，約里的事大可挽回，但嚻西自覺毫無希望了。伯蒂只是一再寬慰他。她不明白

約里有使他傷心的事。人不能自欺。艾倫雪烏！約里非嘜西所有了。連布得亦作如是觀。

過了初幾個月，表面上嘜西似乎已全忘記約里了。他與布得談起約里的時候絕少，布得也留心，不提這一幕悲劇。只是在嘜西心靈的深處舊痕仍在，稍有感觸即覺痛楚。他想忘記約里的那種計劃似乎是全不生效而糊塗的。

布得呢，口雖不言，心裏却想改移嘜西的環境，使他結交新友，藉以改變他舊有的觀點。他這種意思自屬正當，只是嘜西那種特意與人疏遠的態度却全然破壞他的計劃了。他們爲此曾起過論戰。

『嘜西，我只要你把從前那種交際的本領拿出來在這裏也顯一顯。你今天晚上好些與我同進城去。』

『我心領你的厚情，我却願意爲你守屋子。』

布得坐下，兩手扳住膝頭。

『你聽我說，紅頭兒。地球總是轉着的。不論觸了甚麼大霉頭，我們總得去再觸。不能一觸即止。這是我的信仰。』

『可是你觸過霉頭沒有？』

『那倒難說。只是我就是觸了，我也想去再觸一觸。決不願意讓牠把我一下就觸倒了。』

『布得，我只要再過一個月，這件事就好的了，你不用掛心。』

『我怕你一年也會忘記不了。不是你這種方法可做到的，忘記一個女人的方法是要把你的心另有所寄託。在生活中去找快樂。』

『我的快樂是工作。你應許過我找事。』

布得只得嘆氣。

『我要不是等你多休息一個月，我早給你找事了。只是你那個繪圖的木板——說實話。廖西，我恨不得把你那勞什子早丟到坎寧河裏。』

「那可不必，」廖西笑道「這東西可藉此消愁解恨。我若要幹那件工作——」

「現在就有呢。可是我們不談這個題目了。」布得注目望着他的朋友。「我只問你：爲甚麼不願意同我進城去？仍是因你對約里的事沒有死心？」

「那決不是！」

「我不信。」

「那由你罷。」

「我就要你明白。我從前也愛過約里。你知道。只是沒有我的緣分，所以我就放手讓給你。如今——我們說實話——事情又輪到你又爲第三個人必須退讓。歸根究底，是她的權利去選擇，對不對？那是她的自由。我雖然不明白她爲甚麼要這樣，只是那又是個問題。你這一方面怎樣呢？去當隱士，來爲這件事拋棄紅塵？」

「你可記得叫我當隱士的是你。」

「我是爲你健康的緣故。我把你弄到這老山洞裏，想叫你長成個強壯後生。這個方

法也生了效，只是若有人想叫你做隱士的話，那就是危里嚩西。他原來是人中間一個好模型，只是現在變的有些古怪了。」

布得說畢，站起身來，嚩西也站起來，笑着。

「我認識一個最缺少忍性的後生，」嚩西道。「有些古怪？我也許是。我總竭力改正罷了。」

「那就對哪。這樣就同我去。伯利斯家那些姑娘今晚開茶會。」

「原來是這樣。」

「可不是？那個小的只見過你一回，就有些向往。」

「那一個？」

「他們喚她雅尼。你不記得？一頭紅紅的髮，像你的一樣。」

「別說了！」

「確像你的髮一樣。不但樣子漂亮，品性也很不差。遠近的後生要得她正眼一覷尙

不可得呢。」

「她既是你愛人的姊妹，還有不好的？你到底屬意那一個？說實話，別瞞着。」

「你別之乎也者。你去不去？雅尼要你去——她自己對我說，「你下次務必帶那山洞裏的獐民來，」走走，別囉嗦了。」

但嘜西吸了一口氣，正色回道。

「我好些不去。我經驗夠了——以前。我是過來人了。」

布得急的無法可施。

「這種話，我叫他做無病呻吟！」他說了這一句，把門用力一關，走了。

一個禮拜一個禮拜的過去，嘜西也漸漸受了布得無形的轉移了。有時候他也自悔沒有早些結束已往失意的事。但他這種偶然的自責比不上布得所施展的。

「喂，魯賓孫，我昨天晚飯之後，見你癡癡的望着紅霞飛舞的天空。約克坐在你右手邊頭往一邊偏着，彷彿在說「主人有甚麼心事呢？」你若看見別人和約克的那種神

清，我包許你忍不住要笑個不了。」

這種奮興劑一天服幾次，果然見效。嚻西不久就同他坐車進城裏伯利斯家頑。伯家也殷勤款待。雅尼最愛戲弄人，喚他們兩個爲「漂亮隱士。」

布得還爲嚻西作了一件事。他買了一匹兩歲的馬，偏身櫻色，只有一個白色的鼻，長的肥壯，高大，性不算烈，但亦不算馴良。一日有人忽然送了這馬來，二人一見都甚喜愛，約克亦在旁汪汪的助興。

「這馬買的便宜，」布得道。「可是價雖廉，而貨並不壞。牠名叫彼得，我看並不弱於別的馬。你看牠長的多結實。站好，彼得，見你的主人嚻西。別吠，約克！」——這一句是對狗說的。

嚻西有一個很爽直的問題要問。

「布得，你這馬不是爲我買的罷？」

「爲你買的！那可不是。別這麼抬舉自己。」

『告訴我，說實話。』

『說實話，我早一年就看上了這一柱貨，他是我的，你要騎的時候，要得我的許可。鞍子明天就來。只是你要記得，若想騎這種好馬，你得每次問我一聲，不然，我就要給你一頓利害。不是同你開玩笑的。』

布得就是這樣把實情混過去了。

因此嚶西體力既日漸恢復，又得了兩個最忠實的朋友——彼得和約克，每日上午就必和他們倆去沿崎嶇的山徑探一次險。彼得最喜走上平坦的坡道，騎主人在背上縱步奔馳一陣，約克却在後緊追着，吠聲衝破山間的岑寂，到了午時，三個才轉身回家。這時彼得必有一餐乾草燕麥的午飯，飯畢再從主人手裏吃幾片白糖做補丁，約克必啣着一塊肉檢一僻靜處，細細的咀嚼。

有時彼得用猜疑的眼望着主人，特別是主人下來坐在牠旁邊，全不理會他的時候，牠更加不懂。彼得不知主人有甚麼心事，爲甚麼靜靜的坐着不動。因爲動是彼得惟一的

野心。

彼得誠然喜歡這種在山間尋幽訪勝的生活。可惜這種愉快的生活不能長久。三個月之後，主人嘜西就與布得一同進城開始工作，一早就坐了汽車去了。留下彼得終日閒站，時而嘶嘶的嗚叫，四隻蹄兒不住的在地上踢。

到了十月半間。寒風漸漸的肆威怒號。主人兩個都搬進城去，於是彼得和約克找到了更舒適的家。只是他們兩個都不肯承認這種生活優於夏日山間的生活。

嘜西，因日常的工作與新的環境，漸漸不同了。他從前閒着時，日子過的似乎很慢，現在却如流星般飛過去了。他不久就覺得他的工作有趣，很滿意他這種新生活。

「我以後再不想改換我這工作，」嘜西寫信告訴他母親說。「我在這裏十分滿意。工作有趣，布得真算是一位朋友。」

他從沒有一字問及約里，他家裏來信也不說。時間可醫好一切傷痕。他自然時常想到她，但是一種隔膜的意思了。他知道意中必忘不了她。雅尼也長的體面，品性可愛，

只是他特意謹慎，不對她作甚麼愛情的暗示，因為他知道他再不會走上戀愛之路了。

西方的冬季很好。徧地也有冰有雪，風也颯的起勁，只是不覺得有那種凜冽之氣，他的健康已大進步。他才到西方不久的時候，發了一回氣喘，以後沒有再發。肺病更未得到發展的機會。

十二月和聖誕節到了，布得和伯利斯女士訂了婚。

「她接受了我的愛，」布得一團興致告訴嚶西道。「我是最幸運的人呢。」

「妙極了！」嚶西道。「祝你們幸福無量，布得！」

布得在樂極忘形的情景中，沒有看見嚶西臉上忽變了愁容，以後他才想着，「恐怕我不應該樂的忘了形，嚶西好像不大做聲。可是，奇怪，他怎麼不親近雅尼？她長的不錯，而且又喜歡他。」

嚶西心中思忖着，布得結婚之後，情形會怎樣呢？布得必不和他同住了。他想到這裏，美麗的西方忽罩上了一層黑幕。布得的快樂却引起了嚶西的舊愁。

只是他能克服自己。他知道他的生活是一場一場的戰爭。他看這種戰爭決無止境，只是他現在知道了得勝之法。他剛強。

第二十二章 試探

嚜西走後的那個暑假，約里很想念嚜西。她感覺枯寂至極，她常常躊躇在寫信與不寫信之間。她母親常勸他不寫。

『寫又甚麼害呢？』約里在不樂意之中回道。『我看不出甚麼害處。只能有益處。』她母親回道。『你等着，約里。等着好些。若是你的男友請你不寫信給他，你那自尊之心就不容許你寫。至少要等他寫頭。你要記得，這輪在他身上了。你若想知道他近來怎樣，可去問伯蒂。』

約里就採用了這一個方法。她那個暑假見伯蒂的時候很多，她一去，總要問嚜西怎樣。她起初一個禮拜去一次。後來就變了。到九月她就隔了一個禮拜，十月，就只去了兩次，十一月一次，十二月，一次也沒有了。

這時候伯蒂就以爲約里恐怕忘記她兄弟了。她這麼疑懼着。不料果然如此。

『這難怪約里，』伯蒂告訴她母親道。『是嚒西的錯處，我不明白他到底怎麼了。他寫信，甚至連提也不提約里了。』

危里太太沒有答話。她相信這事原來可以成就的。只是依目前的發展看，好像無把握了。這是她沒有答話的緣故。

巴普却有氣的說道，嚒西腦子必然糊塗了，至少糊塗了一部分。老約翰也爲此事不樂。

『就理說話，嚒西是失了約里了，』伯蒂絕望的說着。『她若是再對嚒西有心，至少要來坐坐談談。只是恐怕也無心了。他若有心，不能不問及她。』

這是無可駁倒的邏輯。他們異口同聲的說，這件事無法挽回了。因此都爲這件原來十分美滿的事深致惋惜。

約里這方面所出的事可說是有史以來常見的。只要世界有此賦性脆弱的人類，就免不了也有這樣的事。

暑假期間約里過的日子甚爲煩悶不樂。八月的一個晚上約里同艾倫雪烏在一家屋頂花園上夜遊，吃飯。艾倫因爲常見約里面色不樂，就問她底細。約里此時忍無可忍，只得將她和嘜西的事和盤說出。待說完之後，卻又自悔失言，恐惹出不幸的事來。直到她聽了艾倫回答的話，她才放心一點。

「我早就知道你心中有人，」艾倫道。

「哦？」約里吃驚道，「你怎麼知道？」

「我有眼睛看，有腦子判斷呢。我能感覺得到。」

這話卻不十分對，因爲他並不知道一定。不過約里信以爲真。

「你——不見怪？」她問了一聲，留心觀察艾倫的詞色。

「見怪！」艾倫笑道。「我有甚麼權利見怪呢？」

「我應該早告訴你，只是我怕你——」

「怕我甚麼？」

『怕你生氣。』

艾倫又是一笑，點了一根紙烟吸着。約里留心的觀察，見他手指竟有些顫震，並見他竭力遮掩臉上大爲失望的神色，和口裏說話極不自然的聲音。艾倫實實在在愛上了約里，有意要向她——

『你真——不見怪？』約里吞吐吐問着。

『真不見怪，』艾倫現在完全鎮定下來了；他微微一笑，一雙灰色的眼注射着約里，約里也回射着，但突然見他臉上又變了顏色，放低了視線。只見他神色不安的說道，『我明白了。你因我的緣故若受了甚麼委屈，就請你原諒。我的生活原來就很不幸——我遇了不少失意的事——大概這些事必要在人的面容上露出痕迹來。』

『我沒有想到這事上去呢，』約里忙辯明。

見艾倫慌張是很難受的事。約里以爲他絕無慌張的時候。她常看他品性剛強，超人一等，他如今着難，她覺得完全是因她的緣故；她覺得自己太自私自利待他太殘酷了。

她柔軟的心對他發生了無限的同情。她想着這人何等溫存！她把實情告訴他的時候，他的胸襟何等高尚，情意何等周到！全不是她父親所料想的那種結果。

「我們還是能做好朋友，」約里柔聲但十分出以誠意的說。

「一定能夠」艾倫回一句，就另說別的事。

只是約里看出他再也提不起興趣。他早早的就送了約里回家，以後一個禮拜沒有去會她。

同時約里看不見別的，就只見他那幅大失所望的臉色常擺在她面前。她無論動靜起坐都看見。她對艾倫所生大量的憐惜不知不覺成了危險的事。她決意對他極盡溫柔親熱。

那一個禮拜之間艾倫仔細的思索了這件事。他已經很喜歡約里，他想着，約里這麼年輕，心意恐怕還不一定。這件與一有病在身的人相愛的事——恐怕到底只是憐惜的作。他若病了一整年了，也是希奇。他漸漸明白他有本分，應該指示這一位年輕女子，

同情並不算是愛。她不必行甚麼本分之外的犧牲之事，她不應糟踏她自己的一生。

因此艾倫想着這件事非如初看時那麼無望。於是他定意用安靜周密但有力的方法去得到約里。

約里處在自己富於情義和艾倫高妙手段的雙層影響之下，不知不覺已受了軟化，自己的立場漸漸爲這沉靜而有力量，生着一雙顧盼堅定的灰色眼人所默化潛移了。

他見約里始終不肯受甚麼禮物，就只送她花。

「我忘了多謝你的玫瑰，」二個九月間的晚上約里對艾倫如此說。「那些花好看。」艾倫爽直的回道，「我巴不得你佩一朵兩朵在身上呢。」

從此以後約里常把送她的花佩在身上，爲的只是叫他歡喜。

另有一次，艾倫因約里先問，就把自己以前的經歷及沒有家室的原因告訴了一遍。他雖然生長於豪富之家，幼年的生活卻並不快樂。他們是兄弟姊妹四人，他是最幼的。哥哥是個蕩子，短命死了；兩個姐姐遇人不淑，都受着活報。他父親因痛兒子不肖，憂

急死了，以後他和母親在旅館裏住宿，但兩年前母親又暴病死了，孤孤零零只剩下他一人。自然他可以找到伴侶，可是他情願獨居。

「我不輕易信任人，」他明明白白的承認道，「你自然看出來了。這是我沒有實在相知的朋友的原因。不相知的朋友，我自然能有很多。」

他這一篇話在約里身上發生了絕大的影響，恐怕是因他的話說的真切，沒有故意要用這些事去打動她的緣故。但說者也許無心，聽者坐在公園的黑蔭之下却止不住淚落腮邊了。

當時她定意要做艾倫的好朋友。他所少的就是真實朋友。她慷慨的胸懷以爲單可與他爲友。她不知她的心却走到友誼之外去了。艾倫漸漸看見約里以前淡漠的眼色現在有了幾分喜意。因此他勝利的希望也隨着增高了。

數月的光陰如流的過去了，時間有牠奇異的方法收拾舊的，換上新的。約里因與艾倫過從頗密，漸漸的親熱起來，常望他的汽車來，常等候他的電話。她喜歡看艾倫顧盼

堅定的灰色眼睛，她也得意的想着別的女人要得她這種福氣却得不到。她少女的胸懷十分轉變了，她心靈深處的真情緒卻完全入了睡眠狀態。

這種事態的發展自然使林提摩太大感滿意。幸運的風已轉向他這一邊來了。營業有了起色，並擴充了範圍，得艾倫之力不少。繁榮的恢復已是意中事。

林太太沒有說甚麼。她只願女兒約里的事順暢無阻。她還年輕，她若真愛艾倫，比較起來，到底算是更好的事。她沒有一次提起過嘜西，特別是在約里不去見伯蒂之後。

約里自然有時仍想到嘜西，只是她心裏的那熱焰已經熄滅，就是想到他，也是一種疏遠的樣子，她想嘜西正如遠在西方的嘜西想她一樣。遠在她心靈的底層之下常發出微弱的聲音要她去見伯蒂。但時日過的這般迅速，生活這般忙迫，人性這般不失其本來面目，致使約里終於沒有理那微弱聲音的呼召。

如此足足過了十個月，一直到約里快要畢業，艾倫才有一定的把握，知道他已得了勝利。約里對於他的柔情密意似乎已起了回應；她很少說到在西方養病的嘜西的名字，

而且從去年秋天以來，她沒有推辭過他的邀請。

因此，一個六月的晚上，艾倫就敢於正式的對她說，談他以後的計劃。只是他這種求愛的表示在約里身上却發生了很希奇的影響。他的話不但沒有爲約里接受，反而驚醒了約里心靈的長夢，使她記起來，她真正的愛人是嚒西。他的話好像當頭的捧喝，打開了她的眼睛，使他明白了自己的自私和疏忽；以前的舊情霎時如潮水直湧上來，使她回到了幾呼失落了的真愛。她用了一種託辭與艾倫相別了，回到家中忙找出嚒西相片來，注視着，不覺眼淚一湧而出。

上床睡後，心頭爲愁怨沉思厭着，只是展轉無眠。她自悔怎麼能作這種可恥的事，十個月——她用手指數着。這令人不信，令人驚奇不解。十個月——她忽然發急，不知嚒西怎樣了。他也如同她一樣，忘記她了？她不明白怎麼能到這種地步，她怎麼能發生這種軟弱。

此時沒有嗜睡，只有眼淚。她突然跳下床來，扭開電燈，淚眼對着嚒西的相，寫了

一個短簡，納入信封裏，寫到嘜西家中，她知道他們會替她轉遞。

以後再上床躺下，重加思索。她決意不論嘜西或是別人怎樣，她再不改變心意。她再不聽從別人的意見——聽從別人叫她受了許多的苦。此後她只自作主張。她明目一早就發這封信。

但人在晚上所想的，多是夢境，早晨起來，必重新考慮過。日光叫她的思想清明些，她女性自尊的觀念回復過來了。嘜西囑咐了，不要她寫信，他自己也沒寫過一字來過。就情理說，她應該發這封信？自然不應該。在這種情形之下沒有甚麼女的會這樣作。

約里無法，只得把寫好的信撕了。只是她雖沒有發信，心裏却並不爽快。嘜西回到了她心裏，這使她極其難過。她知道嘜西常在她心裏，就是這十個月之間也是如此。她也知道不論將來結果怎樣，嘜西也必永在她心裏。縱然遭受種種反對，嘜西縱然忘記她，她的生命總屬於嘜西了。

第二十三章 覆車

約里在舉行盛大畢業式時，臉上並無喜色。畢業時的情景更使她想到嚙西，使他回憶到兩年前甜蜜的夢，那時一切美滿快樂。依那時看誰也不想到有後來的一切。

『約里必然有甚麼難處，』林太太告訴林先生。

林先生只是繃眉頭。

『她這個禮拜太用功了。我早就對她說了。』

但林太太知道無關用功。那日晚上她走到約里的睡房，只見約里躺着，却沒有睡。

『約里，你必然有事。告訴我，有甚麼委屈？』

『沒有甚麼，』約里回道。

『沒有？』

『我只是疲倦了。』

『那麼，怎麼不睡？』

『我是說——甚麼事我都厭煩了。』

『約里，』她低聲說道，『我明白。你還是沒有忘記嚒西，對不對？』

約里見問，隱藏自己的臉。

『我以爲忘記了。』她回道，『只是我——我忘記不了！』

林太太沒有做聲；她只是愈把約里抱的緊些。在那一霎那間，林太太下了決心，不論怎樣，要使約里快樂。但約里以後的話頗使她驚異。

『我知道他忘記我了。』

『沒有，我相信他沒有，』林太太忙回道，彷彿以這話難信。

『他若沒有，必會寫信來，』約里辯道。『甚麼人都會寫——若是他沒有忘記——』

她住口了。

『恐怕只是誤會罷了，』林太太半晌才猜疑的說。

約里低聲的泣着。林太太坐着思索。以後說道：

『你聽我說。你怎麼不到西邊親自去見見他？就像去會會老朋友。你還可以——』

『我不能——』

『怎麼不能？』

『這沒有做過，他也許有——』

『有甚麼？』

『有了別的人！』

林太太這才明白，只是她說道，『我對你說過，這是決沒有的事。嗚西愛你太深切了，決不會有那樣的事。』

她漸漸的把約里說服了。約里決意去見嗚西。她可以從伯蒂那裏探聽出嗚西的地址。她要出其不意，使嗚西驚愕一下，她也能把話說清楚。

『只是父親怎樣呢？』約里揩了眼淚，問她母親。

『可以不告訴他。我要你心裏快暢。嚩西一定誤會了你，正如同你誤會他一樣。』
事就這樣定了。約里在一個禮拜之內就要動身。她先去見了伯蒂，曲曲折折的探聽嚩西的地址和她不可去見嚩西的意思。伯蒂回的話有些含糊。約里不敢再朝下問。她明白了嚩西的家信上連她的名字也沒有提過，她的心如掉入了深海。她原想不去了。只是她母親的看法不同。

『你能使他回轉心來呢。甚麼人，你都能使他服你，我不是誇獎你。你只要多有點自信力。』

這鼓起約里的勇氣來了。

一日晚上艾倫又來見她。他的臉色較之平常更顯得沉重。

『我們可不可以同去吃飯？』艾倫道。『我要同你說句正經話。』

約里聽了有些害怕，她不想去。

但艾倫突然和聲和氣說道，『不去也不要緊的——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只是要同你

說明一下。」

接着他注視着約里，爽爽直直的說起來。

「我原希望你改變心意，轉到我的立場上來。」

「那我很對不起，」約里避開他的視綫，剴切的回答他。

「那不要緊的。我只能欽佩你志趣的專一不二。還是——西邊的那一個。」

約里望着他，把頭點了一點。

艾倫停了好一會。

「我決不敢干預這種戀愛的事，」他和氣的告訴約里。

約里沒有做聲。她此時想着嚟西愛她不受她現在還沒有把握，一種憂急之情露於容色，艾倫看見，說道。

「別因我心裏難過。我們不談這問題了。談別的事。」

他就談別的事，他仍是談笑自如，雖然他心裏失意得很。他因還不絕對明白約里的

態度，他要用一個方法來問個清楚。他現在完全明白了。

約里止不住告訴她母親說，艾倫爲人如何的好。她母親到現在才明白艾倫已經知道
嘜西了。

『你的意思是——他知道了？』她驚愕的問道。

約里承認出來，早幾個月她就告訴艾倫了。

她母親聽見吸了一口氣。

『只是你該早告訴我就好了，姑娘！你要告訴了我，事情就容易多了。』

約里原不肯把一時會愛過艾倫的話說出來，只是她仍是說了。她要完完全全的誠實。

『我知道你不懂，母親。我所愛的到底是嘜西。我現在明白了。不能是第二個人。』

『我怎麼不懂，』她母親撫抱着她說道。『世界上不止你是不了解自己心意的人呢。許多人如此。我們都是一模一樣。』

林太太沒有把約里去見嚒西的話告訴林先生。她怕他仍是反對。他性情如此，她見的不錯。

到禮拜五，她爲約里收拾了行裝。禮拜六的下午，林先生還沒有從公司裏回家，約里叫了一輛汽車，就與母親接脰道別了。

『願你一切順利，』她母親低聲回道『我知道嚒西沒有變。』

『請代我替爸爸道別，』約里道。『可惜我得這麼去過我的假期。』

『那你不用操心。我是你母親。你得了我許可。你走了之後，我再告訴你父親。』說時很堅決的樣子。

約里坐的火車在四點五十分開了。到五點鐘林先生就回家了。恰巧他這一次一回家就問約里。林太太不願隱瞞，她就照實說了。

『你大大想錯了。我已發現，艾倫早幾個月就知道約里和嚒西的事，約里自己告訴了他，他現在已經放手了。他的態度也很可欽佩，一點沒有像你所疑懼的。你真錯看了

人！我已經打發約里到西邊看嚆西去了。她自己要去。」

希奇，林先生聽了這話，沒有暴跳起來。他就像一隻不能動的木雞，望着林太太舉呆了。忽然轉身拿電話叫他的車夫。

「你三分鐘之內把那輛汽車預備好，」他吩咐着。「三分鐘，聽清楚沒有！」

林太太大驚。

「叫車作甚麼？」

林先生氣憤憤的。

「自然是追那火車。我決不容許我自己的妻女在我家裏造反，不服我的節制。我要把他從火車上拉下來——給大家看。這是你招來的。」

「你瘋了麼？」林太太發急道。

「我若瘋了也是你激瘋的。」

「現在甚麼難處也沒有了，」林太太也氣憤憤的回道。「完全沒有了！就只你那討

厭的執拗的脾氣。你真沒有一點兒人氣！」

「你要叫我甚麼，都隨你的便。只是你等着看。」林先生怒不可遏的大吼。「我要叫地方上的人看誰是這一家之主！」

林太太氣的渾身發抖，也把最狠的話來搶白她丈夫。只是她丈夫氣昏了，看不出他這種行爲的殘暴及將來不幸的結果。

林太太於忿怒之中跑去披了外套，戴上帽子，決意跟着他去。她也要說明她的理由，把實情告訴人。實情——不知他留意沒有。

「隨你的便，」林先生吼道。「都是由你起的。你就是禍根子。」

汽車夫望着他們進了那極闊氣的汽車，不明白出了甚麼大事。林先生吩咐道：「快車是四點五十分開的。現在正五點半，你要在頭一站就趕上火車。火車在那裏停一刻鐘。一共是二百二十八里。你趕得上？」

「試試趕一趕。只是得開足速度。」

『你可不問法律不法律。那有我招呼，你就走！』

那汽車就如雷鳴電掣，奔馳去了。林先生自己坐在汽車夫旁邊監守，林太太坐在車後，就像一座冷酷的雕像。她已經拿定了主意。她只受她丈夫這最後一次的虐待。他這様作，一點益處也沒有。約里已到成年了，她有她的自由。她爲丈夫心裏極其傷痛，但只得抑制。此後她要和他分手。她雖然用盡了愛，也無法挽回。她忍也忍不住了。

她先望汽車趕火車不到。這樣，就可以免此一場出醜。但林先生手裏捏着表，好像可趕上的樣子。汽車夫也這麼想。車子如箭一般飛行；出了城，走的更快，車行之聲如放聯珠大砲。

林太太突然想着車會趕上。她好像看見了約里的驚慌，受辱，這樣的事必會使遠近人都當作新聞——還有無窮的眼淚，無窮的傷痛。

這不是林太太所忍見的事。她於無可奈何之中想用計制止。

『我人不好，』她告訴丈夫。『快些停車。』

林先生看出她的用意，連聲不肯。

「你怕出事？」林先生問了一句。

這却提醒了林太太。她所忍受的一切此時如狂風一樣在她腦子裏發作了。她已經身不由主。她慌亂之中突然去奪汽車夫手裏駕車的輪子。

「你瘋了？」林先生大聲吼着，執住林太太的手。「你快放手。你會累我們丟命呢。快快放手！」

林太太却拚命的掙扎，終於把她丈夫揪在一旁了。

「開慢些了」林先生見無法制住他如瘋狂的妻子，便大聲的吼叫。

車走緩了，只是停的太遲了一點。林太太扳住車夫的手用力扭了一下，汽車就走歪了，接着一陣顛播，只聽轟然一聲，就像天翻地覆了。這一切不過是數秒鐘事，以後就寂然無聲了。

林先生和車夫撞的頭昏目眩，皮破血流，從車裏爬了出來。誰也沒有說話。林先生

急忙開後門看後面坐的人。此時天已黑了。

『歇儂！』林先生顫震着喚他妻子。

車裏却無人做聲，林先生知事不好，忙和車夫把林太太從車裏救出來。此時附近的人聽見汽車炸裂之聲，也趕來了。

林太太臥在道旁已不省人事，林先生空自在旁邊呼喚。

災禍！乎改變了林先生的心意，他再不叫趕火車了。

第二十四章 覺悟

約里坐車到了皮茲堡，她在車上接了一個電報：

『母因汽車失事受傷甚重，速歸。父林提摩太』。

約里急忙轉車回家。她對這次旅行結果的感觸值得一述。她見母親雙眼合着，面無人色，躺在醫院的床上，父親傷心的望着，她懊悔的不知怎樣。這一幕慘劇本來可以避免的。她一見母親的情形，就明白她到西邊去的結果。她見了母親，沒有說話，只是伏在床邊掩面哭泣。

醫生已經吩咐不要林太太說話，其實他不必吩咐，因為林太太想說話也說不出來。她身上的傷痛的時常發暈，死亡在威脅她。林先生守候了半日，才把約里帶出去把實情一一的認出來，約里聽了，好不難過。

次日早晨林太太開口了，因為她以為快要離開人世。林先生在旁急的無可奈何，好

像恨不得把她從死亡的手裏奪回來。約里站在床那一邊較她父親鎮靜，只是輕輕的呼喚母親。但林太太沒有聽，她此時好像只有死的一個觀念。

她口裏斷斷續續的念着，『我怕——我的時候到了，提。我——想。』

『沒有。沒有，歇儂，』林先生不待她說完就回道。『你決不能離開我！』

林太太却極力提起力來說道，『我——必須，提。我好不了。人生——到底——』
『母親！』約里也害怕了，流淚的叫着。

『到底』林太太有意無意的念着，『人生只是痛苦。天上好多了。』

『歇儂！』林先生急急的叫道。『歇儂！你望我們。打開眼睛。』

『基督教說的是實在的，提。說的——很妙——可使一切光明——救主——基督。』
她說了這些話，就暈過去了。提摩太以爲這就是死的臨到。他的眼睛腫脹了；時而捶胸，時而雙手捧着臉。約里見了他這種神色，就明白他的意思，於是也伏在母親身上大聲的喊叫，可是她母親一聲也沒有回答。

到那日下午林太太却轉來了，死的觀念亦隨着消失了。林先生獨自在她身旁盡力認他近年對她疏忽的過失。

那情景十分動人。林太太見他粗笨但誠切的表情不由的流淚了。

『一切的一切，』提摩太懇摯的說道，『不論是我作的，是我說的——你都願意饒恕麼？』

『願意，提。』

他咬緊了牙關；雙手緊緊的捏着。

『我——我知道你雖然能夠饒恕，但不能忘記——』

『也要忘記呢，提。我們把這一切都埋葬起來。』

『不行，』他嘆了一聲，雙手捫住自己的臉。『我知道我不能望你行不可能的事。』

我從前是這麼瞎眼，歇儂。——我甚至不能望你再尊重我。我的眼睛開了。我看見自己——

林太太伸出了一隻無力的手來握住了丈夫的手放到自己腮邊。

「哦，提，」她低聲道，「若近日的事能把你再送回來給我，那麼，所付的代價還不算大呢。提，我愛你，別說尊敬的話。」

林先生聽見，倒驚呆了。他雖然這樣對待她，還是能愛他！他的心突然回到少年時候去了，他見林太太還是那溫柔美貌正與他發生戀愛時的歌儂。他又見林太太如何望他極表信賴的眼色，並會輕聲對他說，「哦，提，人家怎麼說，有甚麼關係？我愛你——有關係的只是愛。」歌儂始終遵守了這一個信約——他自己呢？

他因自己未守信約的過失，忽然感覺極度的不安。他身不由主的倒在林太太的枕頭上，渾身上下發抖起來。

林太太摸撫着他的頭髮，淚眼光耀如同明珠，柔聲安慰他道，「別這麼，提。我知道了。不用再說了。我明白了你的意思。」

那天晚上艾倫雪烏要見林提摩太談幾句話。他有一個很爽直的問題要問。林提摩太

不覺吃驚。

「我想起了一句話，林先生，」艾倫從容的說道。「早些時你對我說，你十分有把握，你令愛會嫁我。你說那話，是甚麼意思？」

林提摩太給問住了，一時答不出話來。於是艾倫又往下說。

「約里告訴我，是她往西邊去見那後生的時候，就出了這件慘事。她原不肯告訴我，是我探出來的，因為我很疑惑這件事。我由她的話，就明白了其餘的事。現在我要問個來清去白。我要明白這其中的實情，因為與我也也有關係。」

林提摩太就一一的說了，坦坦白白認了他的大錯，甚至沒有說一句掩飾的話。

「這正是我所料到的，」艾倫憤憤回道。「我近來已有一半懷疑。我應該說心領了你這麼爲我幫忙？」他眼裏突然冒火。

「我錯了，」林提摩太在發着正當怒氣的青年艾倫面前羞的低着頭認錯。

「錯了！你絕對的壞！我來就是告訴你這一點。我從來沒有想到你是這種人」。

「我自己也沒有想到我是這種人呢，」提摩太深自愧悔的說着，以後坐下，「艾倫，你要怎麼辦，就怎麼辦，你作的總不會比我自己更難受，」他嘆氣的說。「醫生今天告訴我我妻子恐怕要坐一把輪椅度她的餘生。」說着垂下頭去雙手捧着自己的面。

艾倫見狀，大受感動，再也說不出話來。像林太太那麼又賢淑又美麗的人因着丈夫的頑固，竟受半生的大累，這使他一身的血液都沸騰起來。只是他一見提摩太的樣子，他又不得不和平一點，實在說來，他受的刑罰也就似乎夠受了。

艾倫起身用和緩但仍犀利的言辭說道。「你知道悔過，那是我所喜歡的。我來就是想幫助你明白。以後應如何賠補你以前的過失，這在乎你自己。把你夫人弄成了癱子——這自然無法賠補，但你可以在別的事上使她快樂。以後你至少也要體貼你令愛一點。她值得你的體貼。」

說着，他就走了，剩下提摩太垂頭喪氣的坐着，無話可說，他能說甚麼呢？艾倫走進自己的汽車時如此想着；他自己此時也心灰意冷，因為他知道再得不着約里了。

艾倫的性質全與林摩太所想像的不同。林提摩太素以善於鑑人自矜，但對於艾倫却全然鑑錯了。但事雖如此，艾倫並沒有與林氏一家斷交，反之，他每日往醫院去看林太太，送她很鮮艷的花，他見了約里，仍與以前一樣恭而有禮。他從沒有說出半句失望的話。

第二十五章 山間

「我們要你到西邊去，約里，」林先生對約里道。「你母親一定也要你去。」隨轉過頭去問林太太的意思。

林太太躺着點頭。

「怎麼不？還是我說起的頭。」

「我不去，」約里搖頭道。「我現在不願意離開母親。」

「那是多事！」林太太道。「我快好了。你若要我心裏好過，你就快快往西邊去。你不必記望着我。有你父親在這裏呢？」說着，伸手握住林先生的手。

「你聽見沒有，約里？」林先生和聲問着。

因此，汽車肇事之後，只有一個禮拜，約里再起程往西邊去，找他失落了的爱人，她一路心裏不安，又記望着母親，又慮自己的事縹緲不定。只是她還是穿着一身簇新的時

裝，配着她莊重幽閑的面目十分相稱。

臨行時艾倫曾寫給她一個短間送行，短簡上說，「我艷羨你那位愛人。我認他是世界最幸運者。」

約里知道艾倫的話不是客氣之辭。所以她一想到艾倫的話，她就壯膽一點。嚙西縱然失落了情分，或者還可以恢復過來，這是她敢於往西邊去的實在把握。

約里到了西邊的城裏，就找了一間旅館的房子，盥洗，收拾，以免現着行色匆匆的樣子。她在旅館停了將近一個鐘頭，更衣整容，并靜靜她裏面震盪劇烈的心情。

她走出旅館，模樣全就不同了。穿着潔白的綢衫，外罩丹紅短背心，頭戴入時丹紅色帽子。

約里隨即叫了一輛汽車，直往伯蒂所開給她的地址駛去。她外面雖然很鎮定的樣子，及至到了那棟建築工程處辦公的大廈門前，一顆芳心却激烈的動盪起來了。她坐電梯到了第五層，果見一張嵌了鏡板的門，上面寫着工程處辦公室。她抓住門上的把手，

顫震着不敢即開。一個男的見一個女的這樣去找他，他會起甚麼感想呢？豈不有損女子的尊嚴。

她想着，退後一步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接着她又反轉一想，她愛嘜西既過於一切，目前的一點尊嚴比起她將來的快樂來又算甚麼呢？正在躊躇之際，門忽然開了，一個人走出來了。約里驚的進退不得。那人站住直視着。那不是別人，就是嘜西的朋友布得。

「我不是看花了眼麼？」布得帶疑的問。

約里搖了一搖頭。幾乎無力答話。

「是我呢，布得。」

她伸手與布得，布得着實的握了一下。二人都驚疑的對望着。

「咳，還是那個俏皮的約里，」布得道，「只是甚麼風把你吹到這裏來了呢？」約里已經看出布得的心意，隨即低聲問道，「布得，嘜西在裏面？」

「嘜西！」布得先笑了一聲，以後正色的問她道，「你是來會嘜西的？」

「可不是？」約里不懂了。布得爲甚麼是這種形模呢？她幾乎要哭了。

「好罷，」布得不知怎樣啓齒，「我們說實話，約里。我知道這不干我事，但與嘜西有關，我們就像是兄弟一般。你同那一個是怎樣的，約里。」

約里圓睜着眼直視着。

「我不懂你的意思。」

「就是那個叫做艾倫的。你不知道？說起來可憐，嘜西現在才好過一點——。」

「原來！」約里驚道。「原來如此！」約里至此才如夢初醒，明白必是嘜西知道了她和艾倫的事。明白了！簡單的很！她的手顫動着。眼淚奪眶直流。她制止不住。她只得轉過面去哭泣。嘜西！她怎麼沒有想到這一層，早告訴他，免此一場痛苦！

「怎麼了，約里！」

約里沒有答話。她正想像這一年來一切誤會苦惱的來由。

布得在旁留心觀察。他隨即就明白了，再問她道，「約里，我看你樣子，好像你對

那個甚麼艾倫并無意思？」

「完全是他看錯了！」約里哭道。「他完全沒有說起過——沒有開過我一個字——。」

「甚麼！」布得恨恨的問了一句。

約里仍是搖搖頭道：

「他大概以爲我和別人往來了一下，就是不理他了。我沒有告訴過他。」

布得嘆了一口氣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他沒有問個來清去白，就信以爲真了。原來還是一對小孩子鬧誤會。差不多鬧了一年呢。」他說着笑了。「你不知道那獸子日夜在打仗要把你忘記呢？」

「他還沒有忘——。」

「自然沒有。說實話，他怎麼能呢？」

「他在裏面？」

「可惜他沒有。他到山間屋子裏去了。這一個禮拜是他的假期。」布得高興了。

「我送你去，別着急，約里女士！」說着他仔細把約里打量了一番。「我巴不得他在這裏看你這着急的樣子。我也做了易受愚弄的蠢才。這一半也是我的錯。我既認識你是甚麼樣的人，就不應該輕信他那篇胡謔。我應該好好的拷問了他一番，叫那超等的獸子把實情供出來。這并不是笑話。看看這件事的結果。弄得你老遠跑來。掉眼淚，才把這件事洗清楚。妙不可言！本世紀得頭獎的笑話。他值得吃一頓粗木棍。你別慌，我替你來出這口氣。你等着看！」

約里淚眼未乾，就欣然笑了，一顆心就如一隻振翮高飛的鳥兒管束不住。

「布得，他人好麼？」約里不由得發問。

「人好？你自己去看。」布得看了一看表。「十二點半。我就送你去。這件事至少值得放半天假。我們就走，好出其不意，給那笨伯一個大大的驚駭。」說着，他雙手得意的拍了一拍約里的肩，好比拍甚麼男朋友一樣。「走罷，你這浪漫史上的女傑！」

此時嚜西正在山間騎着馬，帶着狗，遊着。他們已經遊了一早晨。嚜西又想起心頭

的舊事了。他靜靜的坐在一塊岩石上。用手杖在地上畫着出神，他的兩個遊侶站在一旁等的發煩，不知主人又發了甚麼獸氣。

嚩西却在思想約里。他不能不想；他希望他的兩個遊侶能原諒他，他平日忙於工作，顧不到此；現在閒暇無事，就心不由主了。此時和煦的日光，飄忽的夏雲，芬芳的花樹，觸動了他往日的情思。他實際上雖沒有看見約里，但想像中仍見約里的倩影向他左右徘徊，他亦只求如此，別無奢望。他自以為可常有這種快樂，沒有人能奪去這種快樂，連艾倫雪鳥也不能。這樣約里還可以常常屬他。這種想像能不引起舊日的愁苦，他怎樣能滿意於這種空虛想像的快樂，後來他自己也不明白。

那時他穿着遊山短裝，長統皮靴，敞領的汗衫，坐在石頭上，十分強壯的樣子。他已經完全恢復健康，體重較之以前已大有增加，他早晨雖未刮臉，面目却豐腴潤澤，也較前老練多了，因為臉上已加了一層嚴肅之色。再來，他那為日光晒黑的皮色映着他灰色的眼愈加明亮。他不再是早三年大學生時代的嚩西，現在是成人，不是孩童了。不是

那麼美玉無瑕，却是體格健偉，不是那麼佻達，却是老練莊重。改變的幾如前後兩人了。

他坐在石頭上靜思着約有一點鐘的光景。他的兩個遊侶等的大不安靜起來了。他忽拿出表來一看，跳上馬，就尋舊路回去。

『午飯時候了，』他對馬和狗說，『你們怕餓了。晚了一點，但較之晚到底怎強一點。』

彼得似乎懂得了主人的意思，忽然奔馳起來了。

布得在那木屋裏告訴約里道，『他一定要從那條路上面來的。你不妨走到前邊一點去接他。你懂得我的意思？』

約里點了一點頭，呼吸急促，出木屋子去了。她不是走去的，乃是雙脚如騰雲一般的，行了約莫四五分鐘，一雙新鞋沾滿了山石路上的灰塵。

正行之際，遠望見前面一人騎在馬上迎面而來，她的脚步似乎有有些沉重，走不動

了。她就路旁的一個樹不上坐下，不由的雙手拍着。那不是嚜西！他來了。她力持鎮靜。

嚜西的狗先看見了約里，叫了一聲，就往前直奔。

約里見狗跑來，樣子十分兇猛。他忙跳上樹木，不由的驚呼了一聲。同時她聽見了嚜西和馬蹄的聲音。只是狗並不聽他主人的喝聲。

約里只顧用腳踢狗，正在緊急之際，她聽見了驚呼和喝斥的聲音。嚜西跳下馬了，拿住狗，把他拋的打了好幾個滾。

『約里！』他驚疑的喚了一聲。

約里本想安安靜靜的見他，現在却站在樹木上，兩腿戰慄，嚇的面色慘白。世事每出乎人意料之外！

『哈哪，嚜西！』她呼吸急促的說着。她一見嚜西已大改變的形容，驚的幾乎『我來了』幾個字也說不出來。

麥西驚異的眼也把約里打量了一回。他全然無話。約里也是一樣；兩個對望了一陣，面色都轉白了。麥西默默的望着，約里只是捏手指，站在樹木上就像一個指路的碑石。她確實怕望他那有幾分兇猛的面色，和他那雙特別光亮的眼。她沒有想到他是這種形模了。麥西呢，又不明瞭她爲甚麼尋到這地方來了。

「約里，你怎麼——。」

「你既不肯寫信，我就只好來就你。」約里慢吞吞的說着，嘴唇發顫。

「就我？」麥西應了一聲，好像沒有聽真。

約里點頭。

他略停了一停，才明白約里的來意。這太出人意料之外了，他的心跳着，如魚出水。但只有片刻的光景。接着他抱住約里，把她從木木上抱了下來。約里臉上起了紅暈，兩個的視線對射着。一時情緒都緊張了。

「約里，你是實意？」麥西追問着。

「實意。」

他粗硬的臉挨着了約里的臉，約里并不退讓。他們甜蜜的陷了。約里覺得嚟西體力已經復原了。

「不是艾倫了罷？」

「從來不是他！哦，嚟西。你以前爲甚麼不問我呢？」

嚟西見約里流淚了。「約里！約里！」嚟西緊抱着她。「你屬我了。我抱你進屋子裏去。」

「放手，嚟西——布得在裏面」約里低聲的央求。

「可是你願意與我就結婚？再不過愁苦日子了？」

約里點了頭。她的手忽然抱住嚟西的頸。

「再不過愁苦的日子，親愛的嚟西！」約里低聲應着。

停了片刻，約里結束已往的一切道，「我們行了許多的錯事。」

『嚶西回道，『不會再錯了。』』

★

★

★

★

這話自然說的過了。他們以後仍免不了錯，人沒有完全的。他們很簡約的舉行了婚禮，就在山間的木屋裏度了蜜月。嚶西辭別了那給他許多好處的西方，同約里回紐英倫了。他一家的人自然歡喜逾常。林先生也深自悔過。嚶西就在他公司裏作事。嚶西病中所研究的圖樣此時大爲作用。林太太無需坐輪椅行走，這是林先生所以爲萬幸的。他現在全心全意愛林太太了。他現在更認識了人生及人生的實在意義了。他固執的頭腦以後也認識了嚶西與約里在困厄之中所得到的惟一真理。他們以後都依此生活。連舉止有些輕飄的布得也一再承認他們的這種生活是對的。關於艾倫雪烏會見伯蒂之後的事原可附述於此，但那另是一個美滿姻緣的故事。

——完——

主曆一九三六年
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

訂婚以後

定價每本五角五分

原著者

G. L. WIND

譯述者

陳建勛

出版者

中華信義會書報部

印刷者

上海美華書館

發行處

漢口信義書局

DAY OF TROUBLE

G. L. WIND

Tr. by

C. H. CHEN

LUTHERAN BOARD OF PUBLICATION

First Edition, 1936

SALES OFFICE

LUTHERAN BOOK CONCERN.

HANKOW, CHINA.

87
7521

